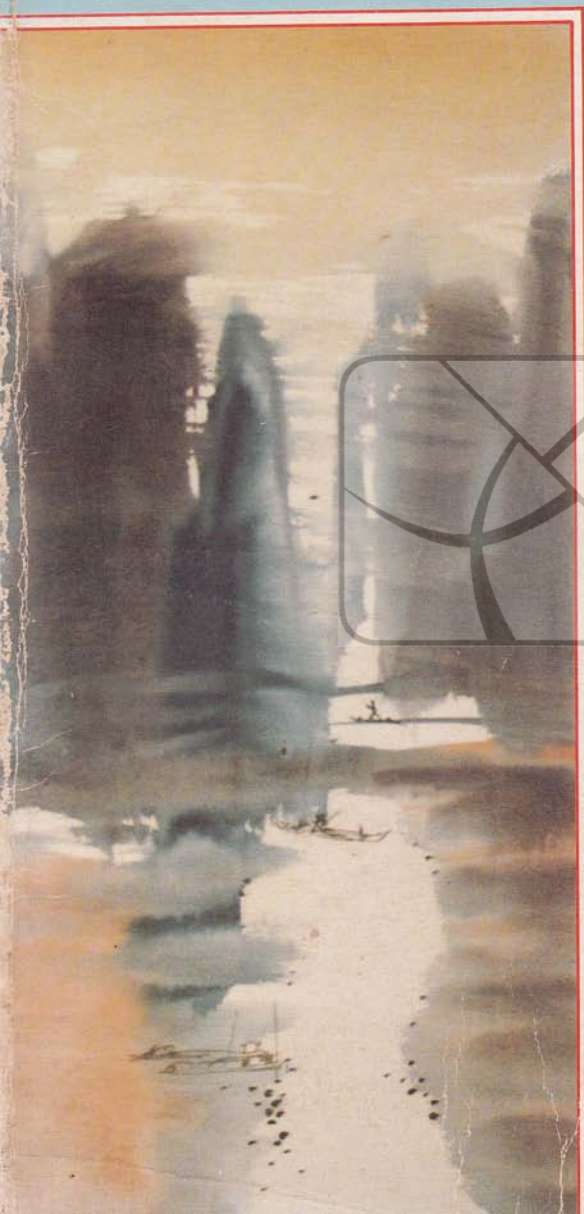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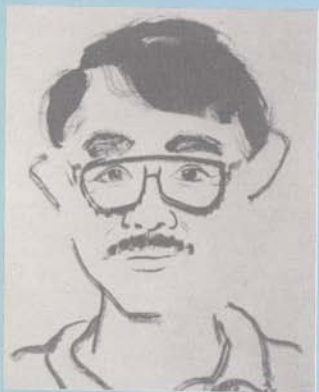


悠悠河水

小黑





小黑，原名陈奇杰，祖籍广东潮阳。1951年生于吉打州巴东色海。马来亚大学数学系及教育系毕业。

曾出版散文集《玻璃集》（1983），
小说集《黑》（1979），
《前夕》（1990）。

曾获：1985年文化协会小说奖
1990年乡青小说推荐奖
1990年《花踪》小说推荐奖
本书为1990年得奖作品集。



可达与秀娣：

请随便看。



谨以此书献给你
我的未来
无论
是否有你的支持
孤独即成为
难以忍受的
寂寞

小 印

元月廿四日

可立之書

新到書



BCV4A3

子电图书惠存;

悠悠河水

小望

2012年7月28日

孤独令人沉思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太太
朵拉
没有她的支持
孤独即成为
难以忍受的
寂寞

2/2

2015/10/28

思元人參鹿茸

一部超越自己的创作

---方北方

(大马小说家)



本书的作品，给你看出作者创作的意向和文字的表现一直在创新，因此使人觉得他的创作，在马华写作界一直走在前面，这就是作家小黑的创作风格超越自己的好现象。

一、

我今年四月十六日，出席槟州中华大会堂主办的国际著名作家於梨华和症弦的文学讲座会，和北马的好几位作家见面，大家都谈得十分投契，尤其那位继马来西亚文协年度小说得奖之后，近日荣获星洲日报首届“花踪”小说推荐奖的小黑君，恳切的真情毕露。他说他将把获奖作品选出五篇辑成小说集出版，希望我给他写篇序文，让黯淡的文章能突然亮丽起来。

我向他说，我因眼疾开过刀后，视觉模糊，写作困难，等复原之后才敢接受。

可五月五日，他便将得奖的大作影印稿整理好寄来，附信说：我实在希望能从您的序文获益，就这样地贸然寄来，盼望您勿见怪。

我这时的视觉还是不明，加以新五号字的影印文字特别幼细，但佳作当前，为了不使有心人等待，特地叫方昂为我买了放大镜，将之先睹为快。

读后深受感动，使我对小黑君的小说创作与表现手法，产生了一点看法，现将之写下来。

这五篇作品的题名是——

一、“如何建立一座花园的梦”，分十六段，字数约一万八千。

二、“一名国中男生之死”，分十段，文约八千字。

三、“SAYANG ,OH! SAYANG!”分作十六段，文长约一万字。

四、“黯然大火”分作廿五段，文约一万字。

五、“悼念古情以及他的寂寞”，分十三段，约八千字。

二、

俗语说得好：“观微可以知著”所以从推理中，可获得结论；即使不是十足，也不会离得太远。

我们在书局中，放眼望去，眼前的各种各样书籍，你未必会把向你微笑的书，一本一本拿上手，你必定对那些封面设计配色醒目、书名深具哲理或诗意的，才会将之拿起来。因为拿上手的书和你的感情已经产生交流；使你喜欢它了。进而读过了后又有心得的话，你以后自会接受这位作者的作品，甚至对他也留下好印象。

我喜欢小黑写的书而留下他深刻的印象，就是先认识了她的第一本著作“黑”，然后才认识了她。

记得一九七九年的第二学期，我在新闻班上马华文学课，有一个同学抱了一包书，走近讲台向我说：

“老师，请你帮我推销这一本书”。

“什么书？是诗、还是小说。”我问。

“小说。”他随手拿了一本给我。

我一拿上手便觉得好感。书虽不厚重，全黑的封面、配上书名“黑”，不但深具压力感，也突出书的内容意义；未翻读已认为它是掷地有声的作品。翻开目录，一看，最长的篇幅约六千字，短的只有六十多字。因时间不许我看长的内容，只好先读最短的两则，觉得思想性好强烈，而短短的文字却能托出表现技巧的成熟。我于是答应推荐给同学，便举起“黑”书一扬，向同学们说：

“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给同学阅读的好书。为什么？一本书的书名和作者的题名起得好，对它的内容不无关

系。本书的书名「黑」，封面的设色又全是黑，可见设计深具匠心富有寓意，希望同学们人手一册。”

我的话一说完，有个同学举手站起来说：

“这是蕉风的出版物，好也不会到那里去？”

我不以为然地说：

“蕉风出版的书有什么问题，其实任何出版社的出版物，不会每一本都是好书的。”

“可是连蕉风这本杂志在这里也很难销呵！”

“其实蕉风有不少很有分量的好文章，只是曲高和寡吧了！”

“不！它是现代派的温床，文字的表现使人看不懂；这本小说「黑」也可能是现代杀手，把我们的兴趣也杀光了！”

“不见得，如果大家买的话，我愿和大家一起来研讨它的可读性在那里？”

“如果老师有意将之采为教材，我们会把它买下来。”

结果，那个同学手上的书被买光了。而我读过“黑”的小说内容之后，对小黑的小说创作风格也有了认识。不过读小黑的小说，如不多读一次是难理解的。因为他喜欢用最简短的文字概括想像力深入的事物。当日文友们说他是现代小说的高手，不是没有理由。然而，我也深觉他的文艺创作前途可观，因为他不满现实和既有的创意，文字又善于变化，从处女作“黑”的生动而又含蓄的内容可看出来。

一九九〇年小黑又出版小说集“前夕”。由于内容深入国家的政务，现实性极强，加上简短跳跃的文字活泼踏实，使人迅速反思而得好评；尤以“十·廿七的文学记实与其他”一文的突出而荣获乡青的年度小说推荐奖。

可见奖品一得再得不是没有根据的。

三、

这里谈即将出版的小说集五个短篇中，一个最长万八千字的“如何建立一座花园的梦”。它是写一个在消防局工作了卅六年而退休的五十五岁的汉鲁西丁，离开政府宿舍后，决定搬到租屋居住。他推开屋子的后门，眼前不远便是坟场，地上葱郁的野草蔓藤都爬到石阶上来了。汉鲁西丁不怕阴森，认为那堆杂草三几下就可以把它们摆平。他又喜欢蒔秧种花，认为花儿会给他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所以决定把屋后的荒地造成花园。第二天就去找他的老友写票人胡法兹，请他为这片荒地向市议会主席拿督阿帮耶伊利献议将之发展为城市花园。原因是这里杂草丛生，蛇豕出入，理应迅速派人前来清理。两个月后他得到的回音是“发展城市花园一事早已归纳入市议会的发展大蓝图，请稍安勿噪！”

汉鲁西丁的花园计划失败，却出乎意外地获得左邻右舍的强烈反应：

“其实，以你个人的名义写信给市议会，开始了第一步的错误。”邻居牛屠夫义正词严地向他指出。

沙林老师也向他这么说：

“你调查清楚了吗，屋后那块土地到底是属于谁的呢？我们真的开发成功了，土地的主人就出来征用，岂不是不值得？”

汉鲁西丁当然没想到那么多。他看见的是一块荒废的空地，只是想开发成为孩子们可以去玩、青年人可以聊天的地方，管地主权不主权。而商人苏迈夫听说汉鲁西丁要大家同心协力把屋子后面开辟成一座花园，他两手交叉大声发言：不不不不！你可知道大家屋后的旷地越荒芜，我越有安全感吗？再说，我的孩子根本不需要

花园，他要学钢琴、上电脑课。即使有花园，那有时间去散步？你又没有孩子，何必那么认真辛苦？

汉鲁西丁虽得不到邻居的合作，他还是独自又挖又掘，十分惬意。不过每天的锄掘，终于使他筋疲力竭。到了一天他捧着三片土瓦说是丛林坟地一个男童赠送给他的宝藏；他还要等着男童再把宝藏送来。-----

汉鲁西丁的老婆十分狐疑困惑，因为她明明看到丈夫弯着腰在土地里翻出来的。

“这会是真的吗！一个男孩会无端端送宝物来？”难怪听到消息前来掘宝的人近乎疯狂地埋头苦干。这样，不过五天的工夫，租屋后面这座荒芜的丛林就给众人翻开了。

早些时日汉鲁西丁挨家逐户招兵买马，碰了一鼻子灰，如今三块瓦片就使人们以为地下真有宝藏而付之无比的力量把丛林给铲平了。

警方也荷枪实弹到现场提防挖宝的也把人家的坟墓给挖下来，还用铅刺网在人声嘈杂中把那片荒芜多年旷地围起来。

挖宝的人群虽掘不到宝物，可是汉鲁西丁手上的几块破瓦片，却受到有关部门所重视；执行官员卡迪尔找他说：

“你说宝物是小男孩所赠送，我也真的相信你所讲的，但是人家说你因为挖掘公墓旁的土地才获得这些宝贝，没有人认为你没说谎。我因此只好把它带回去，交给古物局保管。因为属于土地的未必是你的。”

到底那是什么宝贝？

鉴定之后，不过是一个夜壶的碎片。但汉鲁西丁的如何建立一座花园的计划，终于使读者得到答案。

四、

这是一个题材现实、布局奇特、而主题明确，反映人性的自私（一朝见利就要插手取利，可面对艰辛的局面却袖手旁观；到了名成利就，便见利忘义）的短篇。

透过内容的结构和表现，使我们联想当前华社每逢推行文化运动，大家无不责无旁贷地表现得非常积极，可到了面对棘手的地步，你非议、他撤退；一朝利益达到，大家又挤进来、可纠纷也跟着多起来了！

小黑是爱国主义的写作高手，不少作品不是直接地暴露丑恶的现实，却透过现实的认识，以一般性的事件或普通的社会现象，给予形象化的反映；像“如何建立一座花园的梦”的小事件中，使你对丑恶的人性一目了然。

本书的其他四个作品，同样给你看出作者创作的意向和文字的表现一直在创新，因此使人觉得他的创作，在马华写作界一直走在前面，这就是作家小黑的创作风格超越自己的好现象。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五月廿五日

黑小筑著书，要关

主我来——

(宋文耀高台)

我要郑重声明，这篇东西不是“序”，而是“读后感”。如果变成“序”，那是作者小黑硬给套上的。

话说从头。小黑准备出版本书时，就叫他那温柔美丽的妻子朵拉给我来信说：“小黑希望你为他的新书写序，他自己不敢说，所以叫我替他说。我知道你的眼睛不太好，如果视力有问题，千万别答应他。”看完信，我好高兴——朵拉这么体贴我，不愧是知己，及前为丈夫出谋划策的朵拉，现在竟担心我的视力问题；我高兴之余，也已觉得朵拉的书是“难读”之名的书，你生为大马路上的人，就别去读朵拉的书了。你们别让我给朵拉写信，别去读朵拉的书，别去读朵拉的书，别去读朵拉的书。我以朵拉的名义，郑重地向朵拉保证，朵拉在一封长长的来信里，已淡淡地说：“去不去读朵拉的书，还是坚持要你写序。”当然，后面仍不忘关心我工作忙碌，精力要保养等等，关怀体贴，令人感动不已。回信时，我感情不自禁地说：“小黑坚持要我写，我若再坚持不写，不但不够朋友，也显得矫情。”信寄出后，我才恍然大悟了朵拉的当，掉进他们夫妻所设的“温柔陷阱”：在朵拉心中，小黑的份量当然比我重得多，她深知吃软不吃硬，她的温柔正是我的致命伤。“主谋者”小黑终于出面了，亲自来信感谢说：“敬请以国外的眼光给我意见。”

话说回头，我之所以会掉进他俩的陷阱，归根究底还是要怪我自己：我一向是那样深深地被小黑的作品所

关爱、执着说小黑

——李弥生

(台湾散文家)

本书的每一篇章所强烈表达的正是作者执着的爱与正义，以及对人类和平共处的深深期许。冷嘲的背后是锥心的忧伤和抛不掉的关爱；热讽的底层是鼻酸的无奈和丢不去的执着。

我要郑重声明，这篇东西不是“序”，而是“读后感”；如果变成“序”，那是作者小黑硬给套上的。

话说从头。小黑准备出版本书时，就叫他那温柔美丽的妻子朵拉给我来信说：“小黑希望你为他的新书写序，他自己不敢说，所以叫我替他说。我知道你的眼睛不太好，如果视力不胜负荷，千万别答应他。”看完信，我好高兴——朵拉这么体贴我，不愧是知己，没有为丈夫出卖朋友。我当然没有答应，理由不是朵拉担心的视力问题；我在回信上说：“在台湾文坛无籍籍之名的李弥生为大马名作家小黑写序，简直不伦不类，你们别让我贻笑文坛好吗。”之后，朵拉再来的两封信便未再提此事，我以为就此打住了。不料一个多月后，朵拉在一封聊天的长信里，又淡淡地来上一句：“小黑还是坚持要你写序。”当然，后面仍不忘关心我工作忙碌，眼力要保养等等，关怀体贴，令人感动不已。回信时，我更情不自禁地说：“小黑坚持要我写，我若再坚持不写，不但不够朋友，也显得矫情。”信寄出后，我才憬悟上了朵拉的当，掉进他们夫妻所设的“温柔陷阱”；在朵拉心中，小黑的份量当然比我重得多，她深知道吃软不吃硬，她的温柔正是我的致命伤。“主谋者”小黑终于出面了，亲自来信道谢说：“敬请以国外的眼光给我意见。”

话说回头，我之所以会掉进他俩的陷阱，归根究底还是要怪我自己；我一向是那样深深地被小黑的作品所

感动，他的散文集“玻璃集”曾教我泪眼婆娑，小说集“前夕”一再绞痛我的心。掩卷之后，不禁慨叹：礼失，求诸野。在台湾已经难得看到这样纯朴、深情，如此动魄、掷地有声的作品了。

我实在无法遵照他的意思以国外的眼光来看他的作品。因为他在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是中国人传统的温柔敦厚、仁慈宽大、质朴情深，以及对家国族群的大忠大爱。他所恋的家是马来半岛丰腴的土地，所忠的国是马来西亚，所爱的族群是共同生活在大马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这样的情操，不正是“礼运大同篇”首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同为炎黄子孙，他的祖先和我的祖先，分别流落到大汉沙文主义者口中的“蛮夷番邦”和“蛮荒孤岛”；以至于他必须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忍受种族隔阂引起的痛苦，我在自称“法统”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台湾眼睁睁看着同胞相残的悲哀。马来西亚和台湾都极需每一个人发挥最大的爱心和忍让，共创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美好前程。本书的每一篇章所强烈表达的正是作者执着的爱与正义，以及对人类和平共处的深深期许。不过，爱之深、责之切，莫怪“如何建立一庭花园的梦”、“一名国中男生之死”、“**Sayang, Oh Sayang.**”、“悼念古情以及他的寂寞”的冷嘲热讽。冷嘲的背后是锥心的忧伤和抛不掉的关爱，热讽的底层是鼻酸的无奈和丢不去的执着。多么希望看得懂华文的人，尤其正为统独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你死我活的“台湾人”和时时不忘要以武力“解放”台湾二千万“同胞”的中共，都能读到小黑的作品，并有所望。

今年元旦到大马旅游，从吉隆坡雇车，一路游览到实兆远，本来黄昏前就可到小黑家，却因沿途风光诱得我频频下车游玩、摄影，两个多钟头的路程足足耗了五

个小时。我永远忘不了朵拉冲出门抱住我又笑又跳，却不见小黑。朵拉说：“他从五点多就焦急地走进走出，不停到大街张望；我说你一定玩疯了误时，他就是听不进去，一直担心你会不会迷路，是不是遇到坏人，刚刚又跑到大街口去等……”朵拉正说着，他就回来了，脸上的表情，非我秃笔所能形容。次日一早，朵拉开车带我往北游，出门时，他又不放心地殷殷叮咛。后来朵拉才告诉我，那是她第一次开长途高速路，小黑要上班，不能陪我，为了让我尽兴，不得不让妻子奋勇上路，他可是担心得一夜难眠。一路上，他那焦急不安的身影和昨晚那张表情复杂的面孔，一再涌现眼前。

我不嫌累赘，记下这段，是要印证先父告诫我的话：“没有爱的人不配写文章，没有真情的人写不出好文章；做人不可虚情，为文最忌矫情。虚情无耻，矫情无格；所以虚情不如冷漠，矫情不如无情。”

李弥生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于台北

[illegible]

目次

页数

如何建立一座花園的夢

15

一名國中男生之死

39

Sayang, Oh! Sayang

55

黯淡的大火

71

悼念古情以及他的寂寞

97

悠悠河水

115

十、廿七的文學記實與其他

125

附錄：

赶路，是不分晝夜的

… 陈雪风 157

作家、愛、良知、（專訪小黑）… 張曦娜 161

后记

165

如何建立一座花园的梦

20

第一章 花园的起源

22

第二章 花园的规划

27

第三章 花园的建造

29

第四章 花园的维护

31

汉鲁西丁有无限的惆怅，结实的土地到最后并没有令他浮起一丝快乐。它的结局和小孩的骤然出现一样都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第五章 花园的欣赏

33

第六章 花园的总结

附录

35

附录一 花园的规划

附录二 花园的建造

37

附录三 花园的维护

39

附录四 花园的欣赏

(一)

“谢谢你，”汉鲁西丁的声音充满无限的感慨。

(二)

汉鲁西丁坐在小土堆抽卷菸。浓郁的菸草味在空中飘荡。夕阳下的斜坡密密麻麻爬满了人。人群并不因天色逐渐黯淡下去而萌退意，反而是渐次增加的凉意吸引更多好奇的人到斜坡上碰运气。

已经三天了，汉鲁西丁在这里等候。刹那间涌现的却是山坡上那些蜂涌而至妄想掘宝的人。

“那些疯狂的人啊！”汉鲁西丁摇头叹息。自从汉鲁西丁得宝的消息传开以后，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手上的三片土瓦是一个小男孩赠送的。甚至连汉鲁西丁自己的老婆也感到孤疑、迷惑。她不明白，汉到底在搞什么鬼？他实在没有理由，也不必否认获宝这件好事。

汉的老婆明明看见他弯腰在土地里翻找。夕阳的余晖中再挺直腰干，汉的手中当时就多出了三片东西。

这是她亲眼看见的事，汉却矢口否认。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汉鲁西丁严肃地说。“我真的还在等待那个小男孩。”

但是小男孩自从三天前来过一次，就失去了踪影。群众因此更加有理由相信，汉鲁西丁是在撒谎。有些人还认为汉甚至可能从土地里另外挖掘到什么更好的东西。三块瓦片或者可能只是一个幌子。他一定还隐瞒着什么。

“这会是真的吗！一个小孩会无端端送他一件宝？”

挖宝的人群在略作歇息的片刻也忘不了激烈的争议。他们最后还是下了这样的结论。

汉鲁西丁只能苦笑。小男孩没有再现身，他的烦恼大极了。他已经无暇理会人们的流言与猜臆。他最迫切的困惑就是寻觅小男孩肯定自己的际遇。因此他蹲在小土堆最高的据点，虽然那也不过是一个人的高度而已。他认为这个姿势既可以狩猎小男孩的踪影，又可以突显自己的瘦削的形象。万一他不能从黑压压的人群间找获小男孩，小男孩或许可以抬头一望，远远就知道他在那里。

从土堆上向下扫瞄，汉鲁西丁看见的尽是一片窜动的人群。说是像一群在草地上啃草的牛羊罢，却又不尽然。因为牛羊吃草至少是悄然无声，而且是漫踱着悠闲有致的步伐。挖宝的人却是那么急躁迫切啊。像土坑里蠕动的虫罢，却又没有那么密集。每一个荷锄搨锹的人早已划出属于自己的界线，慢慢挖掘。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之蠕动的虫因此就疏远了许多。

挖宝的人近乎疯狂埋头苦干。汉鲁西丁感到无比的荒谬：他们竟然一直坚持土地里一定另有宝藏，不应该只有他手上的三片瓦，根本不理睬汉鲁西丁的真话，那三片瓦实在不是从土地挖出来的。

汉鲁西丁认为这些斜坡上下的人一定不清楚自己在寻找什么。

“这三片破瓦也是宝？”汉鲁西丁问他的老婆。

那矮胖的妇人也和他一样蹲在小土堆上面抽纸菸。汉鲁西丁拣到宝的消息就是她情不自禁传出去的。

“谁说不是！”她懒洋洋地说。

汉鲁西丁又一次强调：

“可是，的确确实这是一个小男孩送给我的呀！”

老婆斜斜地睨了汉鲁西丁一眼：

“那么，人呢？”

(三)

要开发屋子后面那块空地，汉鲁西丁在还未搬进来之前就决定了。他早在三个月前已经来过这里勘察、了解。那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是一个负累，在汉鲁西丁眼光中，无异却是一块瑰宝。三个月下来，他已经走过也询问过好几处人家，最终还是决定要租用这间房屋。

带他来看屋子的查旺在介绍屋子时还战战兢兢呢。他是多么担心，汉鲁西丁会掉头离开。市面上不景气，屋业萧条，还有很多租不出去条件比这里更好的房屋等着汉鲁西丁去发掘。

“这是一个事实，”查旺不得不承认。“站在这里就可以看见坟场。不过，也不算太近啦，是不是？白云山的房子还不是紧挨着荒塚矗立起来。而且，还贵得离谱呢？”

汉鲁西丁打开房子的后门，一阵阴凉的风马上从看得见的坟地那头扑面而来。地上葱郁的野蔓藤都爬到石阶上来了。怒张的生命，就从暮气死寂的坟场边，一路蔓延过来。

“这一堆杂草，在您眼中算得了什么？三两下不就摆平了？”查旺伸手在汉鲁西丁结实的胳膊拍击：“谁不知道，汉鲁西丁是莳花种树的老手？”

汉鲁西丁心满意足，转回头询问他的老婆：

“你怕不怕？”

——他的声音是那么兴奋，跟随他三十年的老婆一听就知道他心意已决，当然不置可否。

“其实，真的有鬼，我倒是希望跟他们接触呢。”

汉鲁西丁豪气十足地说。

汉鲁西丁果然就在七月十五那天搬进他的新居。那天可是他五十五岁的生日。在前一天，他刚刚从服务了三十六年的消防局光荣退休。离开那座逐渐现代化的建筑物以及他一手栽种培育起来的花园，汉鲁西丁的心情复杂极了。

消防局局长在简单却不失隆重的欢送会上用尽了字典里所有的溢美之词，对汉鲁西丁的服务赞不绝口。汉鲁西丁深为动容，还悄悄掉下几颗老泪。尤其是消防局局长重提两件旧事，更令汉鲁西丁感激涕零。

“大家如果不善忘，应该还记得去年依斯干达大街的那场大火，汉鲁西丁从杂货店二楼的火海中抢救一名九岁男孩的英勇事件。汉舍己为人奋不顾身的精神不但为他个人赢获至高无上的荣耀，也同时提高了我们消防局的声誉。这是非常动人的贡献。许多人常常垢病我们无所事事，白领干薪。尤其是当我们在黄昏时分踢藤球，松懈疲累的筋骨，路过消防局的行人心底一定在诅骂：‘这些家伙，只懂得玩球弄鸟吗？’其实，我们踢藤球也是在未雨绸缪，锻炼矫健的体魄呀！汉鲁西丁不分种族歧异，抢救小孩的行动终于替我们争回了面子！”

局长让掌声稍敛，又继续发表他精辟的见解：

“爱心。是的！我们都是一群对生命非常执着，有着强烈爱心的工作人员。当生命面对危机时，我们是表现得最淋漓尽致，奋力抢救生命的人。然而，爱心是须要在平时努力培养的。汉鲁西丁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喜欢踢藤球，因为他爱自己的生命！他喜欢玩鸟，因为鸟的鸣唱带来欢愉；他又喜欢种花，因为花儿带给他一个美丽的世界。我们的市镇虽然没有公园，但是谁不知道

本市的花园就在消防局！这些，都是汉鲁西丁的功劳！

汉鲁西丁在擦干偷偷淌下的老泪之余，更加坚定了他在看见屋后的荒地那一刻浮现的信念。他带着伤感离开了那座坚固整洁的消防局以及纤尘不染闪闪发亮的救火车，心头油然浮起了无限的憧憬。

(四)

在新居度过一个甜蜜无梦的夜晚，汉鲁西丁第二天早上梳洗完毕，精神旺盛地骑上他的丰田五十CC向法院出发。汉鲁西丁当然不是有事要上法庭供证。他一生最感到骄傲的就是不必与法庭沾上边。不过这天早上他要找的人毕竟还是和法庭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人就是法院旁边大榕树下的写票人，老友胡法兹。

“你真的要这样写吗？”

小老头胡法兹捻一捻他的山羊须。草烟叼在嘴边，早就没有火星了。

汉鲁西丁点点头。他的脸上充满了正义。这是过去几天逐渐累积起来的。尤其是昨天晚上睡了一个甜甜的觉，他更感觉活力充沛，应该好好发挥，不做一个无所适从的退休消防员。

“你这里头还要这样问：你们是否在睡觉？那么美好的一片土地竟然被荒置了许久！”

胡法兹取下老花眼镜，紧紧盯住汉鲁西丁。

“你不是和市长拿督阿邦耶伊利都明认识吗？”

“你看我高攀得上吗？”汉鲁西丁白了胡法兹一眼。“我只认识他的助手诺玛里亚。”

“这不就得了？”胡法兹重新把眼镜戴上。

“但是我们早就划清界限啦！”汉鲁西丁哼了一声

。“党争一起，我们已经成为陌路人了——你到底写不写？”

看见汉鲁西丁发脾气，胡法兹不禁摇摇头。他开始拿张白纸卷入打字机筒，迅速地拍出一封公函。

“我真的怕了你这部救火车。”

小老头的卷菸依然叼在嘴边，一上一下抖动。

汉鲁西丁把信借过来，存细读了一遍，终于满意地塞入上衣的袋子。踩上脚踏车朝回家的路上走，汉鲁西丁还牢牢记得胡法兹情辞丰美的句子：

“可尊贵的市议会主席拿督大人：

我现在虽然是以一个人的名义写信给你，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一定会同意我下面提出来的简单的要求。他们没有写信来打扰过你，因为他们实在是为生活所逼迫，没有时间草拟信件；而且他们也不想打扰自己，因为你们一定不会理睬这一类意见。其实我也只不过是城市花园的一分子。我刚刚搬入这座名字优美的花园，一切还新鲜，因此注意到我们这个花园实在有愧于那富有文化的称呼。事实上，我们整个市镇上最缺乏的正是一座像样的花园！也许您已经在这座市镇住得太久了，感情麻木，视界模糊，并没有强烈的感受。但是我是一个热爱生命，爱花爱草爱人类的人。因为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儿童实在是太可怜了。他们住的是拥挤的排屋公寓，空间少，不能打陀螺也不能放风筝。他们离开花草树木愈远，身体愈弱。少了一个广阔的空地让他们呼吸新鲜的空气，他们的心胸就越来越狭窄。没有绿树绿叶调剂，年轻人的眼光越来越短浅；老年人的眼睛也老花得很快。这都是因为我们住的花

园并不是花园。请你不要告诉我今日寸土尺金来推搪责任吧。你说没有土地发展吗？我们城市花园后面就有一大块。这块地方已经许久没有人来清理（应该不是市议会的工友在睡懒觉吧），杂草丛生，蛇豕云集。我今天写信就是要请你赶快派出市议会的大队人马，不要让他们投闲置散，马上开垦这一块没有人开发的肥沃土地。请你热烈响应一九九〇年的大马旅游年吧，把马来西亚变成一个美丽的国家，提高生产，争取外汇……

”

“上苍为什么那么不公平？有才华的人还得呆在榕树下替人写稟情书？”

胡法兹就是胡法兹，汉鲁西丁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才气那么高，竟然会输给嘴边不生毛只会把死人讲到站起来活人气到躺下去的律师仔？

（五）

当然，凌云壮志不能发挥的人并不只是胡法兹一个。

汉鲁西丁热情洋溢的信在寄出去一个多月之后，就收到了市议会秘书的敏捷回音：

“发展城市花园一事，早已归纳入市议会的发展大蓝图。请稍安勿躁吧！”

只有这么简单二句话！汉鲁西丁站在窄小的庭院里把信读了几遍，感到血液从脚底全浮升上来，冲向顶上那颗光秃的脑袋。接近中午的阳光有点儿暴烈，然而汉鲁西丁却感到那么寒冷。他的手甚至颤抖不止。

“真没想到，他绝情到这个地步！”

汉鲁西丁原来还有着一线希望。诺玛里亚虽然已经与他分道扬镳，汉鲁西丁在胡法兹跟前也讲得斩钉截铁，但是私心底下还是盼望他这次能够给点面子，成全他的心愿，让他在新认识的芳邻面前风光风光。谁知道，诺玛里亚真的就那么冷酷无情！

“好！我们就走着瞧吧”汉鲁西丁恨恨地说，同时决定把本来打算与诺玛里亚言归于好的胸扉封闭。虽然这样，汉鲁西丁心头多少还带着惆怅难过。

(六)

出乎意料之外，汉鲁西丁失败的花园计划马上获得左邻右舍的强烈反应。这是汉鲁西丁被拒绝之后，怒气冲冲持着那封“绝情信”，挨家逐户去投诉抗议同时招兵买马投入花园计划的行动的意外收获。

根据汉鲁西丁过去二个月来的观察，芳邻们都习惯于深锁门户自理家事，一幅遗世独立的状态。然而，谈起“花园”的事，却是意见缤纷缭乱，令汉鲁西丁目瞪口呆。天下间除了胡法兹之外，原来能人异士还有很多。一件简单的事情，竟然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评析，这是汉鲁西丁提水笔抢救财物的时候绝对想不到的。

“其实，你以个人的名义写信给市议会已经开始了错误的第一步！”

肥胖臃肿的牛屠夫义正词严，指出汉鲁西丁技术上错误的地方。牛屠夫的肚腩挤得他坐在椅子上讲话也感觉呼吸很困难，因此他站着讲话的时候更多。

汉鲁西丁只能默默地承认他的宝贵意见。他并不想提起，他本来是指盼诺玛里亚的回头。这又触伤了汉鲁西丁纤弱的心灵，恨死了诺玛里亚。

“那么我们再发起另一封集体公函，怎么样？”汉

鲁西丁热切地说。“或许，我们还可以配合舆论压力，给那家伙一点颜色！”

当然，“那家伙”是谁，只有汉鲁西丁心理有数。

“太麻烦了！”

想不到牛屠夫肥硕的短巴掌一挥，回绝了汉鲁西丁的殷切盼望。

“何必多此一举？虽然没有花园，十多年了，还不是一样过的好日子吗？”

牛屠夫反诘汉鲁西丁。汉鲁西丁瞠目结舌，看着牛屠夫。在斜射进来的夕阳余晖里，牛屠夫两个鼻孔各有一撮浓密黝黑的鼻毛，正蠢蠢延伸至鼻翼两侧。

比起牛屠夫，沙林老师显然就没有那么咄咄逼人了。良好的教育熏陶毕竟有其正面意义的。

“你调查清楚了吗？后面那块土地到底是属于谁的呢？”沙林老师深谋远虑，马上提出土地主权的问题。

汉鲁西丁当然没有想得那么深远。他看见的就是那么一块空地，只是一块被荒置了肥沃土地。那是一种糟塌，也是一种罪过。他只想开发它，成为一个孩子可以去游玩，老年人与家庭主妇可以歇息聊天的好地方。管他主权不主权。有土地不开垦，他就有理由疼惜、生气。

“真的我们发展成功了，土地的主人就来征用，岂不是太不值得了吗？”

沙林老师一直对于主权的问题耿耿于怀，当然是拉拢不成功了。何况他也提到了一些更加实际的症结问题。

“我们也实在没有那种能耐。讲力气，我们手无缚鸡之力；讲钱，一贫如洗。而且，我一天从早忙到晚，那里还有时间哪？”

汉鲁西丁失望之余，也多少同意沙林的真知灼见。只有一点。他存有疑惑：一名一天只工作六小时，一星期上班五天的老师，究竟有什么好“从早忙到晚”的呢？也许新近推行的教师两薪制太苛刻了吧。可怜的老师啊。

倒是做生意的苏迈夫最为直接了当。汉鲁西丁在他那华丽的客厅之外驻足不及一刻钟，就马上打道回府了。虽然苏迈夫是唯一一个对他存有印象的芳邻而令他窃喜一场，汉鲁西丁离开那座与富丽堂皇的客厅极不相衬杂七乱八堆满货物箱柜的庭院的那一刻，胸口还是郁郁不乐的。

“你不就是那个鲁西丁吗？”

苏迈夫站在屋沿下热烈握住汉鲁西丁的手。

“我还认得你。”

汉鲁西丁对眼前这个矮小精悍的商人没有一点印象。他想不起来，过去三十多年花火烧毁的民房店铺，有哪一座是属于苏迈夫的产业。

“上一次你救出来的小男孩，正巧是我的好朋友的小儿子呀。”

苏迈夫终于解开了汉鲁西丁的疑团。汉鲁西丁松了一口气，感激地回他一个微笑。

“当时你那么勇敢，我和一班朋友们都站在大路边观看喝采呢！”

苏迈夫记忆犹新，侃侃而谈。接着，他又叹了一口气：“只可惜那孩子最后还是死了。”

良好的开始，并没有带来美满的成果。听说汉鲁西丁要大家同心协力把屋子后面的矮灌木丛清除，垦殖成一座花园，苏迈夫马上两手交叉，大力摇摆。

“不不不不。你可知道，后面的旷地越荒芜，我越

有安全感吗？”

汉鲁西丁大吃一惊，这倒是鲜事呀！苏迈夫得意地笑起来：“蛇鼠怕什么？盗贼不敢跨越树丛，那才是自然的防贼林呀！”

汉鲁西丁最感伤心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尝他以闭门羹。回家的路上，苏迈夫的话还盘旋在胸际，令他不能释怀。

“花园？我的孩子根本不需要花园。他又要学钢琴，又要上电脑课。有空的话，我还要陪他去俱乐部游泳打网球。即使有花园，他那腾得出时间散步蹓跶？”

苏迈夫稍微停顿连珠炮似的育儿心得，抹抹唇角边的口沫，向汉鲁西丁撇一撇嘴：

“你又没有子嗣，何必那么认真、辛苦？”

（七）

汉鲁西丁疲惫地回到自己的家。他绝对没有想到刚刚从消防局光荣地退休，就会碰到这么棘手的问题。他曾经扑灭过熊熊大火，碰上这件小事，他却束手无策。

“算了吧，”汉鲁西丁的老婆一边咀嚼槟榔，一边说。她突然一口把血红的槟榔渣吐在水门汀上。

“不再继续吗？”

这个问题刚刚从汉鲁西丁心底浮起，就让他否定了。

“如果没到后面开垦土地，我要怎样打发多余的日子？”

汉的老婆却没有这种恼人的问题。他责问汉鲁西丁：“你不去拿锄头，会死吗？”

这倒是一句刺激汉鲁西丁的话。汉不假思索，马上回答他多嘴的老婆：“会。”

话虽然回答得很无礼，对于老婆，汉鲁西丁还是感

到满意的。他的老婆嘴上虽然努力地数落汉是个愚蠢的笨蛋，手脚却是蛮落力地进行她贤慧的夫唱妇随的工作。虽然她的工作进度碍以先天性的痴肥而缓慢下来，但是除了可以藉机责骂她贪吃造成祸害之外，并不能怪罪她的呀！上苍的旨意本来就是如此，汉鲁西丁又能怎么办？

有些人拥有土地，却情愿让它荒置路旁；有些人劳碌一生，却依然是孑然一生，头上没有片瓦脚底踩不到半寸属于自己的土地。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

人家不肯协助我汉鲁西丁建立花园，我也只好强迫自己接受这个不能勉强的事实。

人类是愈来愈自私，也越来越懒惰了。

汉鲁西丁按照计划，天刚亮就打开后门，从石阶开始，一寸一寸地锄垦。茁壮的蔓藤及姿意生长的矮灌木丛，在汉鲁西丁老迈的余威下，都一一向后让开了道路。

汉鲁西丁在孤军作战的当儿，他并不感到寂寞。他那胖硕的老婆始终跟随在身边，又拉又扯，帮他整理那些给摆平了的野生生命。当然，被清理的还有那些瓶瓶罐罐，臭铜烂铁。原来这一片荒置的土地，还是芳邻们的天然垃圾堆。肥沃的土地都让芳邻们五颜六色的废物点缀得更加斑烂缤纷。

这样又锄又挖，披荆斩棘的日子，汉鲁西丁渐渐感到颇为惬意。起初因为得不到芳邻的合作而勾起的愤怒与失望，也随着他每一下锄动而消失在大地里了。

恍惚间，脚下的土地就是消防局的花圃。当然，这块土地比花圃可大上好几倍。莽莽的绿意，更衬托出汉鲁西丁的渺小了。在汉鲁西丁退休后应该是孤寂的岁月，老天还赐给他一块可以发挥长处的土地，他的感恩远

胜于一切的不满。

“我们最大的吸引力竟然不是那架新添置的消防车。人们走过消防局，驻足围观的，是汉鲁西丁一手营造花园！”

汉鲁西丁想起局长在送别会上引起哄堂大笑的赞语，不禁激动地说：“我一定要实现这个理想！”

退休造成的恐慌以及开创局势的昂扬，两种激烈的情绪令汉鲁西丁无所适从。令他更感到痛苦的，却是夹杂在这两种复杂的边际心情间，又看见一个令他更不能忽略的事实：他老了。

(八)

人老了，真是无可奈何。体力衰退是最为显著的。尤其是吃力艰辛的拓荒工作，本来就应该由年轻人来干的。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背弃了土地。

汉鲁西丁从一开始就参加悠闲舒适的公务员工作，生活虽然不是很写意，倒也不须要在平常的日子流太多的血汗。他在黄昏时分也和同事们踢藤球耍乐，松松筋骨，真要和开垦的工作比较，倒真的有天渊之别呢。

汉鲁西丁感觉到他的精力渐渐消逝，是在他获得最热烈掌声的那一段日子。当时他一个人埋头苦干，把充裕的消闲时间发挥到淋漓尽致，好不容易才在单调枯燥的消防局四周培育了一个令人美艳的花圃。那时候，汉鲁西丁已经感到他的腰渐渐失去弹性了。往往蹲个半小时，站起来就不能拉直腰肢。旁观的人不了解他的痛苦，还猛力赞扬，似乎要把内心的歉疚都送回给汉鲁西丁。

(九)

汉鲁西丁砍伐了一天，拖着锄头在坟场边一棵巨大的榕树荫影里歇息。他掏出装有菸纸与菸草的铁匣子，从中取出一小撮菸丝卷纸菸。

凉风轻轻拂送，从荒芜的坟场那一头徐徐吹过来。穿过坟场边的树林沙沙作响。有几只斑鸠还在树林间低沉鸣唱。汉鲁西丁不禁怀想童年时期穿入丛林捕捉斑鸠意气风发的事件。

转眼夕阳就让屋宇遮去了一半。灿烂的落霞弥漫天际，橙红辉映着坟场与树林。

“快要下山了。”

面对夕阳，汉鲁西丁咬着纸菸，全身起了一阵颤抖。

夕阳美丽，树林也迷人。即使泛黑的屋瓦都在他眼中变成了美不可及的东西。只可惜夕阳就要渐渐沉下去。很快，黑夜就会降临了。

日子是这样无情地重复着日子。人怎么会不老呢？

山羊须老头子胡法兹突然瘫痪的消息传来，汉鲁西丁一直耿耿于怀。那小老头，前阵子还宝刀未老，替他草拟一封情文并茂的上诉公函。他就这样子给悄无声息地击倒了吗？

小老头一生并没有渡过宽裕的生活。虽然他学贯英巫两种重要的语文，却只能在榕树下依赖一架破旧的打字机糊两口饭吃。孩子虽然总算获得政府的栽培，成为国家企业公司的营业经理，一年也只在开斋节的时候回来过二天别致的乡下生活。小老头得意炫耀不过二天，还不是一样孤寂地倒下去了。

汉鲁西丁意兴阑珊，重新拾起搁置身边的锄头。正要起身继续工作，突然听见一阵小孩的嘻笑声。

“咦？”

汉鲁西丁精神恍惚，循着笑声来处探望，原来是来自一丛他还没有开伐的马樱丹。他不禁提高声调，对着丛林呼唤：

“太肮脏了，快出来呀！”

三天前，汉鲁西丁才看见一条五呎长的灰褐色眼镜蛇慢条斯理向坟场那头游走。

马樱丹花丛了一阵摆动，果然跑出一个黝黑枯瘦的小孩。他大概只有十来岁，一双眼睛滴溜溜转动，慧黠刁钻。

“天快黑了，快点回家吧。”

汉鲁西丁弯腰摸摸小男孩的额头。流了汗，凉飕飕。小孩笑眯眯，对汉眨眼睛。汉鲁西丁一时间竟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一双熟悉的眼神。

“你干什么？”

汉鲁西丁讶异地看着小男孩。他的发际有几朵野花瓣以及枯叶。

小孩还在笑，手里原来还抱着一包东西。他突然将包裹塞给了汉鲁西丁。

“给你！”

“为什么？”汉鲁西丁惊讶间，与小孩拉拉扯扯。搁在手中的东西突然掉落地上。

“克朗！”

转眼间，小孩已经消失在树林那一头。

(十)

“克郎！”一声，汉鲁西丁的老婆听得很清楚。她过后还这么说。她的行动虽然因为臃肿的体格而变得缓慢，听觉却是敏锐的。她甚至可以在半夜三更听见老鼠

在苏迈夫家的厨房掀锅盖。

汉鲁西丁的老婆强调，她看得没错。那时候，她已经把饭煮好了。正要出来把那个呆老头领回去吃晚餐，看见老头子从地上拾起几片黑褐色的破瓦交给她。

“可以做菸灰盅。”

汉鲁西丁说。他掬起锄头、畚箕、镰刀，徐徐走回家。汉鲁西丁的老婆把破瓦抱在她丰满的胸脯前头。她跟在汉的背后。他看起来那么累。她不禁嘟哝两句：

“人老了，不中用啦。不必这么打拼呀！”

(十一)

汉鲁西丁的老婆其实言不由衷。当她把破瓦洗刷干净，上了釉的破瓦映着灯光发出幽冥的光辉，尤其令她爱不释手。天虽然早就黑压压盖了下来，她还跃跃一试，要到屋子后面去锄垦呢。

当然，即使外面还亮着，汉鲁西丁的老婆还是不能出得门去。她屋子里头，早就麇集了许多闻风而至的芳邻。

消息传得好快，左邻右舍都知道汉鲁西丁在屋子后面掘到宝了。

“瓦片上还刻有字呢？”

最开心的当然是汉鲁西丁肥胖的老婆了。她虽然在三十年前爱上汉鲁西丁，皈依真主阿拉，倒也没有忘记小学时候念过三年的方块字。她把个像杓子的瓦片就着灯光指点。三片残缺的瓦面浮凸鲜明，果然刻了几个简单的字样，是“清洁的『清』、明白的『明』、月亮的『月』！”

汉鲁西丁的老婆笑眯眯地说：

“真是『清』朝的宝贝呢！”

但是有人却不表同意。

“谁说！也有可能是三宝公带来的贡品。你没看见明明写着『明』字吗？”

汉鲁西丁的老婆因此更乐坏了！芳邻的赞叹又一阵阵传来，汉鲁西丁坐在一旁只是淡定地抽他的纸菸。其中一片有个『月』字样的瓦片正好搁在桌面，他轻轻一弹，灰白的菸屎落在幽幽发亮的瓦片中。马上有人发出了惊叹：

“你可别糟塌了好宝贝呀！”

然而，与此同时却有人冷静地提出了质疑：

“老实说，你们就只挖到三片陶瓦吗？”

正在议论纷纷的芳邻们都因为这个石破天惊的问题而安静下来，转头凝视汉鲁西丁。

汉鲁西丁悠悠吐出一口烟。

“当然不止这些，”他慢吞吞地说。

（十二）

小男孩这一天又没有出现。

汉鲁西丁停止操作。他嘴吧讲得轻松，其实心里着实焦急。他不明白令他不能忘怀的小男孩为什么不再回来？

这时候的山头，已经不是汉鲁西丁的山头了。

好多好多的人，从不知道什么地方突然涌现于这座本来荒芜杂乱的草坡。汉鲁西丁摇摇头，不能相信这场巨变。只不过五天的工夫，斜坡上一片丛林就给翻开了。人的力量是可怕的。早些时候他挨家逐户招兵买马，却碰了一鼻子灰。当时垂头丧气地走回家，还悲观地不值芳邻的自私自利的行径。怎么知道，麇集在山坡上的人群如此强悍，在短暂的日子里就有这么大的建树，把

个茂盛的丛林都摆平了。

可惜的是，尽管人们那么落力地挖掘，除了一些不能腐烂的五颜六色的塑胶袋与锈蚀的铁皮罐之外，疯狂的人群却是一无所获。

“不如连坟场也翻开来吧。”

意兴阑珊的人们互相嘲弄，宣泄心头的怅惘。当然，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死人虽然不能动弹，却比活人更威严。失意的群众只敢挖掘到墓场边缘。而且，他们不单因为有所避忌，警卫人员连日来在坟场边的榕树下站岗也多少起了吓阻的力量。那些穿着绿森森制服的警员荷枪实弹，开始在熙攘的人声中把那片荒芜了好多年的土地用铁蒺藜围了起来。

(十三)

群众乘兴而来，本想有所斩获。劳累了几天之后，依然两手空空荡荡，大家不免起了怀疑：

“汉鲁西丁真那么幸运吗？”

锄草翻土的劳力工作，毕竟不是现代都市人所能适应的生活了。他们的生活疆场，原来属于高楼大厦的冷气间。这种斜坡上曝晒于阳光下的披荆斩棘，只有老一辈的人才干得来，岂是他们所能胜任的呢？

绿色制服的部队人员把墓地边缘围起来，失意而去的群众却又燃起了炽热的欲望。然而这一次他们只能站在远处观望。谁都害怕，野战部队那支枪。

人声渐杳，汉鲁西丁终于又有机会再踏足屋后的泥土。

“让我进去收拾残局吧，”汉鲁西丁对站岗的队员央求。

本来是一片莽莽苍翠的矮丛林，经过几天来群众的

蹂躏，遍地尽是东倒西歪的树尸。泥土是翻过来了，却是高低不平，一大块一大块横卧着。

汉鲁西丁在站岗的队员许可下，进行他的花园计划的第二阶段工作。他还得把那些杂乱的树干枯枝聚集一处，放火燃烧。

烧芭的工作进行了二天，都是汉鲁西丁与老婆寂寂进行。火焰窜升得太高，汉鲁西丁就用泥土把它压下去。熊熊的火照亮了半边黑漆的天空。汉鲁西丁突然又看见了小男孩，不知何时已站在他面前。

“嗨！”

小男孩伸手和汉鲁西丁打招呼：

“这么快，都砍光了。”

汉鲁西丁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疯子，他们都是疯子。”

“他们很有趣呀。”

“你是谁的孩子？”

“你猜呢？”

“我以为再也看不见你了。”

“他们真的把那些瓦片当宝呀。”

“你也真是的。”

“他们以为土地下面的宝就是这些。笑死人了。”

“总算过去了。”

“等一等。”

小孩从腋下又交出一包瓦片。

“这样才完整。”

(十四)

汉鲁西丁的老婆看见他手上又增加了几片陶瓦，纳闷之外，还感到不服气。她不过离开一会儿，汉鲁西丁

又拣到了这些日子里众人渴望冀求的宝贝。

“你是否偷藏起来？”

汉肥胖的老婆不满意地说。

“我为什么要欺骗你？”汉鲁西丁不耐烦地回答。

“是真的。一个小孩送来的。”

“人呢？”

“走了，”汉鲁西丁指向坟场那一端。火光中，似乎可以看见几头水牛卧躺在坟头上反刍。一切都很宁静祥和。

“你不要吓唬我！”

(十五)

汉鲁西丁家又一次成为芳邻的焦点。

大家既妒忌又生气。为什么几十只眼睛，就是没有一双看见地上的陶瓦。汉鲁西丁不过是爬过蒺藜，烧掉树尸，陶瓦就出现了。真是没有道理。

市议会的官员甚至登门造访汉鲁西丁。消息传得深远，这些坐在冷气房办公的全职人员，原来也是耳聪目敏的，并不如传言中对建设没性舆论昏聩、怠惰的。

“这些瓦片，真的是人家送你的吗？”

蓄有小胡子的卡迪尔摘下白色瓜皮小帽，语气严峻，却也不能掩饰其中的好奇。

几片破瓦也能获得尊贵的执行官大驾光临，汉鲁西丁有点不可置信。不过他比胖婆可以理喻，是唯一一个相信小孩存在的事实的人。汉鲁西丁感激地把三片『清』、『明』、『月』的瓦片重新取出来，摆在桌子上让小胡子欣赏。

“庄，上面刻的是什么？”

小胡子转回头问陪他前来的白面书生。

汉鲁西丁又将第二次获得的瓦片取出来。像驳接拼图，汉把十多片碎瓦凑成一个壶形，每一片都吻合得很好。

“啊，原来是茶壶。”

小胡子点点头，得意地说。他用两手捧着拼凑出来的宝贝仔细端详，心中赞叹，暗自欢喜。成壶形的宝贝壶身扁长，没有壶盖。整具壶都是密封的。尤其特异的是壶嘴粗大、短拙，与壶身成斜角，挺直。汉鲁西丁最后获得的那片瓦原来有个『风』的字样，与原先那三片拼凑起来，成为“清风”、“明月”，别致地嵌在壶的两旁。

小胡子捧着宝贝，爱不释手。他斯文淡定，徐徐对汉鲁西丁解释：

“你说是朋友的馈赠，我也真的相信你讲的。但是人家却说你是因为挖掘公墓旁边的土地才获得这具茶壶。没有人认为你没说谎。我因此只好将它带回去，交给古物局保管了。”

汉鲁西丁没有答腔。事情既然发生了，就这样让他结束也好。

小胡子却还担心汉鲁西丁不能谅解，继续加强语气解释：“你知道吗？属于土地的，未必是属于你的。”

他耸耸肩，安慰汉鲁西丁，声调充满无奈：

“这是法律，法律啊。”

小胡子讲完法律，小心翼翼地捧起受到法律保护的宝贝走出汉鲁西丁的寓所。碎片只是暂时嵌在一起，随时都可能坍塌瓦解，他得加倍提神。

“庄，这是什么朝代的茶壶？”

白面无须的年青人尴尬发笑：

“这不是茶壶，波士。”

“什么？”小胡子走在前头，听不清楚。

“这是古董，没错。波士。”庄回答。

“这就好了，”小胡子很开心。

庄没有回答。他打开车门。让卡迪尔捧着宝贝钻进车厢。庄发动引擎，慢吞吞地说：

“这是古代的人放在床脚，懒惰上厕所用的。”

“壶嘴怎么又短又粗？”

“那是让你把那件东西塞进去，小便用的，波士。”

庄还想要问：“你够分量吗？”但是他咬紧嘴唇，

不敢笑出声来。他说：

“它叫夜壶，波士。”

(十六)

烧光了的斜坡，看起来是一片明亮。铁蒺藜是围起来了。汉鲁西丁蹲在屋沿下抽纸菸，烟圈轻袅若无物，在空中飘荡。

一切都平静了。

一切也过去了。

汉鲁西丁有无限的惆怅。结实的土地到最后并没有令他浮起一丝快乐。它的结局和小孩子的骤然出现一样，都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我真是白活半世纪。”汉鲁西丁叹了一口气。

在凉意渐浓的夜晚，他似乎听见小男孩的嘻笑声：

“你早就应该知道了。”

汉鲁西丁那睜了三十年的胖婆却不以为然。

“让我郑重警告你，三十年来我第一次要怀疑你到底有没有瞒骗我！”

对汉鲁西丁来说，小男孩始终是一个谜。然而人的

一生总难免有些不能解释的真象。只要心里有一种感觉就可以释怀了。虽然到最后，他始终没能实现最初的构想，是痛心疾首的。

“谢谢你，”汉鲁西丁的声音充满无限的感慨。
老婆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一脸愕然望着他。

新村血案

青少年集体殴斗，一名中学生不幸丧生

(溧宁村罗合亮十一日讯) 双溪龙朗县境内的溧宁村今晚十时许发生一宗集体殴斗的事件，一名十七岁中学生在混乱中不幸丧生。

根据目击者说，参与此次殴斗事件的大约有四名青少年人。该宗命案是在溧宁村华福中学的操场。当时在操场外面吃宵夜的人士都曾大声喝止在进行中的殴斗，但是毕竟迟了一步，有一名中学生因为受硬物的袭击，重伤送院，途中逝世。

查该名死者，姓李，名某某，就读于华福中学，并将于年底毕业。据其母亲于几年前低离，父亲因故于前年被判入狱，母亲则已改嫁新山某商人。他目前是与年迈的祖父同住。祖孙二人相依为命，仅靠一档炒米粉的摊子维持他们的生计。

事发当晚，因为李同学的祖父生病，正在家里休养，所以没有开档。李同学在校的成绩一向优异，品行也良好。这一次不幸被袭身亡，真是令人惋惜。

根据消息，目前在这的三名年青人原来也是肄业于本村唯一的改制华文中学华福中学。不过彼等于一年前已经辍学。据说，参与殴斗的该四名青少年本来都是同班同学，究竟为了什么原因，竟然动起家伙闹出人命，至今未详。

根据警方的报告，事件发生时是晚上十时一刻左右

一名国中男生之死

“这是古代的人放在床脚，病情上床所用的。”

“壶嘴怎么又粗又粗？”

“那是让你把那件东西塞进去，小使用的，波士。”

我还想要问：“你够分量吗？”但是他呛着呛着，突然笑出声来，他说：

“它叫夜壶，波士。”

十六岁

当记者向老人进行访问时，他一脸无助，频频喃喃自语“我的孙子很乖，为什么他会死呢？”

一切都平静了。

一切也过去了。

汉晋西丁有无限的惆怅。结实的土地到最后并没有令他浮起一丝快乐。它的結局和小孩的骤然出現一樣，都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我真是白活半世纪。”汉晋西丁叹了一口气。

在那座新家的夜晚，他似乎听见小男孩的嘻笑声：

“你早就应该知道了。”

汉晋西丁那听了三十年的胖婆却不以为然。

“让我郑重警告你，三十年来我第一次要怀疑你到鬼有没有瞒骗我！”

对汉晋西丁来说，小男孩始终是一个谜。然而人弱

新村血案

青少年集体殴斗，一名中学生不幸丧生。

(淡宁村罗合亮十一日讯)双溪克朗县境内的淡宁村今晚十时许发生一宗集体殴斗的事件，一名十七岁中学生在混乱中不幸丧生。

根据目击者说，参与此次殴斗事件的大约有四名青年人。该宗命案是发生在淡宁村华福华文中学的草场。当时在草场外面吃宵夜的人士都曾经大声喝止在进行中的殴斗，但是毕竟迟了一步，有一名中学生因为受硬物的袭击，重伤过度，终于在送往中央医院途中逝世。

查该名去世的学生名叫李守觉，就读于华福中学，并将于年底参加初级文凭考试。李同学的父母亲于几年前仳离，父亲因故于前年被判入狱，母亲则已改嫁新山某商人。他目前是跟其年迈的祖父同住。祖孙二人相依为命，仅靠一档炒粿条的摊子维持他们的生计。

事发当晚，因为李守觉的祖父生病，正在家里休养，所以没有开档。李同学在校的成绩一向优异，品行也良好。这一次不幸被袭身亡，真是令人惋惜。

根据消息，目前在逃的三名年青人原来也是肄业于本村唯一的改制华文中学校华福中学。不过彼等于一年前已经辍学。据说，参与殴斗的该四名青少年本来都是同班同学，究竟为了什么原因，竟然动起家伙闹出人命，至今未详。

根据警方的报告，案件发生时是晚上十时一刻左右

。伤者曾被紧急昇往双溪克朗县医院救治。但是伤势严重，双溪克朗县医院当局过后动用了一部救伤车，把伤者送去中央医院救治。不过，伤者在送去中央医院的路上不幸逝世。

根据本报探悉，当伤者李守觉被送往双溪克朗县医院时，虽然在昏迷中，尚有知觉。李同学的祖父鉴于孙儿的伤势严重，当时曾通过村长要求县医院当局马上将他送去中央医院。李同学的祖父泪眼汪汪，声嘶力竭地控诉，如果不是因为医院的职员怠惰，他唯一的孙子或许就有得救了。令人听了不胜心酸。

双溪克朗县的助理警监阿里玛末对此次的案件并未置评。询以是否与私会党格斗有关，阿里玛末助理警监表示将会深入调查。他同时表示已掌握线索，很快就会把在逃的三名青年缉捕归案。

阿里玛末助理警监同时希望家长们能严加管束孩子们的活动，不要让他们在街头闲逛，游手好闲。

二.

纪律问题困扰学校

无雪

三月十一日双溪克朗县淡宁村发生的一宗学生集体殴斗的事件是发人深思的。

在上述的殴斗事件中，甚至有一位十七岁的学生不幸丧生。

这是多么令人心寒的事实！

十七岁，正是青春飞扬的年龄！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应该是属于草场上奔驰的一群，他们更应该把时间放在学业上。在这样美好的年龄，他们是属于无拘无束、狂歌当哭、笑闹无邪，只看见人间美与爱的清纯青少年。

然而，这些似乎只是一种存在于历史的景象了。

今天，我們看見許多十七歲的孩子還在徬徨。社會愈繁榮，就出現愈多問題的十七歲青少年。

我們在娛樂場所、購物中心時常都可以看見一批批逃學的学生。他們雖然還穿着制服，却罔若無人地抽煙講粗口，根本無視于身邊人的感想與感受。

這種學生難道就是我們未来的主人翁嗎？

許久以來，學生紀律一向就是每一間學校（尤其是中學）的最頭痛的問題。這些年來，隨着我國的經濟蓬勃飛揚，學生紀律非但沒有緩和，反而加劇。

在學校里，我們雖然也有傳授道德教育，然而那只是一科無關痛癢的科目；政府既不把它列為考試科目（當然這也有待商榷）老師們一般上雖然也感嘆世風日下却也曾認真教導。學生的學習態度松散也是意料中事。

今天，環顧學校周圍，究竟還有多少位老師會自動請纓，糾正學生的錯誤行為？

學校既然已成為一個不重視友愛、忍讓、諒解、互助的場所，社會自然出現敗壞風紀的青少年。這是陳陳相因的。誠然，老師的生活與生命因為學生紀律趨向惡劣而失去安全保障，因此老師可以理直氣壯地只盡一個授業解惑而不教導待人處世的職責。但是學校是社會、國家的人材培育場所，學校也是道德教育的「最後封鎖線」，老師如果失責，他是沒有辯辭的。

雙溪克朗縣淡寧村的毆鬥事件竟然是發生在神聖的學府內，而且牽涉的青少年都是該校的在籍或已离校的学生！我不禁要質問，在過去幾年，該校的道德教育究竟發揮了多少？

引申開去，全國上下幾十萬名老師究竟在教導學生應付政府考試之余，又對學生道德意識的建設進行了多

少？

三.

毆毙同学

三名中学生自首。

(本报淡宁村罗合亮十五日讯)四天前本村发生的学生群毆导致一名十七岁少年李守杰(日前误植为李守觉)丧生的命案,已有进一步的发展。

根据警方的消息,三名在逃的嫌凶经已在昨日于彼等之亲戚的陪同下,相继向本县警察局自首。该三名疑凶都曾经是死者李守杰的前后同学。消息说,其中一名甚至是李守杰生前同班同学且是死党之一。另外二位少年疑凶则是李守杰中一时的同学。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已经离开学校两年。不过,根据李守杰的同班同学说,他们都经常和李守杰有保持联络,时常在一起打球、看戏。发生血案,他们也感迷惑。

淡宁村过去本是一个平静的乡村,可是近年来因为世风日下,村内有部分不务正业的青年成帮立派,给平静的乡村带来了不少困扰和威胁。命案发生之前几个月,本村也曾发生过一宗少女被诱拐的事件,至今该名少女还下落不明。村长许维成PJK先生呼吁,警方能够藉此机会,快马加鞭,把村内的牛鬼蛇神一併扫荡,那么淡宁村才有机会恢复昔日的宁静面貌。

另者,有关李守杰的命案,本报记者也曾走访了华福中学校长与曾经教导过他的几位师长。校长张春文说,李守杰是该校出色篮球员,他的个子虽然瘦小,但是肯拼敢冲,而且球艺精湛,去年曾经代表双溪克朗学联篮球队出征州与联赛夺得亚军,为双溪克朗的学联篮队立下汗马功劳。李守杰的级任老师林先生也说他是位沉默寡言的学生,表现一向不错。对于这一次命案,全校

老师都表示惋惜。

询以校内是否有私会党存在的事实，张春文校长矢口否认该校学生有结社的现象。虽然市面上谣传甚炽，谓华福中学近年来已受新崛起的小山虎及海龙王两帮人马渗透，该校老师们都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校内学生有牵涉在内。

针对这一次的不幸事件，淡宁村的居民都异口同声希望学校当局与警方配合，整顿校纲，把县内唯一的改制华文中学办得更具声色，才不会辜负了当地居民的厚望。

四.

莫把垃圾扫入地毯下 · 苏索夫 ·

双溪克朗淡宁村的命案发生后，近日来已在淡宁村村民之间引起一阵不安。

其中最显著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在籍的学生李守杰会被几名曾经是同班的同学围殴击毙？

事情的背后是否另有文章？

难道这只是一个单一的案件吗？

青少年成群结党，是非常普遍的习性。但是这在淡宁村却是另有含意的。因为淡宁村这几年来的确面对私会党徒的巨大威胁。青少年结社，滋事生非，已经造成本地村民的巨大困扰与忧患。

青少年的结社风气由来已久，在华人新村这种现象更加普遍。他们不但活动于新村之内，而且渗透学府，尤其是华文中学，是一个有目可睹的事实。

本人有好友居住淡宁村，常常在淡宁村出入，多少知道该村的真实情况。因此对于昨日报章上的报导，该校老师不肯承认私会党存在的事实，深感震惊。

这简直是张开眼睛说瞎话！

我的好友有儿女在该座发生血案的中学读书。近年来就常常耳闻勒索保护费的事件。好友的儿子（今年就读初中一）甚至曾经被恐吓加入该校校园的秘密组织小山虎党。入会费是三元吉六十仙，每月还要交月捐二元吉。根据该党在校内的秘密主持人（中四的一位学生！）告知，如果加入小山虎，保证好友的儿子出入平安。否则，就有得他好看。好友因为此事，曾经上下奔走，找到小山虎校外的龙头老大商量，红包色酒拜谢之后，才替他儿子解开死结，不必入会。

其实，改制华文中学的学生纪律败坏，是人尽皆知的。改制的国中环境复杂，风气不佳，良莠不齐在所难免。它不比独中纪律森严，有更严密的管制；独中的老师肩负民族的使命，更富献身精神，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血案既已发生，挽救之策莫过于客观正视事件之前因后果。无谓把垃圾扫入地毯之下，强辩私会党既存于校园之内的事实，庶几能纠正过去的失误，把该县唯一的华文中学扶上正规。

与此同时，也是华裔社会认真考虑将孩子送入独中就读的时刻。独中有的是肯献身的老师、森严的纪律以及友爱的辅导，这正是每一位在发育中的青少年迫切需要的关怀。

五.

中学生命案余波未了董家教激辩闹分歧

（淡宁村廿二日讯）本村不久前发生的十七岁中学生李守杰被击毙的事件余波未了，昨日晚上在该校（华福中学）的董家教会议上爆发一场激烈的争辩。参与

争论的两方人士为不满该校校长的董事会理事以及支持校长的小部分董事与全体家教理事。

事情的导火线是因为在该校的董事家教联席紧急会议上，董事胡凤良询问校长为什么校内有私会党的存在，校方也没有采取适当的步骤去纠正？

该校校长张春元解释在他任内二年，事实上真的没有任何有关私会党的报告。张校长也强调，私会党的存在也许只是一种很主观的想法。

不过，当时该校的另一名董事纪大蒲却指责校长只是自欺欺人，因为他本人拥有很多关于校内私会党的资料。

会议上该校家教协会成员都对于纪董事的言论表示惊讶，频频质问为何纪大蒲没有提早通知校方？

纪、胡以及其他大部分董事都异口同声说校长自从于二年前走马上任以来就一意孤行，不把董事会看在眼里。他们既不受尊重，早就对学校心灰意冷了。

在这次的联席会议上，董事会与家教协会俨然成为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互相责问、指控。按该校校长自从上任以来，就不获董事会的支持，其中一个原因是校长本身不谙华语华文。董事会虽然曾经三番两次据理力争，要求教育部将该校校长调离华福中学都不受教育部处理。

该校董事会另一名成员许来喜在会议过后曾经表示，如果校长懂得华文，处理私会党的事件自有灵活的手腕，那么这种血案肯定不会发生。

董事长石明太平局绅表示，他将会进一步与张春文校长联系以研究如何改善学校的纪律与声望。

另一方面，该校家教协会主席梁亚力表示，该会全力支持校长的办学方针。他认为，校长是学有专长的专

业人士，他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学生的事务。作为家长，我们实在不应该去左右他的教育理想。

六.

奇峰迭起

中学生命案另有枝节

(本报罗合亮廿五日特别报导)淡宁村李守杰的命案纠纷分裂当地的地方领袖！随着该村唯一的华文中学，华福中学的董事会指责该校校长失职之后，该校的董家教多年来不咬弦的局面已明朗化。在三天前的董家教联席会议不欢而散之后，近日来地方上就充满流言，谓该校董事会因不满校长的办学作风而将于近日内和有关当局磋商，调派一位懂华文华语的校长前来整顿校纪，重建华福十多年前的雄风！

这是一场意料之外的演变。

李守杰的命案还在警方的慎重处理中，华福中学竟然闹出董家教的对抗局面，诚属不幸的事。

不过，该校校长自从两年前走马上任以来，校务不甚显著的进展却也是存在的事实。董事会想藉此机会将不懂华文的校长请离华福中学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本着一颗爱护华文中学的热忱，相信董事会的行动将会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

另者，这一阵子始终保持缄默的校友会已于昨日表态。支持董事会的立场，把不懂华文的校长调走。

校友会主席黎星高在紧急会议之后表示，为了莘莘学子的利益以及华校的传统，教育部应该马上采取行动调走该校校长。

另一方面，该校教职员联谊会也于前天中午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近日来报章上以及地方上对该校不利的文章与言论。根据联谊会主席多拉马力克老师表示，华文

报章抨击该校老师的态度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也对地方上的谣言说该校老师并不关心学生的品性与福利，感到很痛心。

多拉马力克强调，该校的老师一向来都孜孜不倦，循循善诱，栽培学生无数。他们除了传授知识之外，同时也很强调学生的品德修养。但是学生要变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怎么能够怪罪老师们呢？

多拉马力克特别强调，社会环境的巨大影响，是今日教师渺小的力量所无法抗衡的。

该校教职员联谊会也议决，全力支持张春文校长的领导。

七.

读者来函照登

董事与家教对抗是否应该？

编者先生：

自从本月十一日晚上十时发生一宗中学生被殴击丧生的血案之后，双溪克朗县的淡宁村就陷入一片剑拔弩张的局面。血案的事诚然是不幸的，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淡宁村华福中学的董家教演变成对抗的局面，更属不幸中的大不幸。

查华福中学的董事会与家教的冲突，远在五年前就埋下了导火线，并不始自现任校长张春文二年前开始上任之时。

原来五年前，梁亚力将他的第一个女儿送进华福中学读书中选为家协主席之后，他五年来连续三届都中选主席，董事会与家教协会的对抗局面就注定产生了。因为这五年来的董事会主席石明J P与梁亚力在政治上本来就是死对头！石明J P是蓝星党双溪克朗区会主席而梁亚力则是红稻党的淡宁村分部秘书。双溪克朗县本届

国会议员正是红稻党的全国总财政，梁亚力在淡宁村一带的影响力深远，自然不在话下。

红稻与蓝星虽然都隶属大捷阵营，但是面不和心亦不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石明JP领导的蓝星党自从在上一届的大选中输掉淡宁村的州议席予反对派的锁匙党之后，一直耿耿于怀，渴望有所突破。无奈淡宁村处在梁亚力的势力范围内，而且梁也雄心勃勃，希望脱颖而出，正游说双溪克朗国会议员吴太怡PPN，在大捷阵营的会议中争取，把淡宁村的州议席配额从蓝星党手中拿过来，披甲上阵。因此石明JP与梁亚力的明争暗夺自是不在话下。

张春文校长调职华福中学只是石梁之间的斗争的一个加速剂而已。这其中原来也有一段古。

在过去，华福的前任几位校长都按照一般华校的传统作风，食堂的招标工作都交由董事会全权处理。因此过去几十年以来，华福的食堂都是董事会几个理事的皇亲国戚在经营，赚得盘满钵满。

但是好景不常，自从张春文校长上任之后，董事会马上失去了这个肥缺。原因没有别的，张春文是个接受英文教育背景的人，只懂照章行事，不谙人情事故，真所谓的“红毛直”。他引据教育部的指示，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月，就中断了食堂与董事会的合约，由校方自己招标。

当然在上述的情形下，董事会的收入减少了，董事会几位理事的皇亲国戚也失去了肥水。无巧不成书，新得标的又是家教协会的理事，事情的演变因此就变得非常恶劣。董事会自然将校长、家教协会恨入骨内。

本人对董家教都不偏袒。写这封信的目的只是想要提醒争执的两造马上偃旗息鼓，不要把政治带进神圣的

学府，那就幸甚幸甚了。
蒙您拨出宝贵的版位刊登这封信，小弟先此致谢。

敬祝

编安

一读者上

三月廿七日

八.

还我尊严

△山印

教师是不是应该对学生的校外行为负责？

三月十五日无雪君在本版发表大作〈纪律问题困扰学校〉的论调是令人心寒的！

〈纪〉文中引述不久前发生在淡宁村的一宗中学生参与集体殴斗，导致一名中学生死亡的事件为例，明确地指责该校的老师们应该对那四名参与格斗的学生负责。无雪君只差没有指名道姓，强横地指责该名死者的母校华福中学的老师们没有负起培育学生们的良好修养是非常荒谬而且不公平的。

无雪君是谁？他是教育部长吗？他是上帝吗？不管他是谁，总之他不会的清苦的老师！要不然他怎会信口开河，乱枪扫射！

我想，既然一个人选择教书为他的神圣的终身事业，他绝对期望他的学生出人头地！没有一个老师愿意看见他的学生沦丧！

老师们今日的工作压力是愈来愈重大了。但是，老师们即使因为工作压力逐渐增加而不能时时刻刻辅导学的品行与道德，使他成为一个有爱心有正确的价值观的青年，但是，我相信受过三年师范训练的每一位老师都曾经在班上或课室之外教导学生做人道理。

不错，今日的教育制度是愈来愈朝向文凭至上的目标前进。但是礼让、友爱、礼貌、谅解，每一个老师无可或忘灌输给学生们的做人的基本要素。

学校固然是一个成长中青少年的重要学习环境，无雪君实在不应该忽略了学生踏出校门之后面对的诱惑是非常强烈的！

一个稚弱的心灵，如果长期吸收今天氾滥于影视剧场的残暴思想，他还能够保持天真无邪、仁慈宽厚吗？为什么不怪我们的社会破坏了学校老师的努力及一番心血呢？

学校的老师们任劳任怨，既使无雪君不认为应该感激，也不应该太过严苛，横加黷伐！

九.

读者来函

主编先生台鉴：

贵报四月一日刊登由一读者写的〈读者来函〉，读来似乎公正不阿，事实上了解华福中学情况的人都知道一读者并没有讲真话，文中对华福的董事部的指责，根本是一派胡言。

华福中学董事部秉承华文中学优良传统，主持食堂的招标工作，同时鸠收年租，有什么错？

华福食堂的招标工作，董事部在过去几年都是公开进行的，每年都是由同一个人经营，那是由董事部经过考虑几个因素之后才决定的。比如标价最高、是否有经营食堂经验、是否有能力准时缴付租金、信誉、仁慈等等。

董事部向无恒产，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食堂的租金。可是自从现任校长于二年前上任将食堂租权自揽之后，董事部已是一个空壳，如何协助发展学校的建设？

食堂的出租权一向来都属于董事部。目前的校长开了先河，从此董事部大权旁落，校长实是罪魁祸首。

另者，家教主席梁某人居心叵测，他担任主席一职，无非是想藉此打响知名度，影响全校一千多名家长，捞取政治资本为他的政治生涯铺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有那个不懂华文的校长才被他牵着鼻子走。

目前的校长在转来华福中学之初，经过董事部的奔走求助之下本来是有机会有机会被调离淡宁村的。无奈家教主席暗中作梗，极力保皇，才导致董事部功亏一篑。这也不过是二年前的历史，淡宁村的人民记忆犹新，并未忘记。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也同时了解为什么家教协与校长会如此密切合作无间了。

贵报一向公正不阿，报导翔实。我相信贵报的读者也一样是冰雪聪明的。祝

身心快乐

你的忠实读者松林上

四月三日

十.

报纸兴风作浪 淡宁村人民怒吼

(江顺钢四月六日报导)淡宁村村民热血沸腾，声讨正义！

一个月前淡宁村发生的一宗血案，竟然衍变成该村村唯一的华文中学董事会、家教协会与校友会三大机构的正面对抗。其中牵涉人事复杂、曲折离奇。案中之案，说穿了不外是因为本地一家报纸(不是本报)歪曲事实以刺激报份销路。该报报导同时蓄意突出某一方面人士，原来也有某种个人因素。

根据本报特派记者深入调查，淡宁村人民虽然都很重视该宗命案，但是居民并不如报章上报导那样分帮立派闹得水火不容。

该村一名村民尤亚吉接受访问时说，张春文校长、董事长石明和家教协会主席梁亚力前天共同乘坐一辆车子出席村内的观音大士圣诞的千人素宴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他们之间还能够密切地合作。

尤亚吉也是香山寺管理委员会主席。他强调，这一次的命案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警方应该快马加鞭，将三名嫌凶尽早提控上法庭。尤亚吉说，村内居民都不想看到这种局面拖延下去，影响学校师生的上课情绪。

另一名受访的人士是当地韩江公会的妇女组主席杨凤娇女士。杨女士认为，每一个家长都应该严密管教子女，不要让孩子们游手好闲，耽误了大好青春。

她也吁请为人父母者，应该尽量拨出时间陪伴同时监督子女的学业，不要一味只顾为了生活而忽略了在成长中的孩子。

至于这一次发生的不幸事件，杨女士说，各方面都必须勇敢地负起责任。并不能够只怪罪学校的老师而已。

校长与董事长和家协主席的纠纷实在没有必要以显著的版位加以渲染。这徒然让社会人士对华福中学与淡宁村留下一个恶劣的印象而已。

本报记者也同时拜访了多位淡宁村的小贩、商人、家庭主妇及学生等。综合大家的意见，都认为某报的报导歪曲了事实。原来，该报记者也是某党的青年团执委。这一次藉血案来突出该党的领袖×××，只是为了就要举行的大选铺路。

接受采访的人士都认为这是非常卑鄙的手段。

记者也趁机会访问了死者李守杰同学的祖父，李亚金老伯。

那老人家孤苦伶仃，就住在芭尾的破茅屋。当记者向他进行访问时，他一脸无助，频频喃喃自语：“我的孙子很乖，为什么他会死呢？”

在记者离开他家时，他不解地问：

“警察打算怎么样？”

(二)

我在我的主人拿督的武吉肯尼罗山上的花园锦簇的叫做木槿花山屋的豪华洋楼工作。武吉肯尼罗山是首都的一道高级住宅区，这里的主人非富即贵，不是拿督就是显士里。我住在这里很快乐。

我的薪水微薄！你知道吗？但是能够在达官显贵的山顶洋楼当差，每个人都可以攫取的机会。因此我暗暗地进入主拿督的卧室，我甚至沾沾自喜，和主拿督的夫人交好，主拿督的新工作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主拿督的夫人会为我开门立汗马功劳，所以主拿督会给我一个下马威，会自豪的感受，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你一定不能够感同身受，深刻了解。

我的工作是一天廿四小时的。我并不会因为有人在旁边唆使，就跑到劳工局去指控我的主人剥削劳工，索取赔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有很好的机会表现给我的主人看我的顺从与勤快。我像我豢养的杜宾那样，二十四小时无时无刻都在全副戒备的状态，想尽量保护我的主人拿督。

(三)

我的朋友们很多都讥笑我，说我被主人欺压，不懂

Sayang, Oh! Sayang!

亞基和父兄... 同村... 警察... 董事... 證明... 他們之間還能夠密切地合作辦公務其作務警”

尤亞吉也是青山寺管理委員會主席。他強調，这一次的命案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警方應該快馬加鞭，將三名嫌犯尽早提控上法庭。尤亞吉說，村內居民都不應看到這種局面施之下士，影響學校學生的上課情緒。

另一名受訪的人士是當地林姓的婦女組主席楊亞嬌女士。楊女士認為，每一個家庭都应该嚴密管束子女，不要讓孩子們游手好閑，耽誤了大好青春。

她也呼籲我應該學習主人那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我的朋友們都親暱地開我的玩笑：

“馬念，你真是一個狗奴才啊！”各方面都必須勇敢地負起責任，並不能夠只怪罪學校的老師而已。

校長與董事長和家協主席的糾紛實在沒有必要以顯著的版位加以渲染。這顯然讓社會人士對華福中學與溪寧村留下一個惡劣的印象而已。

本報記者也同時拜訪了多位溪寧村的小販、商人、家庭主婦及學生等。綜合大家的意見，都認為某報的報導歪曲了事實。原來，該報記者也是某黨的青年團執委。這一次藉血案來突出該黨的領袖XXX，只是為了就黨舉行的大選鋪路。

接受採訪的人士都認為這是非常卑鄙的手段。

(一)

我是养狗的马念素素巴杜。

(二)

我在我的主人拿督的武吉肯尼罗山上的花团锦簇的叫做木槿花山庄的豪华洋楼工作。武吉肯尼罗山是首都的一流高级住宅区，这里的主人非富即贵，不是拿督就是旦士里。我住在这里很快乐。

我的薪水微薄！你想也应该知道。但是能够在达官显要的山顶洋房竭诚服务毕竟不是人人可以攫取的机会。因此我非但不抱怨投诉，反而甘之若饴。我甚且沾沾自喜，私心底下还忐忑不安深恐这份薄薪工作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啰。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在显赫的豪门立汗马功劳，所以告诉你身为富豪仆欧的顾盼自豪的感受，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你一定不能够感同身受，深切了解。

我的工作是一天廿四小时的。我并不会因为有人在旁边唆使，就告到劳工局去指控我的主人剥削劳工，索取赔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有很好的机会表现给我的主人看我的驯从与勤快。我像我豢养的杜宾那样，二十四小时无时无刻都在全面戒备的状态，想尽量保护我的主人拿督。

(三)

我的朋友们很多都讥笑我，说我被主人欺压，不懂

得反抗。

不过，有一些人情练达的朋友倒是颇能谅解我的服务态度。他们都明白，我一向崇拜我的主人拿督那种任劳任怨尽忠报国的高尚精神。甚至有时候拿督即使要背黑锅也不吭一声。我没有拿督的身份与地位，当然无缘为人民国家民族牺牲自己。不过，至少我应该学习主人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以，瞭解我的朋友都亲昵地开我的玩笑。他们眼见我那么忘我地和杜宾混在一起不禁慨叹一声：

“马念，你真是一个狗奴才啊！”

(四)

我并不以为忤。

事实上，我是那么心甘情愿地做狗的奴才呀！

我服侍的是狗，那么我就必须像狗一样的服侍他们。这原来也就是我的主人当初聘用我的条件。

就像我的主人是做官的，那么他就应该执行他做天地父母的职责。我的主人拿督当然也是政党的代表。我的主人拿督上头还有一个上头。那么我的主人就应该做他的上头希望他做的事。而我的主人上头的上头还有上头，而且不止一个，是有许多个上头。那么我的主人的上头就要听他的上头的上头的许多上头的话了。

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浅白。

(五)

很多人以为养狗只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如果你也这样说，那么你就是和那许多的人一样愚蠢没有知识了。

不错。垃圾堆也可以养活一窝小狗。但是你看见那

种环境诞生的小狗是什么样的狗样吗？

猥琐、肮脏、胆怯、羸弱。看见陌生人，就把尾巴夹在屁股之间，生怕被人（对不起，是狗）强奸了。皮肤病满身那是不用说了，徘徊于餐桌之下，乞求残羹剩菜的丑态才令人忍受不了。

那种狗，就象印度街头一些饥馑的贫民一样，那么卑下无助同时失去人性（对不起，是狗性）的尊严。

他们活是活下来了，但是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六）

要做狗就得像我服侍的那只杜宾，SAYANG。

它一诞生就降落在好人家，身价自然和其他犬只有巨大的差异。一切的权益，不消说远在它诞生之前就摆在那里，等候它去享受了。

我的主人拿督为了购买SAYANG，还千里迢迢特地去英国跑了一趟。主人拿督郑重其事，像选政党参与那样小心翼翼，在英国逗留了一个星期，终于看上SAYANG的妈妈，和它的主子指腹为亲，下了订金。

半年以后，SAYANG五个月大了，才从寒冷的英国乘坐飞机（你看我这一生人飞机是在天空看过了无数次，机舱倒还没摸过呢）来我们这个炎热的赤道国家。那时候，已经是两年前的了。SAYANG登陆木槿花山庄的那一天，我的主人站在屋檐下与兽医巴拉星并列，对我提出第十一次的告诫。

“马念！SAYANG刚来我家，人生地不熟，你可得对他体贴入微呀！”

我战战兢兢从巴拉星的助手阿吉手中接过SAYANG的皮项练。眼睛眨也不敢眨直盯着SAYANG，轻声地问主人拿督：

“拿督，她叫什么名字？”

“SAYANG，亲爱的。你懂吗？”

主人得意地说，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柔情。我相信 SAYANG 一定听得懂他的柔情蜜意。

(七)

阿吉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不要紧张，名种狗是不乱咬人的。”

说完，他牵起我的右手放在 SAYANG 的口罩之下：

“乖，不要怕。”（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和我说话还是杜宾）“让它嗅嗅，它就知道你是服务它一生的好朋友了。”

我整个人都僵硬了。记不得当时我是否有尿湿了裤子，但是可以肯定的我的手一定比英国的天气还要寒冷吧。SAYANG 身高至少三尺半。她像女强人那样雄（雌？）赳赳地挺着，一张嘴就顶在我的肚脐眼上。只要她的阔嘴巴朝下三吋一噬，我的一切都完了。

我两只脚不消说吓得直打战儿。

奇就奇在这里。当巴拉星命令阿吉把 SAYANG 的口罩取下来，她竟然只在我的手腕上热情地舐了一舐，又在我裤档上嗅一嗅，拿督开心地笑了：

“马念，她需要你！”

我真是乐开了怀。

SAYANG 系出名门，大家闺秀的风范果然不同凡响。我一见她，就爱上了她。我猛烈地点头：

“拿督，请您放心。我会好好地服侍她的。”

SAYANG 开口“雌”壮地吠了两声。

(八)

根据主人拿督的耳提面命，我很快就掌握了 SAYANG

的全部资料：

SAYANG 的父亲原来是全芝加哥狗展比赛全场总冠军。过去五年之内曾经协助美国肃毒组破获了八百公斤的海洛因。因为渐渐上了年纪，英雄老去才让他退出江湖，与大不列颠的名门闺秀交配，发挥它的专长，在有生之年为人类做出他最后阶段的贡献。虽然，在英国狼犬比杜宾更为盛行，但是SAYANG 的母亲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她曾经在一场大火中“抢救”出养老院的一名盲公。

SAYANG 既有如此显赫的家世，她的身价当然也不简单。对于这一点，主人拿督曾经不止一次骄傲地强调：

“SAYANG 是我花了五千美金买回来的宝贝，你要听清楚了！马念。”

我想我的主人拿督他应该不会是死人报大数，因为SAYANG 的确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伶俐的狗只。物有所值，本来就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SAYANG 的外貌虽然凶悍，却非常识大体。她的判断力强，反应敏捷。凡有主人在场的时候它绝不胡乱吠狺。她是那么乖顺地雌伏在主人的巨大的书桌旁边，甚至来访的达官显要都让她蒙骗了。

有一次，党区会署理主席林国成PPN对拿督说：“你只狗好大，伏在那里就发挥镇慑的效果了。”

言下之意，大概是不太相信SAYANG 的干劲吧。拿督微笑不语。他让左手拇指与中指轻轻地嗒的一声擦响了，SAYANG 突然像黑豹一样直扑林国成的跟前。

当然，林国成给吓得脸青唇白是不在话下了。

主人拿督这才哈哈大笑：

“做人就应该像SAYANG 那样，深藏不露。主人如

有指使，就应该奋勇向前，在所不惜。」

林国成PPN频频点头：

“拿督的教诲对极了。”

主人拿督又对林国成PPN开玩笑：

“你身上有太浓的猪肉味道，可别再乱点了。小心我的SAYANG把它摘了下来。”

(九)

SAYANG的威猛，自然很快就让林国成渲染得沸腾起来。至少，对整个党区的会员来说，那一次的突发事件是具有多重意思的。

驾车的大傻在洗刷主人拿督的名贵汽车平时时得意地说：

“老虎不发威，他们还当病猫呢。”

我也正在替SAYANG洗澡，手掌擦过她发硬的乳头：“你说什么？”

“林国成不过是个卖猪肉的家伙，如果不是拿督的提携，他能够有今天？还当什么市议员！竟然想和中委高佬陈联手做掉拿督！”

大傻恨恨地说。他每天都跟在主人拿督的身边，捧大衣公事包当跑腿做司机，自然清楚主人面对的挑战。我因为先天性的约束（我不是华人嘛），没有机会参与其盛呆在家里只有专心训练SAYANG面对更严峻的战斗。虽然多少有点惆怅，却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谁叫我身上流的血与拿督的不一样呢？

(十)

服侍SAYANG的工作事实上比领养一个孤儿还要繁重。主人拿督是个精明能干的领导人。他除了率领党内上千上万的党员同志，为他的族人、社会与国家奋斗之

外，连豢养、训练SAYANG的工作时间表他都在谘询兽医巴拉星之后，编制出来让我严密执行：

1. 清晨七点正：牵SAYANG到住宅区四周漫步一圈，让他在徐徐清风之下把粪尿写意地撒还大地。准时大便可以避免SAYANG养成坏习惯，将排泄物撒在自家范围，污染了环境。同时可以阻止她撒尿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狗尿咸毒，会室死娇嫩的如茵绿草，留下不雅观的黄渍。

2. 清晨七点一刻：解决了开门第一件大事，必须准备一瓶的鲜奶，佐以各式各样的钙质、铁质、维生素药丸，让SAYANG每天都有一个营养丰富的早餐来开始她一天的战斗。

3. 早上八点正：牵SAYANG在一公顷的花园内漫步约四十分钟，再缓身跑步另外二十分钟。运动使人精神爽，身体健康，对于舶来狗更加重要。因为她在祖国大不列颠有更优美的气候与山水，委屈来到这里就应该让她尽情发泄过剩的精力，才不会郁郁不乐。

4. 早上九点正：SAYANG的第一道正餐开始。SAYANG的食谱也有几种，不过最主要的高蛋白质摄取来源是鸡蛋及牛肉。她一天大概要吃三公斤的牛肉与四个鸡蛋。牛肉虽然于我有宗教的忌讳，不过它的香浓味道有时也会诱导我嘴馋。当然，我发誓，我没有偷吃。

5. 早上九点半到下午二点正：休息时间。

6. 下午二点正到四点正：防守与攻击的锻炼时间。

对我来说，这是一天里头最难挨的一段时间。

老实讲，我小时候怕狗如怕鬼。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经过有养狗的华人门口，他们的狗总是像富人厌恶看贫贱的人那样，狂吠之外还要猛追。我就曾经被狗追咬

过好几次。最严重的一次还得在医院留医，观察三天。那时候疯狗症在我的故乡流行。

我最后会成为狗奴才，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因为我不止一次发过毒誓，即使不能杀尽天下的狗，也一定要割完乡间所有犬只。

当然我并没有把这一份落人口实的殷殷誓言泄露让我的主人拿督知道。主人拿督相反的竟把一份最艰辛的却也是最光荣的任务交予我：训练SAYANG成为攻守俱佳的良犬。

我惶恐不安。

主人拿督在我的肩膀拍了拍，微笑地说：

“你不是曾经有过无数次摆脱野狗追击的经验吗？”

..

原来我过去那没有被狗咬死的辉煌纪录还是我的身家呢。

我的主人为我购买了许多卷《如何训练你的狗只》、《家犬训练法》、《提升家犬的防卫与进攻能力》等录影片与书籍让我参考、观摩。

SAYANG是将相后裔，自有优良的素质。要她听从指示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是轻而易举的。静伏、站立、缓步跑、快速冲锋、捡拾报纸杂物等等行动，她都可以牢记我的手势与暗语，发挥得十全十美。

SAYANG的成功，就是我的光荣。

只有攻击这一门功课，我最感害怕。因为它勾起我幼时的梦魇。我还清楚记得被狗噬咬、拉扯以至折断小手臂的惨痛经验。

SAYANG虽然平时与我耳鬓厮磨和睦相处，而且她还是名门闺秀，可是发起脾气来可真是翻脸不认人。这的确是极矛盾的事。激怒SAYANG，教她向敌人扑击本

来就是我的目的，但是当她扑上我的身体时那种凶狠像貌，却使我不寒而栗，怕到连爸爸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

老虎发威，就是她的好朋友都要远避三舍！那个时候，那里还有友谊存在呢！

7. 下午四点正至七点正：SAYANG 休息。之前，我必须把狗屋洗刷清洁，再把地上抹干净，SAYANG 才肯施施然走进去，跪伏地上。这雌儿，她已经渐渐懂得享受她的特权了。她虽然与我语言不能相通，却明确地知道我是为她服务而来的。

8. 晚上七点正至八点正：又是SAYANG 的晚餐时间。从SAYANG 第一天来我的主人拿督家，拿督就警告过我：

“煮给SAYANG 吃的食物，必须在摄氏六十度至七十度之间。而且，你一定要以两只手捧到她的面前。”

我的主人拿督深谋远虑。他算准了贼人要把包有毒馅的食物喂SAYANG，绝对不会两手捧着热腾腾的食物。那么SAYANG 就不会被毒死了。

“千万不准以左手拿东西！那是最没有礼貌的行为。华人最不留意这点了！”

当然，晚膳之后，我又必须劳动筋骨，牵SAYANG 出去溜一溜，解决屎尿的问题。那也是我感到最威武的一刻。我像君临天下的大王，每家每户的狗只远远看见我来了，都竞相吠信，此起彼落，夹道欢迎。

不过，在我最得意的那一刻，还须弯曲腰肢，审视SAYANG 的狗屎颜色以及它的软硬度。幸亏我的腰颇软，并不感觉辛苦。如果大便有鼻涕状黏液出现，那就是SAYANG 每三个月一次吃蛔虫药的时候了。

(十一)

我有时候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样多人要诅咒狗。尤其是名种狗，因为享受特权，受到呵护备至，更常常被人口诛笔伐。

狗和人一样，本来就有阶级之分。这个世界那里会有绝对的平等？

我一生下来就在贫困的家庭挣扎求存。所以有最深切的体会。制度本来就是这样，又有什么好抱怨的？

再拿我来说。长得英俊魁梧，不知比我的主人拿督强壮多少倍，但是人家偏就是只看见那矮小的主人，无视我的存在。然而，我虽然不能藉自己结实的身材引人注目而感到失落，却也因为有机会服侍一个短小的主人而得以耀武扬威，尤其是牵着SAYANG溜跼时引来的艳羡的眼光，那也是上天的一种补偿呀！同样的我的主人拿督站在他的上头旁边是显得更渺小了，然而主人拿督的光荣毕竟也是从主人拿督的上头那里反射过来。至于主人拿督的上头的的光芒，-----

(十二)

起初SAYANG的悻悻不乐的确使我惊慌失措。我观察了一天。发觉SAYANG虽然食欲大减，却龙精虎猛地常常不肯窝在她的住所，反而翘首观望栅门外来往的过客。偶然有一两只土种狗流荡而过，SAYANG就声嘶力竭地吠谿，恨不得撞破栅门干掉路过的野种。

我发现到地上有殷红的斑点，马上悄悄摇个电话给阿吉。阿吉仔细聆听完一切症状，在电话那一头哈哈大笑：

“SAYANG好事近了，你还担心什么！”

我放下电话，哄SAYANG纹风不动地竖立原地，按照阿吉的指示把头挪近SAYANG的私处深入观察，果然

不出阿吉所料，是浮肿了一些。

原来SAYANG春情荡漾，发姣期到了。

接着下来几天，我都遵照阿吉的指导，天天蹲下来观看SAYANG的私处。它一天比一天胀得更鲜红。更饱满了。一天总有几次，我在它上面轻轻拍击，SAYANG那切短了的尾巴马上缩了下来，企图掩盖受骚扰的私处。

我开心地笑了，马上把消息捎给大傻。

大傻睁大了眼睛，一脸惊愕。

“那就惨了！难怪拿督这阵子常常碰上霉运。”

我一时间也让他搞糊涂了。狗的春情和主人拿督如日中天的政治事业又有什么瓜葛呢？原来华人和我们山地人一样迷信。他们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实在难以了解。

“你不知道吗？这一阵子，我们的社会人人都在痛骂拿督，怎么可以公开支持法令六十七！”

“但是我看主人天天还是那么风光的进进出出呀！一点儿忧虑也没有。”

“你知道什么！报纸上天天攻击主人拿督出卖了儿童的监护权。主人拿督、主人的上头、上头的上头每个晚上都开会到天亮。已经几个晚上了，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平息众怒又可以不得罪双方的两全其美的方法。”

“那我们的主人岂不是好可怜？”我油然产生同情。

大傻也叹了一口气。

“主人拿督也感到很沮丧。他昨天在车子里和JP张有仁张大头抱怨，实在不明白华人社会究竟反对的什么？更令他气愤的是，区会里有一部份党同志也藉题发挥，在区部会议上炮轰他，想混水摸鱼拉他下来。林国

成就是其中一个反骨仔。”

“是呀，你们华人究竟为什么那么怕法令六十七呢？”我不解地问。

“他们担心孩子太早离开身边，管不了！”

“那又有什么不好？孩子总要长大的呀！”

“我也这么想呀！你不要问我。”

“拿督代表的是你们华人，他不明白华人的观点和感受吗？”

“你不知道吗？我们是一个复杂的民族。拿督常常就说，华人是最难搞的！”

(十三)

寂静的铁栅门口近日来时常出现一只短小精悍的土种黄狗。它伸长了脖子，一直在栅栏外探望、嗅闻。獐头鼠目，我一见就生厌，抄起一根棍子，向它狠狠挥击。它痛得汪汪大叫逃逸而去。可是隔一阵子，又再出现了。

讨厌的土狗！

我知道它一定是冲着SAYANG无边的魅力而来的。SAYANG是名门闺秀，怎么看它会上眼？因此土种狗一出现，SAYANG就坐立不安，吠个不停，连声音都走了样。

真是不知丑的东西！

每一个清晨或黄昏，我牵SAYANG出外溜跹，那土狗更是寡廉鲜耻，跟头跟尾。SAYANG发狠龇牙裂齿要咬噬它，它也不害怕，一直伺机想在SAYANG的私处闻闻嗅嗅。偶然SAYANG蹲下来撒一泡尿，那土狗的形象更加恶劣，竟然截个不亦乐乎。

有好几次，那土狗居然敢跨上SAYANG的背脊，露

出那个红艳艳的家伙，企图“就地正法”。它那么矮，SAYANG是何等高大！那副鞭短莫及的狗样子，我看了又气又急又好笑，一脚把它踢开了！

(十四)

事情似乎进入很危急的状态。

不止一个晚上，主人的客厅集满了高矮肥瘦的人物。他们的年级虽然不一样，却有一个共同的长处：讲话很大声。

也许他们很激动吧，大家都争得脸红耳赤。

我问大傻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

大傻一脸沉重。

“昨天拿督已经辞职了！”

“这不是开玩笑吧？”我吓了一跳，比看见那只土种狗的丑态更为吃惊。

“谁跟你说着玩的！”大傻说。“但是辞职好像把事情弄得更糟了！上面的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要挟，非常生气呢！”

“那还不是很简单？明天去把辞职信拿回来，告诉他们不要辞职算啦。你们又吵什么呢？”

大傻白了我一眼：

“哼！你懂什么！”

(十五)

我当然什么都不懂，我只懂得做狗奴才。我想这样回答大傻当天的轻蔑。不过还好我并没有这么顶回他。因为我连做狗奴才的资格都没有！因为——

我保护不了SAYANG的贞操！

主人的太太拿汀郑像鬼叫的尖锐声音戳破了我绮丽

的无边春梦。我慌忙从工人房赶到草场上，只见拿汀花容失色，一只手直指花园一角的圣诞树，一时间因为惊慌过度竟讲不出声来。

一切都完了。

触目惊心，我整个人都瘫痪下来。

不知如何，那只狗杂种的杂种狗，不知如何竟然跳进草场。不知如何SAYANG也没有噬咬它。不知如何他们两个就那么干上了。

我慌慌张张打开水龙头，让强劲的水笔喷射在那两只在交媾中的狗男女身上。土狗由SAYANG身上滑下来，依然胶着，只是换了个姿势各据一方，四只淫眼一直对我企求。我奇怪这矮冬瓜到最后怎么还是能够得偿所愿，而且还摆得出这种是人绝对做不来的姿式。

冷冽的水并不能降低两只狗男女的沸点情欲。我正傍徨，拿督这时也让我们给吵醒了。他扯开嗓门对我怒吼：

“混账！你是怎么看顾她的！”

拿督手上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巴冷刀冲过来对我挥舞。

我吓得魂飞魄散。经验告诉我，主人生气时，做下人的最好噤口无言。我因此咬紧牙跟，站在冷风里颤抖。要不然大刀砍下来，我岂不是要和这座华丽舒适的洋楼告别？

然而，我却错怪主人拿督了。

主人生气的并不是我。他迅速窜向圣诞树下，在我们还会不过意来之前，手起刀落，一注血箭激射，掩盖了一声凄厉的哀号。

可怜那土种狗还没有达到欢愉的巅峰，已经身首异处。

拿督丢掉巴冷刀，吃力地扯土狗的下半身，却不能从SAYANG的下体抽拉出来。

“拿督，你没让它达到高潮是不能拔出来的！”

我回过魂来轻声地说。这点知识我是有的。

“放屁！快送SAYANG去找巴拉星！”

大傻慌忙帮我将SAYANG与血淋的土狗下半身抬上车子，我们飞快地朝巴拉星的医务所驶去。

在车上，大傻舒了一口气：

“拿督的运气要好转了。”

“怎么说呢？”我惊魂甫定，顺口问他。

“狗血洒在大门口，可以辟邪，你没听过吗？”

“拿督也知道吗？”

“拿督是什么人，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大傻虽然还是语带轻蔑却难掩他的得意。

(十六)

局势真的似乎急转直下。

我是一个外人，当然不易了解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

。我想我最称意的工作还是做狗奴才吧（虽然发生这次意外，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有第二宗了）。拿督自从斩狗头事件之后，果然扭转了颓势。据说是因为主人拿督在最后一分钟，又把交出去的辞职信收了回来。这一着竟然和我的建议不谋而合。当然我才不管是不是大傻把我那天的话传达给拿督（除了暗自窃喜之外），拿督才下这么极有机智的一步棋。要紧的是，拿督还是主人，还是拿督还住在肯尼罗山上的豪华洋楼。因此我的饭碗是稳如泰山，这才是最值得安慰的。

黯淡的大火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当年
父亲会匆匆牵着我，离弃这座而
今我踩立脚下的故土，去国迢遥
(六十)
，另创天地？

(一)

关于淡水镇，我最后的记忆只是一场黯淡的大火。人声鼎沸，局面混乱。我不知道母亲在那里。

(二)

而这一切都已经是那么久远的事了。

在叫卖的嘈杂声中醒来，我看见窗外竟然已是一片明亮的晨曦。一路颠簸五百英里，我终于抵达父亲阔别了三十一年的小镇吗？

我探头车厢外面，深深吸入口气，那么清凉却又何等陌生。

我不知道当年父亲离开淡水镇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我只记得，那时候的天色早就压下来了。父亲右手拎个巨大的皮箱，左手紧钳着我弱小的手臂，穿过不太拥挤的人潮，爬上了向南开出的夜车。

父亲坐下来，将皮箱置放在双膝。他的手肘撑在皮箱上，支着下巴，呆滞地望着前方。

皮箱里头有什么东西？

我们究竟要去哪里？

我都没有追问父亲。母亲不在身旁，我一向不敢先开口和父亲说话。

(三)

三十一年来，我始终不真切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虽然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也曾孜孜不倦，埋首于父亲

的书房间寻觅三十一年前那宗突发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父亲的书房纵然是一座藏书千册的宝库，我却是一个空手而归的探险人。

父亲不苟言笑的严肃脸孔，三十一年来也从未泄露蛛丝马迹。单刀直入的叩问，当然不是我敢贸然采取的行动；旁敲侧击虽然也在悄然进行，但是我一直不得要领。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当年父亲会匆匆牵着我，离弃这座而今我踩立脚下的故土，去国迢遥，另创天地？

(四)

我不明白的事情还有一项。

(五)

父亲携带当年只有十岁的我，父子二人远投新加坡大姑妈家的那一刻，似乎已经决定不再与教育沾上边。大姑妈家搞的是五金出入口贸易，父亲在登陆新加坡的那一天起，就在行里负责账目料理的工作。父亲完全放弃了教书的生活，我也从此告别了在山坡上的课室走廊奔驰的乐趣。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们父子二人就住在贸易行楼上的一个小隔间。入夜以后，父亲总要在书桌之前做阅读书报的工作。他早年读的是什么书，我并不知道；长大以后，当我发觉书架上尽是经史子集的大部头书籍，不禁讶然。因此在无形中更加深了我对父亲的景仰。

(六)

尤其是搬家三十一年，父亲总是风雨无晦，每个清

晨都坚持在客厅正中央的焦木香炉虔诚地上完一炷香才到贸易行上班，这种简单持续的生活习惯，深切地感动了我。

当然，对我们家来说，父亲最牵挂重视的就是那一个焦木香炉了。

我还记得，当年为了寻觅一座坐南朝北的公寓，父亲曾经连续二次拒绝了政府所配给的单位。待得正式把焦木香炉安正在客厅的正中央，父亲的脸上流露的竟然不是因为心愿得偿而兴奋雀跃的表情，反而是一脸肃穆，四周的气氛骤然间沉重下去。

老迈的大姑妈在一旁微觉心疼地劝慰：

“都已经是十四年了，你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当年我正从新闻系毕业回来，父亲沉郁的心情令他五十三岁的面容显得更苍老了。我搂着白发苍苍的父亲在怀里，只感到他的身子在我的怀中不停地抽搐。

我知道，父亲想念的是那已经去世快十四年的母亲。那一截焦木上头刻的正是母亲的名字。

(七)

而这一切还像是发生在昨日的事，在转瞬间竟已是几十年的历史。

当我还是浑噩不识人间险恶的年岁，母亲骤然间轰轰烈烈走了。我与父亲因此相依为命度过了剩余出来的三十一年。

而今父亲也走了。

白云苍狗，人间真的是那么短暂。回想父亲这三十一年来的寂寂一生，我真的怀疑人间一趟究竟是为了什么？

(八)

或许正是有这一层困惑必须马上揭开，我在父亲做过头七的仪式之后，就立刻赶到这座小镇。我虽然执行的是父亲临终前的叮嘱：必须把母亲的尸骨挖掘火化，一起带回与香山寺父亲的骨灰一起安葬；私心底下还是有所企盼的。

父亲与我，四十一年来固然是相依为命，但是母亲的骤然去世，就像父子间的桥梁断了一截，我对父亲在我十岁之前的一切言行一直是讳莫如深的。事实上，我对更早之前去世的母亲又何尝有更深的认识呢？

(九)

三十一年来，父亲虽然坚持不肯踏足淡水镇的故土，却不阻止我对故乡的二舅与表兄弟们的连系。三十多年来，二舅一家人间中也有到过新加坡游玩的，我都极尽地主之谊，陪他们在五光十色的大都会穿梭。当然，在他们盛意拳拳邀约我北上做乡土游之际我也曾热血满腔地回应：

“那是必定的。我也曾在那里吃过十年的饭呀！”

但是岁月就是会如此戏弄人。我的诺言竟然必须在三十一年后才真正实现。而且是在父亲去世的刹那刺激我，一定要放下报馆里头繁忙的业务去看看那一座曾经是父亲与母亲热恋过，最后也是父亲最避忌的老地方！

(十)

小镇是朴素无华的。

踩足在这块曾经熟悉的陌生土地上，我的幽思突然变得非常浓烈。

先是那一场幽冥的大火，在记忆中燃烧起来。然后

，母亲似乎也下葬了。这一切都变得颇为模糊不清了。我记不清楚究竟是哪一项先发生。

还有父亲的南奔。

离开淡水镇的时候，我失去了母亲。重临淡水镇，我又失去了父亲。在悲凉无奈中，我又感到有点荒诞的况味。

陪我从火车站出来的小表弟却兴高采烈地帮我提旅行箱。一路上，他与两位路过的异族女孩隔街用我生疏的马来语打招呼。

“明天的营火会，你们去不去？”

转回头看见我诧异地望着他，他爽朗地咧开嘴笑：“大学里的同学。”

“你们真亲密。”我感慨地说。

“是她们开朗。”小表弟言下也不无表露得意之色。

(十一)

二舅站在大树下等我们。那棵树真高大，傲然屹立在二舅的篱笆外头。庞大的枝桠涵盖了一大片的阴影。阴影的另一端是圆塔尖顶的教堂，与二舅的家只有三百尺的距离。

在树荫下的二舅看起来比他的年龄还要年轻一些。其实，二舅也有七十岁了吧。他高瘦颀长的身子，始终是那么坚挺着，和我八年前在上演中国民族歌舞剧团的国家剧场见到的他一样硬朗。

“你终于来了，”二舅说。

听说父亲才在一星期前去世，二舅看了一眼我没结采的胳膊，叹了一口气：

“正立真的走了吗？”

正立是父亲的名字。二舅茫然地望向远方。风轻轻地吹拂过树梢。我向他解释：

“我是回来拾金的。爸爸临终交待，一定要把妈妈的骨灰带回去。”

二舅点点头，无限感伤地说：

“他就是那么固执，才误了一生啊！”

教堂的祷告声突然嘹亮地传开来，淹没了我与二舅的对白。那尖拔雄浑的祷告声在夕阳里竟然显得格外高亢。

我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十二）

许多亲戚（都是母亲那一房的。父亲就只得他和大姑妈两兄妹）听说父亲已经去世，都表示震惊和感慨。时空的间隔似乎没有淡化亲情的关切。从父亲这一头开始，话题渐渐转向了母亲。

“最可怜是桂枝了！”二舅妈叹了一口气。“一眨眼就是三十一年啦。”

“你爸爸脾气坏透了！”有一个二舅妈教我称呼她六婶的老妇人突然指着我说。

二舅妈慌忙对她说：“阿婶，你莫要乱说。”

六婶婆还是恨恨地说：“如果不是你爸爸，你妈妈今天也许还活着呢！”

我悚然一惊，警觉这其实并不是一场梦而是真切现实。我虽然对于过去并不甚了然，却不容我轻易忽视过去的一切。历史虽然经过了岁月的淘洗，它还是具有深远的影响。

对于某一些人，历史是不易于抹擦洗净的。也因此更不容易忘记。

我夹杂在混淆不清的历史与真实之间，只能不知所

措地对着六婶婆礼貌地微笑。二舅从房间出来恰好听见六婶婆的谴责，就哑着嗓子对六婶婆说：

“事情已经过去，你再提它有什么用？正立的儿子是来带桂枝回去的。”

听见我要为母亲拾金，几个亲戚都紧张起来。

“这怎么可以！”

六婶婆是第一个不赞同的人。

“正立这人就是这样，专想一些没有的事！”

“但是，这是爸爸临终交待的一件事。”我说：“我希望二舅能够帮我这个忙。”

我看二舅没有反对，其他几个也不再说什么了。只有六婶婆一个坚持到底：

“都埋下去了，要挖起来就得小心处置！这可不是简单的事！”

(十三)

瘦瘪的六婶婆虽然喜欢以老卖老，但是她讲的也无道理：拾金的工作毕竟不是寻常的事。

人生在世，不管寂寞热闹，总有许多烦扰忧患，一旦撒手西归，生者总是希望死者入土为安。

“拾金的事，我倒是第一遭听说，”二表哥陷入沉思。一会儿，他突然高兴地说：

“我带你去见金水吧！他应该有办法！”

二表哥果然放下了他的油棕园的工作，用他那老迈的奥士汀载我出门。车子倒退间，大表哥正好从果园回来。他壮硕的身材挡住我们的去路，露出一副嬉皮笑脸的表情：

“带我去！带我去！你们要去哪里？”

我实在有点讶异五十岁左右的大表哥有这样天真的

举止。也难怪他这么大把年纪还没有结婚。我微笑对他说：

“我们要去找金水，你也要去吗？”

听见我这么回答，二表哥的脸马上变了颜色。他迅速地推开破车门，冲向大表哥身旁，将他紧紧搂住。可是似乎太迟了。大表哥挣脱了二表哥的拥抱，全身发抖，断断续续地说：

“水！水-----”

“不是！不是！”二表哥大声地说，再次把大表哥搂住。“我们去找金惠！金惠！”

屋子里的人听见这一阵挣扎，早就奔跑了出来。大家都围住大表哥七嘴八舌地哄骗他：“他们去找金惠！阿惠呀，你忘了吗？”

“是谁这么不小心？”

“把他抱进屋里，慢慢哄他。”

折腾了半天，总算把大表哥安顿下来了。二表哥疲累地抓紧驾驶盘，无言地驶了一段路。我也为自己无意间闯下的莫名其妙的大祸而感到尴尬不安。歉疚之外，我又感到无限悲惑。二舅父硬朗清瘦的外表给我极深的印象，但是他却有这样一个单纯得近乎白痴的五十多岁的孩子。

我突然想到过世的母亲，身子不由得打起颤抖。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三十一年来都不肯返乡。难道这也有关系吗？

车子走了一阵，二表哥突然打破了缄默。

“大哥是有底的。”二表哥叹了一口气。

“什么时候的事呢？”我虚弱地说。

“很久了吧！”二表哥并没有明确地回答我。“他就是不能听见『水』这个字眼。”

我先是一愣，回想刚才我果然是提到「金水」的名字时，大表哥才有这么激烈的反常表现，不禁黯然。然则水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日常生活中又如何能避得开呢？

二表哥点点头，沉重地说：

“我们尽量不让大哥出外工作。在家里如果要用水，就用『AYER』来代替。”

我神伤无言。二表哥叹了一口气说：

“爸爸为这件事最操心了。”

(十四)

车子走了一段山路，穿过苍葱幽静的树林，终于在一间建立在斜坡上的庙宇前停伫。庙的四周栽满了果树，而且正好碰上成熟季，每棵树都挂满累累的红艳果实。

“跳童的是金水的老爸，”二表哥登上两级石阶，突然若有所思，兴奋地说：“可能你也会认识他！”

“谁？”我听他这么一说，不禁讶然。

“胡汉光老师——胡老头啦，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可能记得？”我笑起来。“离开淡水镇，我当时只有十岁呀！”

我们拾步走上长满狗尾草的石阶。有几只瘦瘠的土狗从庙宇前面破落的戏台下钻出来朝我们狂吠。声音短促、懦弱，始终不敢靠近我们。

“胡老师以前是群贤中学的华文老师。他教我们华文，却最爱讲历史故事。”二表哥脚步轻盈，一步可以跳两级石阶。“我们都叫他满天星胡老头，因为他口水最多。”

黝暗的庙宇除了一个老妇人正埋头静默地折叠金银

冥币之外，就只有两个男人。年纪较大的老人家，赤着上身，露出一副嶙峋的瘦骨，正轻摇着一把泛黑的蒲葵扇。四周很静，我几乎可以听见另一个中年男人在剪烛蕊的声音。

“胡老师！”二表哥毕恭毕敬地向老人家打招呼。老人家一脸慈祥，沙哑着声音说：

“好久没见你了。榴槤都开花了吗？”

“开了，可是又让一阵雨扫落许多！”二表哥说。他随即把我介绍给老人家：“这是我表弟，黄祖耀。”

老人家停止了摇蒲葵扇的动作，对我上下端详了一阵。正在剪烛蕊的中年人也走了过来。

“是你大姑丈的孩子吗？”

折叠冥纸的老妇人问二表哥。

“是的。”二表哥又叹了一口气。“我大姑丈刚刚去世。”

老人家突然放下了蒲葵扇，霍然从香火薰黑了的长凳跳了下来。他抓着我的肩膀，颤抖着声音问：“你真的是正立的孩子吗？这些年来，黄校长还活着吗？”

话犹未说完，眼泪已潸潸滚落老人家瘦削的脸颊。我让他这么一抱，也情不自禁悲从中来。想到几百哩外竟然还有一个老人家为父亲的生死而牵挂，我的眼泪更象缺堤的河水，不能自己地流淌。

“正立也逝世了。”

老妇人喃喃地说。她有一脸的惘然。

中年人走上来讪讪地说：“我是金水。你忘记了我吗？”

我擦干眼泪，端详站在眼前的瘦黑汉子。三十一年是一个颇长的日子，我已经忘记了太多过去。

“你妈妈去世时，我还陪你一整天呢。”金水说。

我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

二表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忙接上来对胡汉光老师说：

“祖耀回来，就是要将大姑的骨灰带回去。老师能够帮他的忙吗？”

老人家沉思了一会，终于点头答应了。我感激地握紧老人家的手。

“一切都拜托你了。”

离开庙宇走下石阶，我回头望，只见黝黑的庙宇正浸浴在夕阳灿烂的余晖中。胡老师顶着阳光送我们出来，安慰我说：

“我一定替你办好它，你放心好了。”

他似乎言犹未尽，却没有继续下去。

(十五)

拾金的工作有胡汉光老师的主持，果然进行得颇为顺畅。我跟在老人家背后，上山下山，在母亲的坟头连续跑上好几趟。

三十一年来，每一个清明日父亲都坐在那截刻有母亲名字的焦黑木块前面发呆，不饮不食。父亲如果是深情如注，为什么不回来母亲的墓前上香、祭拜？

我一向尊崇父亲的傲岸性格。在这当儿，我却又感到无限迷惘。

父亲真的怀念深爱的母亲吗？

(十六)

小镇的夜其实是宁静祥和的。晚饭过后，我常常独自一人骑了脚车穿街过巷地溜跹。

我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市镇好长一段岁月，但是我

毕竟是在这里发出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哭号。我想我还是有颇深的情感的牵动。

一切过去的记忆也渐渐地回复过来。

小镇的变化并不大。那座当年唯一的茶楼，今天依然静静地站在街场的转角处。虽然墙壁是斑驳了许多，依稀还记得，父亲当年常常带我上楼去吃早点的情形。父亲高大的身子登上楼梯时一向悄然无声。我跟在他身旁，甫一在门口露脸，马上有人会亲切地招呼：

“黄校长，早安！”

只有一次父亲非常不悦地拂袖而去。那是他刚坐下来不久的事。当时好像有几个人正爬上楼梯，看见父亲，其中一个说：

“正立，你在这里正好。你考虑清楚了吗？”

父亲马上起立，也不回话，就下楼去了。让我匆匆忙忙紧跟在后头。

转眼竟然已是三十年的往事了。

当然，那七排屹立在山坡上的小学校舍也是我熟悉的地方。记忆渐渐浮现我的脑海，像砂砾一般反映或明或暗的光芒。

我从山的背后爬上了最高一层的校舍。站在山岗上可以远眺峰峦起伏的山脉沉隐于暮霭中。三十一年过去，校舍似乎还是当年的局面，它们是那么残旧破烂。走廊上的告示板毁坏不堪，到处可以看见残缺不全的门户与桌椅。

课室的右手下方本来有一排低矮的宿舍，我依稀记得当时我与父母亲似乎就住在其中一个单位。每天黄昏，父亲都牵住我的手，与母亲在走廊上散步。

在那种孤寂的日子里，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过得快乐。不过，他时常陷入沉思的形象，如今想来却是颇为鲜

明，教人难以忘怀。他最爱站立宿舍旁边的一棵孤松下，默默凝望山脚下烟雾缭绕的村庄。

可惜那一排宿舍与孤松都不存在了。

“你怎么也来了这里？”

金水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

我吃了一惊，从感伤中回到了现实。我诧异地问：

“你又怎么也来了？”

金水摇晃着手中一串沉甸的钥匙，说：

“我是校工，晚上要看更呀！”

他陪我走了一段下山的道路。三十一年实在是条不短的路程，虽然有时停滞不前，有时也带来了许多变化。山脚下原来的一座足球场消失了，突然冒出了三幢三层楼的新校舍。我刚从山上简陋的课室巡视下来，见到这种景象，不觉耳目一新。

“这就是群贤中学。才建立三年而已。”金水说。

“是新学校吗？”

“你怎么忘得那么快呢？黄校长以前就是群贤的校长啊！”金水皱起了眉头，不解地看着我。

“你说我父亲吗？他不是在山上的旧校舍上学吗？”

“不错，以前是在旧校舍上课。现在他们搬下来了。”金水淡淡地说。

“那不好吗？”我感到颇为奇怪。

“好？”金水将钥匙抛上上空，又接在手中。“麻烦刚刚从几天前才开始呢！”

(十七)

我虽然不明瞭金水闪烁的言辞，却也没有憋得太久

。我一踏入三舅的门槛，就听见二表哥愤慨地说：

“这是什么话！老高他们在睡觉吗？”

二表哥前面还坐有几个人。看见我进来，他们都纳闷地看着我。我不认识他们，不过可以看出他们是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敌忾同仇的气氛还氤氲于空中。

“我的表弟，祖耀。”二表哥说。“黄校长的儿子。”

“谁？”

“黄正立校长。”二表哥说。

我仔细地注视眼前三个人的表情。其中有一个年纪较大，与二表哥相仿佛的中年人有一副恍然大悟“原来就是他”的表情。那是一种颇为复杂的感觉。既有尊敬，又有惋惜。他们三人与二表哥原来都是校友会的代表。

我问二表哥到底生气的是什么？

“他们竟然要派三十位非华裔学生进去群贤念书——你说荒谬吗？”

“非华裔？”

“是的！”

“他们都懂华文吗？”

“问题就是他们都不懂！”

“那为什么又要送他们去群贤呢？”

“我们生气的就是这一樁事。”二表哥说。“其实，我们的忧患甚于气愤。”

二表哥的其中一个朋友低沉地说：

“生气？我们还有生气的权利？当董事会把校地献给政府以后，群贤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他叫苏本。人长得黝黑结实，一脸刚毅。我猜想他从事的必是粗重的园林工作。

我不明白苏本的话。也不瞭解二表哥的忧患。

“难道你们都不能够反对这种情形的发生吗？”

“群贤现在是全津贴的政府中学，一切的行政工作都归政府管辖。董事会其实是名存实亡的。”二表哥气馁地说。

“以前呢？”

“我们一向都有难题。”

我感到很诧异。“群贤的校舍很壮观啊！”我说。

一个叫李共生的朋友嬉皮笑脸地说：

“那是卖身换来的。”

二表哥白了他一眼：“不要说风凉话了。”他转回头解释：“那是群贤献地给政府，交换得来的。”

虽然我与淡水镇之间相隔五百多哩，间中又横隔了三十一年岁月，但是站在淡水的南端，我也多少听说过这一端华文教育的胼手胝足的辛酸。然而，从南到北却又有不少华文独中奇迹般在艰苦中傲然屹立。

群贤是个特殊的例子，我不瞭解。我说：

“群贤还是华文中学吗？”

二表哥与他的朋友们都给我不同的答案：

“当然是。”

“现在是，以后就不是。”

“早就不是了。”

“？”一脸愕然。他们的激动我都可以感受。或许时空隔距真有差别，我虽惋惜却无激情。

(十八)

母亲的拾金工作总算在马汉光老师的协助之下完成了。

母亲在我十岁那年去世。三十一年来，她甚至绝少

出现我的梦中。模糊的印象，与真实的尸骸，我一时间竟联系不来。我甚至记不起来母亲当年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去世的。我只记得那最后一场遥远的大火。我站在山坡下观看着火的宿舍烧红了漆黑的天空。

父亲已不知去处，却有许多人将我围住。

人生真的是如此变幻无常吗？

当我捧回母亲的骨灰，马汉光老师也交给我一本已让蠹鱼蛀蚀的硬皮簿子。

“这是黄校长的会议记录。你拿回去吧。”马老师淡淡地说，紧紧握住我的手。

(十九)

清晨刮起一阵大风，教堂后面的那棵大树齐腰折断，不偏不倚，压在二舅父的篱笆上。我正在打理行李，也为这突发的事件耽搁了一些时间。本来预订早上出门去取机票，下午搭机返新加坡，也只好等候大表哥与二表哥把庭院整理清洁再出门了。

正在忙碌间，突然有一辆崭新的平治驶进了巷口。

“是林青来了。”二表哥揩干额头的汗说。

大表哥则兴奋地奔向车上下来的一对夫妇。他们两人虽然穿著随意，但是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名贵的牌子。

那男人张开双手紧紧搂抱着大表哥。中年妇人则与二舅父一家人亲切地寒暄。

“阿哥的同学，林青。”二表哥揽着林青的膊头说。“黄祖耀，我大姑丈的儿子。”

“黄校长吗？”

林青张大了双眼，讶然地问。看见二表哥点头，林青一脸肃穆，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

“黄校长是个有远见的人！”

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悄悄淌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在淡水镇听见对父亲的正面评语。甚至在二舅父家的远亲近戚，都在惋惜父亲去世之余，而在言谈之间对父亲的强烈性格略有微词。马老师的激动并没有透露父亲在生时的个性。唯独林青对父亲有景仰的眼神。他热切地对他太太说：

“小蓉，这是黄校长的儿子！”

小蓉也很惊讶。她从二舅妈那边走过来，关切地问道：

“黄校长还健在吗？”

听说父亲刚刚去世，林青与小蓉都黯然神伤。

“当年黄校长是最支持我们的人。”

林青悠悠地说。

“如果不是那一场大火，今天也许又是另一种局面了。”

二舅父似乎不愿重提旧事。他对林青说：

“你们没来，阿忠天天都在想念。”

(二十)

“让我们送你一程吧！”

林青知道我就要在当天午后离开淡水镇，盛意拳拳一定要把我载去机场。我还在犹疑间，小蓉也在一旁游说：

“黄校长这些年过得好不好？让我们在车上好好地聊聊。”

事实上，从淡水镇到栢城机场的路上，我只寥寥地回答了几句关于父亲晚年的生活状况，并非我有所避忌，实在是父亲的生活太过于严肃、自敛了。

“父亲过得是那么规律化，我很抱歉不能告诉你们

一些什么。”

“他老人家一向都是那么认真严肃的。”林青点点头。

“那一年我们示威抗议，不让学校改制。自始至终都是黄校长在支持。镇暴队来了，黄校长是第一个站在前面与他们理论的人，绝不退缩！”

小蓉也紧接着说：

“当时我们几百个同学，手牵着手，站在山岗下的校门入口处，对抗镇暴队的镇压。后来镇暴队的军队用强劲的水笔扫射，驱赶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还是黄校长挡在前头呢！”

“最遗憾是文忠经过那一次的水击事件之后，一直都不能复原。”林青叹了一口气。“一年内我们总会回来看他几次，他总是那么害怕听见『水』！”

谈起往事，林青与小蓉不禁沉缅于过去那一段激烈岁月的追忆。我与林青夫妇，相差不过十岁光景，竟然对于那一段动荡的日子是那么懵然无知。这真是一件令人骇然的事。父亲既然曾经那么傲岸地度过那一场风暴，却又把我提携远离那一座他那么热烈投入的土地。轰轰烈烈的事迹因此不曾在我成长的心灵留下痕迹。这难道是父亲的刻意安排吗？

（二十一）

至于那一年的大火，我相信父亲绝对未曾料及三十一年后，离开淡水镇五百英里的二万五千呎高空上，他的儿子能够有机会一览无遗吧。我告诉自己这是一段逐渐消失的沉痛过去，我必须尊重父亲当初携我离乡背井的意愿，虽然那个意愿颇为模糊。但是我有感觉。悲恸也是必然的。我必须提醒自己，当飞机降落以后，我的

生活中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在等候我全力以赴。人，必须向前看，虽然回头望是人所不能避免的。我因此得以冷静翻阅那一段动荡不安的记录。

(二十二)

董事会紧急会议：

日期：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星期日）夜八时正。

地点：本校中学部教务处

议程：讨论本校学潮事件与学校改制事

出席者：黎中生、梁庆文、高利民、郭南、马汤保、卢森明、叶金锋、杨观桂、谢传忠、陈广建、郑惠新、黄正立

主席：黎中生

记录：马汉光

议决案：

董事长黎中生阐释，召开这一次的紧急会议是因为最近本校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件。这个事件肯定将对本校的未来发展产生极不良的影响。这件事就是二月十六日的学生罢课示威的事件。董事长严厉谴责这一次的学潮。他对于学生们不知天高地厚擅自采取行动，团结一致站在校园篱笆外搞示威的事件非常不满。董事长表示，学生的责任只是读书。至于学校的行政工作，实在不必要学生的干预。这一次演变成暴力事件，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他同时希望董教两方能够深入检讨，致力恢复学校的纪律，让学生们能够在宁静的环境中完成学业。

董事长也同时报告云：教育部于二月二十日有来信董事部，倘若接受改制，必须在六月三十日之前给予肯定的答覆。事实上，改制一事正是促使学

生爆发学潮的主要因素。董事长说学生们的思想太过天真，根本不瞭解学校发展经费的拮据状况。

董事长也阐释本校近年来所面对的经济上的真正困境。如果再无外援，学校肯定将在一、二年内关闭。然而，如果接受改制成为事实的话，群贤每年将可领取津贴金十余万元。如此一来，不但教师职工的待遇将获得改善，学校的校务更能作更深一层的发展，促襟见肘的情况肯定不会再发生。而且，做为交换的条件并不苛刻，学校的教学语言虽然将渐次转换为英语，华文一科依然可以继续原有的课程表内传授。事实上，在未来的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董事长强调，加强英语的教学对学生来说是有百利无一弊的。基于这一点，他实在不明白学生们示威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董事长也同时引述檳城第一间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为例，自从一九五六年接受改制造今，并没有什么不良的影响。这可以证明当年该校在改制之初，学生们引发的学潮是徒然的，毫无价值的牺牲。

席间，高利民针对黄正立校长没能好好控制局面而发生二月十六日这场不愉快的事件表示遗憾。高利民也表示担心，经过这一次的学潮，造成学校被关闭一个星期的恶劣后果之后，教育部当局是否还会接受群贤的改制申请。

黄正立校长反驳高利民，他并不是不管束学生。相反的，他更爱他自己的学生，所以他知道学生所做的是对还是错。他曾经劝阻学生们不要采取激烈的行动。但是学生们的情绪太激动了，以致于镇暴队军人必须出动救火车装置水笔以强劲的水力来镇压愤怒的学生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他除了扑在

学生们身上抵挡扫射过来的强劲水力之外，还能做什么？

黄校长也对这次的学潮表示沉痛的遗憾。但是，黄校长也强调，学生们热爱自己的母语并没有错，实在不必对他们口诛笔伐。如果董事会能够更谨慎处理学校改制的问题，这件令人感到悲伤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针对学校改制的问题，席间只有郭南与陈广建两位董事极力反对，其他出席的九位董事都极力赞成。郭、陈两位董事同时也举栢城华文中学为例，在改制之后，因为有二十项附加条件，该华文中学的精神已不复存在。郭南同时指出，出席今夜的紧急会议，只有十一名董事，另外犹有四名董事没有出席。而赞同的董事只占九位，还未及全体董事人数的四分之三票数，今晚的票决成绩，是否有效？

高利民、梁庆文与马汤保等董事则认为，改制之事非常重大，其他四名董事既被通知，却又不出席会议，应当做弃权论。

黄正立校长也站立发言。他措词严峻，频频质问与会董事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办立华文中学。际此华文教育面临困境的当头，董事会理应寻找更佳的途径，振兴华文教育，岂能因为负担艰巨而企图卸下重担，交给政府当局？黄校长也责问与会的董事，明知改制之后，群贤将改头换面，失去原来的面貌，不再是纯正的华文中学。这样严重的变迁，董事会是否准备面对后人的谴责？

黄校长的强烈语气，也引发了一场唇枪舌剑。

经过一番激烈争辩之后，董事会终于议决：

（一）派出五名董事会成员（郭南、陈广建、

郑惠新、叶金锋及谢传忠)与校长联袂拜访慰问受伤害以及被逮捕的学生家属。

(二)尽快回信教育部,接受改制为全津贴中学。

会议结束之前,黄校长断然而言:既然董事部议决接受改制与他的办学理想相去甚远,他将于月底之前收拾包袱,离开群贤中学。

会议进行至午夜零时四十五分始于火药味中结束。

(二十三)

董事会紧急会议

日期: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三)

时间:晚上七时正

地点:本校小学部教务处

议程:

(一)覆准前期议案

(二)讨论教师宿舍与校舍被焚之事

(三)其他

出席者:黎中生、卢森明、陈广建、郑惠新、高利民、钟光廷、郭南、马汤保、梁庆文、车保福、叶金锋、谢传忠、吴永地。

主席:黎中生

记录:马汉光

议决案:

(一)郭南提议、陈广建附议,众认无讹,一致通过。

(二)关于三月九日星期一晚上九时许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本校三间教师宿舍以及一间课室之事

，董事长在席上表示非常难过。尤其是黄正立校长尊夫人也在此次的大火中不幸丧生，董事长与诸位与会的董事均表示深重的哀痛。董事长也希望黄正立校长能节哀顺变，继续为本校竭诚服务。

董事长也希望黄校长能忘记前此有关改制之事所引起的不快，打消辞职的念头。

席间，有高利民董事提起市面上谣传这次大火是黄校长刻意燃放的流言，都被董事长阻止说下去。

董事长并且肯定地说，纵使黄校长个人非常不满意董事部的决定把群贤改制，他也不会做这种偏激的事。他希望董事会诸理事千万不可胡乱猜疑，冤枉人家。何况黄校长在这次大火也丧失了一位至爱的亲人。

董事会也议决，基于人道立场，将尽快把五百元的抚恤金送达黄校长府中。

至于被焚毁的宿舍与课室，则必须等候有关的政府部门调查结束，始另外想办法重建。或者等候群贤改制之后再另作打算。也许政府能为群贤另外建立一座宿舍。

会议于晚上十点二十分钟结束。

(二十四)

董事会议

日期：一九五九年三月廿二日（星期日）下午七时半

地点：本校小学部教务处

议程：

(一) 覆准前期议案

(二) 讨论延聘校长事

(三) 其他

出席者：黎中生、郑惠新、郭南、陈广建、梁庆文、高利民、车保福、吴永地、马汤保、杨观桂。

主席：黎中生

记录马汉光

议决案：

(一) 对前期议案第二项，有关派送抚恤金事，副董事长梁庆文报告，因黄正立校长失去联络，经于三月十六日将五百元交还给总务马汤保，并汇入本会银行户口。至此，高利民提议接受前期议案，郑惠新附议，众皆赞成，通过。

(二) 董事长报告，自从火灾次日起，黄校长处理完尊夫人后事之后，即呈辞离校。(辞职信于三月十二日接获，由三月十日起生效。董事长即席展示有关信件。) 本校校务暂时由马汉光老师代理。际此非常时刻，学生因听信许多不利本校的谣言，人心惶惶。因此召集今晚的会议以讨论如何处理这场纷乱的局面。

针对此事，与会诸理事都一致认为必须立刻登报延聘校长，掌管校务。

董事会同时议决，由董事长、副董事长与总务三人组成一个监督小组，帮忙马汉光老师维持学校师生的纪律，以避免任何不愉快的事件发生。

(三) 高利民董事认为，在淡水镇这么小的地方要独立维持华文中学是非常艰难且办不到的事。为免错失良机，校方与董事会应该再发信教育部询问并且催促有关群贤改制的事早日实现。

与会董事一致议决，马上着手处理改制事。

会议于晚上十一点二十分钟结束。

(二十五)

我接紧怀中母亲的骨灰罈子，步下了机舱。风很大，我打了一个寒颤。

雨季从南中国海移向岛国的上空了吗？

我默默地对母亲说：「您很快就要见到父亲了。愿你们安息吧。」

骨灰罈子颇轻，我当然没听见母亲的迴响。黯淡的大火又在脑海里幽幽燃烧起来。

说起来也许没有人会相信，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事实，难道不是事实吗？古情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古情在仙逝前，曾留下一个关于古情的网上访问。事实上，早在古情仙逝前，我已经把《古情的世界》这包盘放进我的电脑里，它有那么小巧，就在那个风和日丽的一天，它被王××的信传送到我的手中，家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我好整以暇地打开信封，翻出诗人的答卷，还来不及阅读，大女儿在电话机旁就气极败坏地叫喊：

“爸爸，快来！快来！”

我瞪了她一眼。

“什么事大惊小怪！”

我最讨厌她那慌慌张张小题大做的作派了。大女儿用手按住电话筒，压低嗓子说：

“好像是林伯伯——”

对方果然是围腾出版社社长林×。他的声音出奇的

“1. 我法过平头今静古，息前社个即虽好邪”

：太一丁更重里邪存X林。来古上不容群，幽半

静到真二去失料也决支！丁亥集到一丁也又静森”

(一)

古情是在去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离开这个“充满了悲剧因素”(注一)的现实世界的。

时光最是无情，古情被证实患上肝癌原是上一年的事。那一年他艰苦奋斗，意志高昂，“在绝望中伫守着黎明”(注二)。然而，尽管他怀抱着“乐观的心情审视悲凉的世态”(注三)，病魔并未为所动，最终还是在一年之内将他击垮，逐出充满纷争的人世，带返“像黑夜一样迷人的神秘去处”(注四)。

说起来也许没有人会相信，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事实也分真假，今日这个世界究竟蜕变到什么地步了?)。噩耗传来时，我的确正着手整理一个关于古情的纸上访问。事实上，早在一个多月前，我已经把〈古情的世界〉的问卷发出去了。事情就有那么凑巧，就在那个风和日丽的炎阳天，邮差将诗人王XX的信件交到我的手中，家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我好整以暇地打开信封，抽出诗人的答卷，还来不及阅读，大女儿在电话机旁就气极败坏地叫喊：

“爸爸，快来！快来！”

我瞪了她一眼。

“什么事大惊小怪！”

我最讨厌她那慌慌张张小题大做的作风了。大女儿用手按住电话筒，压低嗓子说：

“好像是林伯伯——”

对方果然是图腾出版社社长林X。他的声音出奇的

沉重，说：

“很忙是吗？坏消息，古情今天早上去了！”

半晌，我答不上话来。林×在那里重覆了一次：

“我们又少了一位挚友了！文坛也将失去一员猛将！”

我在他啜泣声中终于醒觉“古情今天早上去了”的真正含意。古情去世了吗？怎么可能呢？他是那么健朗、乐观呀！

（二）

诗人王××虽然是第十五个对我的问卷做出反应的人，但是却令人太过失望了。诗人的回答很简略，即使在答覆问卷，也保持了一贯的洗练风格，一如他的诗风，真是不简单。

古情问卷

（如果篇幅不足，请另具纸张作答）

问题一：有人说，古情一方面肯定悲剧性的人生，认为人天生是悲剧的动物，另一方面他又热烈地拥抱生活，觉得人生不过是一场明知无意义，却必须奋力去完成任务。他的几部小说，如《青山依旧》、《神话》以及《滨海小镇手札》，这两种强烈的矛盾是并存的。你对这一点有何意见？

答：对不起，我虽然对古情君的作品略有涉猎，很惭愧却未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不敢妄下评语。

问题二：你认为古情这三十年来，对本国文坛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答：答案如上。

问题三：试举出你最喜欢的古情作品。也请你
对有关作品做一个简评/分析。

答：答案同上。

(三)

一年前从小说家端×那里乍闻古情罹患肝癌的消息，我张大了眼睛斥责他：

“上个星期我尚和他一起登上多龙山，上下只用了一个小时。当时他的气色也没有任何异样呀！”

端×叹了一口气，说：

“如果能够让你探测得出行踪，还称得上可怕的杀手吗？”

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文艺界。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感到难以置信，虽然端×说得很有道理。古情的体魄一向健硕、魁梧、生活有规律、又无不良嗜好，做梦也想不到这种不幸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偏偏它又发生了。除了惋惜与叹气之外，做为古情的好朋友，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没有人敢亲自登门去拜会与慰问古情。然而我们又很担心，即使他的体格再健壮，也承受不了这生命中突发的灾难。终于在一个晚上，我和小说家端×、散文家萧××、诗人张××，同时约好了萧××与张××学院内几位崇拜古情的学生一齐去看古情。在出发的时候，我们之间偶然间虽也谈笑风生，却难掩痛苦与悲伤的情绪。尤其是车子将要到达古情的住家时，彼此脸上的悲哀神色已很沉重了。癌是可怕的名字，我们都为就要面对受尽癌症折磨的好友而感到悲恸难抑。

事情却与我们预想的局面有颇意外的差别。古情在我们的车子刚抵达门口时，已经站在黑白分明的大门前迎接我们。

“浩浩荡荡的一班人马，到我家来野餐吗？”古情

爽朗地说。

诗人张××与小说家端×对望了一眼，再看看我。我耸耸肩，一脸茫然。我们都为古情的豁达而感到失措，本来以为他会躺在病榻上，形容枯槁，正苟延残喘。难道消息有异吗？

后来还是古情直截了当，解了我们的围：

“癌吗？不要担心。我还承受得起！”

我们都吁了一口气。我更为他的乐观态度感到无限激动。一刹那间，我对死亡又有了顿悟。

“人生虽然激头激尾是出悲剧，却又不必太过悲观。如果不是因为癌，我当然能够活得更长久。不过，就因为我患上癌症，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因此更懂得掌握每一分每一秒。这反而是另一种收获，不是吗？”

那个晚上，我悄悄流下了无数的眼泪，才离开古情的家。想要替坚强的古情做一个专题，也是那时候下的决定。

我想我应该从古情的小说与诗开始，好好探索他的中心思想。

(四)

然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

告别了古情，在回家的路上我虽然也曾在脑海里策划了研究的方向，也同时拟定了一些问题，却又因为许多缠身的俗务，不能将计划真正付诸行动。

这之后，我还离开槟城到外埠参加了一个三个月的在职训练课程。这年代公务员面临的挑战是愈来愈严峻了。尤其是国家正朝向成为亚洲第五条小龙的伟大目标迈进的当儿，我们身受的壓力是与日俱增的。虽然如此，工商界与一般大众并不明白我们发奋图强的心愿，一

开口就要嘲讽政府推行的「廉洁、有效率、可信赖」的口号。

当然，间中我们几个写文章的朋友还是时有见面的。即使没有时间促膝长谈，从报章上精辟的文艺版位与滔滔不绝的专栏文字里，我们还是隐隐约约能够知道文坛上的动态与趋向。文人一向就是如此直肠直肚，尽管经过修饰，字里行间难免还会或多或少透露了作者的真实生活。看见每一个熟悉的朋友还安然健在，虽然文章并没怎么进步，至少也是一种安慰吧。

也就是在最近二个月，我突然想起报纸上似乎少了一些什么。仔细一想，原来就是不见古情的名字！

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

我竟然将一位在患病中的好朋友忘记了，而我们之间不过是隔了一座大海而已。

我马上赶到古情的家探望他。和半年前比较，他变得不成成人形。过宽的衣服令他看起来是那么瘦削衰老，而且他的声音疲惫极了，我必须尽量靠近他，才能清楚他讲的是什麼。他的精神看起来倒好，只是落寞了许多。

“我还在写。”他很开心地说，勉强挤出来的笑容令我想哭。

“你应该多休息。”我哽咽着说。

“放心吧，我很快就要永久休息了。”古情笑了笑，可是声音却沙哑难辨。

我站了起来，在狭窄的客厅整理了一下裤子，也同时整理欲哭的情绪。再坐下来时，我问他：

“最近有什么朋友来过吗？”

古情轻轻摇头，微微笑：

“大家都忙吧。”

(五)

朋友对我的问卷反应冷淡，或许不应该责怪是对古情的寡情，很有可能是我的问卷准备得不够完整与全面。另一方面，也许是我的问题过于直接了，要一位写文章的朋友对另一位也是写作的朋友作出正面的评析的确是件颇为艰难的工作。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文字的祸端是防不胜防的。为了不想被错误引用，文人朋友避重就轻原也是应该可以理解的吧。然而，耿耿于怀还是难免的，我时常推测：为什么我的问卷只有这么几个人的回馈。

我实在不甘愿相信，俗人之间甚且有肝胆相照的例子，为什么识字以后，文人却因此更加冷漠？我是多么渴望相濡以沫的古风能够荡漾于朋友之间啊。

(六)

虽然早上就接到林×的电话，我要迟到那个晚上才抽得出时间过海去瞻仰古情的遗容。

古情的家座落在丽山花园，是一间单层排屋。古情一生简朴，人丁单薄，除了太太昭华，就只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我原以为丧宅易找，但是抵达古情的门口，竟然也是一片凄清。门口虽然摆了几张桌子，铺了白纸供人玩纸牌，却没半个人影。静悄悄的屋子外面，停了一部奥士汀小房车，是古情与昭华的交通工具，另外还有一辆陌生的摩多车。我下车一看，原来是写杂文的李××，早我十分钟已来到了这窄小的屋子。

“你也来了。”

李有点诧异，推一推他搁在鼻梁上的黑边眼镜。他和昭华正在屋内商量古情的葬礼仪式。除了李××之外，张××及端×也都来了。林×则刚刚开了车子去街上

购买拜祀古情的纸烛。

“陈×，昭华拿不定主意，你也来提供意见好吗？”

“××对我说。他们正在讨论是否应该遵从古情临终的意愿，将遗体火化。

“如果那是他的心愿，又何必违抗他呢？”

昭华总觉得不忍，最后还是同意依照古情的嘱咐，就在附近的福德祠火化。

古情躺在客厅中央，还未盖棺，木无表情的脸比起平时多添了一层森冷气色。

他就这样走了吗？

我凝视古情不复动弹的躯体，突然想起他在《滨海小镇手札》中的一句话：

人在时间的长河里究竟应该站在哪一个角度审视人生？

他已随着长河的急湍漂流而去。在这之前，他对这短促的人生看透了吗？

“才四十五岁哪！”

李××叹了一口气，似乎有无限的感喟。这令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老天没长眼睛，好人为什么也会患上绝症呢？”

李××的慨叹虽然幼稚可笑，却是最真实不过。人有时候难免会讲错话，尤其是当事件骤然发作，措手不及，更会语无伦次。

事实上我的感受与李××并无二样。

(七)

关于我那一套问卷，并不只是诗人王××的答覆令我失望，其他几个作家的不理不睬的态度也着实叫我神

伤。从古情那里回返住所，我迳自躲入书房。虽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我还是忍不住抽出其中几份答案检阅。

问题四：古情既写小说，又从事诗的创作。有人认为他的小说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尝试融合古代寓言、传说于今日的现实生活中，因此呈现了繁复多姿的面貌。另一方面，一些文学朋友则认为古情的诗突破了题材与题旨的瓶颈，天马行空，潇洒自如，为我国诗坛开创了空前瑰丽的新天地。

以上两种见解，你是否同意？或者，请你抒发有关古情的小说与诗的精辟高见。

一位资深的小说家杨×并没有正面的答覆我。他在答卷上写：

古情的小说与诗无疑都是极具特色的。他经已为自己竖立了独特的风格。

只有这么二句话而已。我还是颇感激他。

在大学里研究现代文学的马××教授甚至没有给我回音。我除了强迫自己相信“邮务人员办事无效率、不可信赖之外”，还浮起了“教授看不起小作者”的狐疑、自卑心理。失望之情当然是不能掩饰的。

以游记与散文见称的宋××女士针对我的问题三倒是提出了她的“一点浅见”。她说：

我虽然对古先生的作品认识不深，不过个人还是对他的《青山依旧》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尤其喜欢小说中敢于挑战传统的沙其尔与淑瑛。他们奋斗的结果虽然失败了，却无损英雄的形象。

我一共寄出了四十封有关的“古情问卷”予老、中、青三代作家。收到的回馈如下：

①老作家寄回来的答卷共有四封，占十分之四。

②中年作家寄回来的答卷也是四封，只占四分之一。

③青年作家的答卷有七封，占十分之七。

我前后只列六个问题。除了上述四个，我的另外两个问题是：

问题五：你对古情有什么期盼？

问题六：你是否读过古情的作品？

在我收到的十五份答卷中，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对上述六个问题提出意见。回答“问题一”的作家最少，只有四个人。“问题二”及“问题四”的回响也不好，不过是五个人作答而已。最多人回答的是“问题三”，一共有十四人。最有趣的是年青作家们针对“问题五”及“问题六”的答覆了。其中有四位反问：

“谁是古情？”另外有二个则提出了大同小异的回答：“古情和年青一代脱节了”，他们“不能感受古情文章里的悲剧意识”。

(八)

没有回答我的问卷的人中包括了写小说的端X、散文家张XX以及出版家林X。在为古情守灵的夜晚既然和他们碰了面，我不禁又想起还未收回的问卷。我开玩笑地说：

“古情去世了，你们应该可以给我答覆了吧？”

林X略带揶揄：

“当然，尽写好的。”

张XX却与他唱反调：

“也未必呀！写坏的，他也不能站起来骂你！”

想不到大家的心情竟然会变得如此轻松，这也是物极必反的现象。早些时候，因为噩耗来得太突然，人人

心情沉重。那难挨的一刻终于还是过去了。我们接受了事实，知道「悲悼也是一种徒然的姿势」（注五）。古情也不希望我们用悲观的眼神看悲剧的人生吧。虽然如此，我们的话题并没有离开文坛掌故以及热门话题，毕竟大家的行业虽有异，彼此相同的还有一个文学嗜好。

“×××报的文艺版愈编愈不像话了！”

“退后三十年不说，来来去去竟然都是那几个人！”

”

“乌啊！烂稿一堆！我在上个月就不订×××报了！”

“不在×××报发表的文章才是好文章。”

“××的社会观察文章越写越多，那也是文学吗？”

”

“美女，啊！”

“现在流行什么？”

“座谈会！”

“怪不得好文章难得一见。”

“自从古情死后就这样了。”

“他妈的！古情今天才死啦！”

“××与××打得火热，你们知道吗？”

“乌啊！”

“是的，乌啊！写文章的人！”

（九）

古情去世的消息传来，我马上想起那二十五位还没有给我答覆的文友。我在猜想，他们一定因这个消息而懊悔。如果在古情生前他们就把答卷寄还给我，那么〈古情的世界〉就会在古情有生之年见报。我深信我一定可以漂亮地完成使命（绝对不是马后炮）。而古情阅读

过后该会感到开心吧。写文章的人是寂寞的。虽然他已习惯了寂寞，但是他不拒绝人间的温暖。为什么我不在一个作家尚健在时给他一种肯定、鼓励呢？

我在回家翻阅那仅有的十五份回条时，心中的感触是颇为复杂的。我既感到忧伤（不只是因为古情的逝世）、悲愤，也同时有无尽的落索与孤寂。即使是一同走在孤独寂寞、迂回曲折的山路上，我们也吝惜于将温暖传递给同样寂寥的作家。我们是如此无情，又怎配得上是写文章的人呢！

因为愤懑，我在那个晚上熬到凌晨四点多，终于写完了〈古情的世界〉，共有二万多字。

古情虽然已远去，我还是应该实现他在生时我答应过的承诺。这或许也算是一种痛击的姿势吧！

（十）

然而我的反应是过敏了。也许我太过于偏激，常常从狭隘的角度观看人间情爱，因此忽略了原来人类是可以有多样面貌与多重感情的。

第二天早上有几家报纸甚至以显著的版位刊载古情逝世的消息。他们的迅速行动反映了报社的超卓效率。除此之外，记者们还走访了许多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评论家与学有专长的学者教授，对古情的著作与生平做出了或表面的或深入的介绍与评析，洋洋洒洒占据了全大版。可见得关心古情（或者说文学）是大大有人在的。尤其是“寸栏必计”的报馆也不惜拔出巨大篇幅做专辑悼念、追思、肯定古情的文学贡献，古情也算是死得颇有价值了。

我前一个晚上，因为替古情不值而暴跳如雷，更显示了自己的肤浅幼稚了。虽然这些表扬与赞美古情的文

悠悠河水

字是来得迟缓了一些，古情已经撒手离开这个冷漠的世界，但是迟到不是总比没到好吗？

细读文学朋友对古情的追悼与颂赞文字，令我一边怀念敦厚、睿智的古情，一边悄悄淌下愧疚的眼泪。朋友们写得那么好，情辞丰美，不亚于我对古情的推崇。倘若我不是因为着手弄《古情的世界》，而朋友们一般上又对问卷淡然令我心存芥蒂，因此有先入为主的印象，我想我甚至会因了这些悼念文字而号啕大哭。虽然如此，其中并不乏令我沉思的文章。原来他们没有回答我的问卷，却静悄悄替古情写下了公正的评语。

唉！

留下最好的，他走了

· 牛××（作家）

古情走了吗？

不可能的事！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消息！一直到现在执笔为文，我还是不能置信，一位正处巅峰状态的优秀作家就这样遽然辞世了。这是我国文坛的重大损失，我感到非常悲伤，非常难过。

古情一向很热烈地投入创作的行列。他的生活虽然不如意，三十多年来却始终站稳岗位，埋头创作无数杰出的诗篇与小说。生活的压力并没有令他屈服于传统。相反的，他勇敢创新的文体与体裁，近年来已替他自己树立了独特的风格。

历史会记载他留下来的美好的作品。

我与古情

· 马×（×大教授）

认识古情，是因为我要编写六十年代以后的小说史，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我发觉坊间有关我国文学史的书籍只有××编的那一本，而那一本也只编到六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史是一段空白，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三年前会萌起写史的动机。在许多我接触过的这一个时期的作家中，令我感到非常吃惊的就是古情了。

古情所受的教育并不多，中学只念了二年就因为家贫辍学，在一家杂货店工作。他后来也顺理成章当上了杂货店的书记，一当就是三十多年。令我感到讶异的是，在传统杂货铺的累人环境下，古情的每一篇小说居然都写得异常精彩，令人刮目相看。他的长处，我认为，是尝试用温煦又略带嘲讽的笔触反映小市民对大课题的强烈感受。无疑的，他的创新手法是非常成功的。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自从《神话》、《青山依旧》及《滨海小镇手札》三本书出版之后，十年来古情的许多小说与诗（另有冷峻的特色）都没有结集出版。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作家，我建议文艺界应该马上替他整理出版文集。

怀念一个认真的作家

· 金×（诗人）

有一年，我们几个不识人间愁滋味的年轻朋友突发奇想，集合有限的资金出版一本诗季刊。我们开出助阵的名单，古情是其中一个。第二天下午，我来到了他工作的杂货店。在那家从门口看进去黑漆漆的店铺里，我第一次与他见了面。年龄的差距

竟然并没有造成隔阂。古情的心情与见识原来是那么年青、豁达，比年轻人更乐观、积极！

我回来以后第三天，就收到了古情寄来的诗作三首。可是第四天我又接到他的一封信，针对其中一首〈黄菊与蟹〉的诗，作了一些文句上的删改。从

群鸦鼓噪的暮色
渐渐覆盖菊黄
在萧瑟的庭院
只有蟹横行
匆匆

改成：

暮色鼓噪群鸦
渐渐覆盖菊黄
横行的蟹
匆匆
爬过萧瑟

再过三天，我又收到了他的「急函」，原来又是对〈黄菊与蟹〉做了一些斟酌，改为：

庭院萧瑟
暮色鼓噪了群鸦
渐渐覆盖菊黄
横行的蟹
匆匆跨越

我永远不能忘记古情的认真，尤其是对我们这一群刚刚起步的年青人的支持与爱护，他将永远是我创作道路上的模范。但是这么一个严谨且富有才

华的作家，竟然在最辉煌的壮年走了！

老天怎么如此残忍呢？

卓越的古情

·黎××博士（半岛文学研究会会长）

虽然古情在创作小说之外也写诗，而且他的诗也写得别具一格，但是他的小说成就到底还是凌驾于诗之上。

古情的小说，严格地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80年是古情的小说创作的分水岭。

80年以前，古情的小说充满了厚实与强烈的象征意象。而且他这个时期的小说，象征性与写实性融合得恰到好处，另有创意。虽然如此，在80年代之前，古情的小说还是难免面对“象征意味太浓，主题模糊，令人费解”的抨击。这一切的指责，虽然也曾引发一场不小的笔战，十年后再回溯过去，我们除了感叹幼稚可笑之外也同时感到震撼，因为古情对文学的见解与认识果然是走在时代的前哨的。

古情这一时期的小说可以《神话》、《青山依旧》及《滨海小镇手札》为他的杰出代表作。

踏入80年以还，古情的小说就有了颇为巨大的转变。如果说这之前的小说是晦涩艰深的作品，那么这十年来古情的小说是整个的脱胎换骨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取向是着重于描写受屈辱底层人物在人生道路上面对重重困难时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古情的文风变成非常雄健、乐观。在他笔下的弱小人物的，都有开朗、坚韧的性格。面对80年代的苛刻政治、经济与教育压力，这些小市民依然很勇敢地

迎接挑战，也因此使他们成为栩栩如生可敬可爱的小说人物。

古情在80年代之前有过一次的丰收季，80年代之后，他的成就无疑更灿烂。

(十一)

一个星期之后，我把〈古情的世界〉认真地誊写一遍，携带到他家中交与昭华。

“我决定不寄出去了。”我淡淡地对昭华说，其实心中还有惋惜。

“你不会后悔吗？”昭华凝视我。

我摇摇头。虽然如此，我还是上门来慰问昭华，到古情灵前上香。我想让昭华，还有古情知道，我是一个守信诺的人。

我没有解释，我想昭华是明白的。她点点头，说：

“那么，就让我焚给古情吧。”

火很快就在瓦瓮中熊熊地烧起来了。五十张稿纸写得很辛苦，燃烧却是一种迅速又痛快的感觉。我悄悄地淌下了眼泪。我不明白，古情在那个世界是否也见着了。

昭华幽幽地说：

“我相信他会很开心。”

她走向客厅中的橱柜，打开其中一个抽屉，拉出一张纸条交给我。

“他在病中写的。”

古情在病中写的。

入小 (十二)

也并不是纯粹因为文学界朋友对古情的悼念令我前一个晚上边写〈古情的世界〉一边光火的情绪冷却，

取消发表不乏愤懑的该篇文字。当然，它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那是不能否定的。

悼念古情的那许多感情深挚的文章发表之后第三天，我又读到了一篇刊登在XXX报的“生活与你”版题为〈赞扬是否嘲讽〉的短文。其中有一段这么说：
-----如果人不能在生前受到应该获得的尊敬与帮助，那么在他死后才推崇备至，是否也是一种俗气的礼节？

(十三)

古情的纸条只用原子笔潦草地写了两行：

**请不要写文章悼念我
我已经习惯于寂寞**

我不明白古情是在什么感受下写的这些句子。不过，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很明显的吧。我虽然在一年前烧掉了〈古情的世界〉，现在却又来对他追思，经过了一年的思考分析后始采取的行动，他若有灵，应该会原谅我多事。（九月廿四日古情一周年忌辰前夕）

最初认识文月时，我们曾经计划过从北海骑电瓶车去江沙。

注释：我还在大学念书，快到快要毕业才有一辆自己的

注一：古情：〈战场〉其中一句。车做一次送

注二：古情：〈海鸥的视野〉其中一句。然谈

注三：古情：〈战场〉另一句。

注四：古情：〈文学的变奏与人的本位问题〉

注五：古情：〈沉思1987〉

阿敏的房间幽

暗，彼此都没有看见对方的颜色。阿敏倒也不再重视江

沙的事。

“时间过得真快啊。”我离开左手，说。“转眼就

一些模糊的记忆都浮上来了。

车子驶进槟榔高速公路朝南出发，墨绿的山麓赫然横卧眼前。雨季开始了，虽然是午后四时多，山巅上犹见沉重的云朵缠绕不去。

“你看。”我激动地对文月说。

“那是主干山脉吧。”文月问。

我把住驾驶盘，迎向扑面而来的山景。

“多么像母亲啊。”

说完不禁叹了一口气。

往事回想起来总是令人感伤的。

文月瞄了我一眼，继续说：

“并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看清山脉的颜色。”

我低吟不语。那山令我感触很多。

车后座的孩子趴过来，好奇地追问：

“再走多久才能到江沙呢？”

“二十分钟吧。”

最初认识文月时，我们曾经计划过从北海骑电单车去江沙。那时候我还在大学念书，挨到快要毕业才有一辆自己的车子。我兴致勃勃，总想要骑电单车做一次远游，并不满足于校园内的安全行程，然而，我们虽然谈了一阵子，到底还是没有勇气出门。

“坐巴士去也很方便。”阿姨建议。

我与文月对望了一眼，都低下了头。阿姨的房间幽暗，彼此都没有看见对方的颜色。阿姨倒也不再重提江沙的事。

“时间过得真快啊。”我摊开左手，说。“转眼就

是十多年了。”

“孩子都十三岁啦。”文月回答，声音颇为寂寥。

我眼前浮起的却是几个女人的模糊印象。其中有阿姨之外，还有母亲与阿姨。三张不同的脸竟然交叠在一起。不能分辨谁是谁了。

“青山依旧在，是不是？”文月问。

“不是。”我摇头。

“怎么说？”

“高山终也有被铲平的一天。”

“那就应了佛家所说的无常了。”

文月最近常读佛书，有些参悟。我沉默了一阵，说：

“我们则又追求什么呢？”

“无常原来也是正常呀。”

在大城与小镇之间，文月会选择江沙做为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的渡假地方，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不可置信地看她。

文月却很坚定地说：

“纪念在乎心意，又何必注重形式呢？”

我凝视路面说：

“十四年前没有本事去渡蜜月，一直耿耿于怀呢。”

文月拍拍我的手背，微笑地说：

“只要你永远对我好就好了。”

“人生充满无常呀！”我狡黠地笑起来。

离开阿姨，落日正斜照大炮巷。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阿姨租赁的房间。后来去不成江

沙，我并不确定路途遥远大道车辆繁密是不是主要原因

。在那个阴暗的房间，只有一张可折合的四方桌与一张

圆凳子。我们两个不速之客只好坐在床垫上。桌面上有个电炉子，还有个白铁锅与四个杯子。一切是那么寒伧，我别开了头，却又望见床脚处有个花痰盂。人生一切所须身外物都简单俱备了。

“爸爸每个星期五都来这里吗？”

我最后还是忍不住提出来。

车子很快就抵达江沙城。只走了十八分钟。路两旁古色古香的典雅校舍令孩子赞叹不已，绝对没有想到小城也会有如此宏伟的学院吧。许是学校假期，不单校园内寂无人声，既连街上也鲜有行人。整座小城是那么慵懒得徜徉于夕日的余晖中。绿茵与古树辉映，使小城显得更宁静怡人。

“啊，马来学院！”

我自己也为那慑人的气势而震颤。尤其是想起这里就是马来人知识份子的堡垒，许多治国的将相都是在这座学院奠下的坚实基础，心中更有无限的感慨。

“我们的学校是如何破旧呀。”

孩子丧气地说。

真没想到。

孩子也上中学了。我也有沮丧的感受。因为无力，想了想，终于没有开口。倒是文月坚强地说：

“杨振宁也是在西南联大毕业的呀。”

“谁是杨振宁？”孩子愕然地发问。转瞬间，车子驶过交通灯，来到了时钟楼下的交通圈。

大学毕业典礼的前一个黄昏，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我骑了电单车，马上赶到旧巴生路的永华大旅社。本来以为父亲是不会出席毕业典礼的，想不到最后还是来了。在这之前一个月，父亲寄了一封短笺给我：

毕业是快乐的事，可惜我不能出席这个盛会。寄上

两百元，你拿去做一套大衣吧。

我一敲门时听见父亲熟悉的咳嗽声，就焦急地推门而入。发觉父亲果然就坐在桌沿，上身著了一件白色背心，仿佛在家里那么随意。我心头一喜，却又一紧，对着床沿上坐着的阿姨不知所措。

父亲手指间夹着一根烟。他抽了好长一口，又吐出好长一口，说：

“我把你阿姨也带来了。”

我点点头，笨拙地回答：

“我看到了。”

父亲关切地问：

“你的大衣做了吗？”

我又再点头。突然想起，反问父亲：

“阿姨知道吗？”

“什么？”

“你们两人？”

父亲想了想，又吐了一口烟才说：

“知道的。”

旅舍坐落在小山头。居高临下，可以望见悠悠流逝的江沙河。那河从遥远的丛林间弯弯曲曲流来，到了河口，竟是一副乖顺的样子。

“好幽静的地方。”文月下车时叹了一口气。

也许那是真心的喜悦吧。我仍旧难掩愧疚：“还要委屈你住这种廉宜的旅舍，真对不起啊。”

“这是我的明智选择呢！”

文月不以为然，她牵起孩子的手，踏着碎步跑到旅舍外临江眺望风景。比起永华大旅社，这里的风景明丽多了。那间大旅社与阿姨大炮巷的房间就像上一辈人的爱情一样幽暗。我后来知道，穿在身上上台去领取文凭

的大衣是阿姨送的礼物。或许是因为这一个经验，令我终于取消和文月骑电单车去江沙拜访阿姨与她富裕的娘家。父亲资助我购买的电单车，究竟前轮还是后座是阿姨帮的忙呢？

江沙河平静地流转。在巨大古老的雨树与娇嫩艳丽的九重葛掩映下，从旅舍望去，那河更显得闲适、幽静。虽然雨季正浓，河水丰腴，却不见汹涌的浪涛。

落日里有两艘渡轮正穿梭于两岸。虽然由引擎推动，只见船尾卷起滚滚的浪花；因了距离，竟是一片寂静。

“江水自流，沙砾却还是沉淀在河床上呢。”文月突然若有所思地说。

“你也许不会相信，这悠悠的河水，在二十多年前曾经发怒，淹蚀了整个江沙城。”

不知为什么，一九六六年的水灾一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也许那一年是我最敬爱的母亲遽然谢世，不能令我忘怀吧。那年的河水涨了起来，江沙城竟成了一片汪洋。报纸上还刊登小孩在高楼的窗口对着漂流在窗缘外的纸船吹气呢。

大水在几天内就退了。

只有母亲的逝世令我一生难忘。

父亲在次年的某一日对我说：

“我再娶一个查某，可以吗？”

旅舍内的灯光一向因为年久失修的墙壁而显得晕黄。也因此令人感到阴霉晦湿，颇不舒服。打开窗就好许多。

“江沙真是一个充满意象的好名子。”文月说。“矛盾得那么令人难以抗拒。”

我不记得有没有正面回答父亲。不过，我倒是记得

，父亲当时开口是多么艰辛。他甚至有点期期艾艾。那时候我念高二，父亲也有四十九岁了。我们彼此都不敢面对面正视这个问题。羞愧与震撼是同时涌现的。慌乱间，父亲说：

“她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我紧接着问：

“阿嬷知道吗？”

乌布迪亚清真寺在彰丹坡上的夕阳中幻化金色的光芒。那十数支直指云天的尖塔令旅人不得不伫立静思。江沙河在山坡下默默流淌。当清晨与黄昏，鼓声和诵经声从寺院传出来，河水会将它带到多远的地方呢？这一条路再蜿蜒向上，即直达富丽堂皇的宫殿，也就是前任苏丹与民同欢共庆的庭园了。据说当年每届九月，宫庭开放，很多游乐的玩意儿都在这里摊开。我们后来终于没有亲身领略那一场盛景，并不是因了阿嬷的阻拦。阿嬷倒是很放任我的。但是，我反而因了这一份信赖而有着犯罪的感觉。从阿姨那幽闭的房间回到老家，我对老人家坦诚地说：

“爸爸一个人也很寂寞，我想请她回来。”

阿嬷没有反对。她说：

“他每个星期五都去相会，我怎么不知道。”

我硬着头皮说：

“我还邀请她回家参加我的婚礼。”

阿嬷淡淡地回答：

“我知道。你毕业，我是最疼你的，没有机会去参加。人家成双成对出现呢。”

刚入夜，江沙城已是一片沉寂。

霏霏细雨驱逐许多人提早上床。只有街灯与极少的霓虹灯倒映在湿漉漉的街巷。客属公会毗邻的殡仪馆今

夜没有灯火，我心头反而落实许多。

“怎么走到这里了呢？”文月诧异地问。

“江沙城原来是这么小啊。”

“回忆可不好受呢。”

“有时候记忆会无端端回来寻找它的主人。这是没办法的事哩。”

虽然没有多大的激动，毕竟还是为那流逝的日子所触伤。一整个下午，我都感觉精神恍惚，或许年纪长大了，对人生有异样的认识吧。于人与物便有了宽容的胸怀。过去的事情，我会惋惜；握在手中的，我更应该珍惜呢。

阿姨去世时，父亲都走了十年了。我想父亲一生是孤寂的。他虽然陪母亲渡过了二十二年的生命，却在我懂事以后从未畅怀大笑过。

这是那时代读书人的际遇吗？他那么严谨地生活，实在不是母亲口中年轻时的自己。续弦之后，父亲似乎更痛苦。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经后悔这一生中最后的重大决定。他比阿姨早三个月离开人间，不过我想他除了遗憾之外，还有不为人知的满足吧？在那最后的几个月生命，阿姨终于登堂入室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年轻人很少呢。”

文月想了想说。

“为什么？”

“只有老人与小孩，这是旅舍的柜台小姐说的。有志气的青年都出去外面闯了。”

我看一看骑电单车而过的，果然是马来青年居多，只有他们还有土地眷恋。阿姨也是这个例子吗？常年选择流落在槟榔屿。办完父亲与阿姨的丧事，文月对阿姨说：

“你搬过来与我们一起住吧。”

当时我们投宿在教师宿舍，虽然窄小，我们还是准备容纳多一个人。独居是颇为凄清、寂寞的。阿姨却一口拒绝了。老人的心理实在不太容易了解。尤其是寡妇的心田，更有许多外人绝对想像不到的偏僻角落。但是人生那里由得你全权支配？

我更没有想到，会在三年前到这里来迎接阿姨的灵柩回去故乡安葬。在这之前的十五年，我还计划与文月骑电单车到彰丹坡上看一年一度的娱乐盛会呢。

夜的江沙河出奇的静，竟然连一声湍急的呼吸也没听闻。坐在旅舍外头的石墩上遥望，江沙河是埋藏在夜色中了。那宽阔的河岸竟都失去了边缘。幸好有灯火在对岸的丛林间闪烁，隐隐约约发出粼粼的幻影，才知道河原来还躺在那里，明朝太阳升起，就会看见河水悠悠向西流了。

只有河沙沉落在河底，在水中迎着阳光闪闪生辉。我握紧文月温热的手感动地说：

“多谢你带我来这里。”

文月在暗影中幽幽地问：

“你还在想念不能回头的过去吗？”

“明年如果有福气，再生个娃娃吧。”我向前望去，河面上的灯火还颇为明亮呢。

文壇巨著·十七、十八世纪

其他(口)

有一个黄昏，突然有人敲门求见。

那时候，我正在夕阳的余晖间燃烧落叶。我家庭院种有一丛葫芦竹，竹身矮胖，却是节节挺升。最迷人的是细长的叶子掉落满地。虽然到访的人常常为挺拔的树姿而赞赏不已。

冉冉升起的白烟里，我看见两个年轻人站在竹篱之外。其中一个矮胖的自称是汉兴，另一个清瘦冷漠的则是笔名司空的照片员。原来两人都是《国花文学》的采访员。他们莅临吾家，只是想调查当年的一宗悬案。

“请问小黑先生，您是否还记得汉兴教授？”

汉兴殷勤地问。

“记得，”我说。

“我就是他弟弟，”汉兴忧伤地说。“当年的一次动乱，据说我哥哥慷慨赴难，连夜开车回北方的热水镇老家。您知道吗？”

“消息是这么说的，”我回答。

“可是他一直没有回来，”汉兴很沮丧。“您知道其中原因吗？”

(一)

代号《茅草行动》的大逮捕，在1987年10月27日开始执行。这是一个意料之中，而且来得稍为迟了一点的行动。因为在这之前，我国的政治局势已至紧

十·廿七的文学记实与其他

我更没有想到，会在三年前到这里来迎接阿姨的灵柩回去故乡安葬。在这之前的十五年，我还计划与史月娥电单车到影丹坡上看一年一度的娱乐盛会呢。

夜的江沙河出奇的静，竟然连一声湍急的呼吸也没听闻。坐在旅舍外头的石阶上遥望，江沙河是埋藏在夜色中了。那宽阔的河岸竟都失去了踪影。幸好有灯火在对岸的丛林间闪烁，隐隐约约发出微弱的幻影，才知道河床来还躺在那里，明朝太阳升起，就会看见河水悠悠流淌了。

只有河沙沉落在河底，在水中迎着阳光闪闪生辉。我抓紧史月娥热的手感地说：

“多谢你带我来这里。”

史月在暗影中幽幽地问：

“你还在想念不能回头的过去吗？”

“明年如果有福气，再生个娃娃吧。”我向前望去，河面上的灯火还颇为明亮呢。

其他 (α)

有一个黄昏，突然有人敲门求见。

那时候，我正在夕阳的余晖间燃烧落叶。我家庭院种有一丛葫芦竹，竹身矮胖，却是节节挺升。最恼人的是细长的叶子掉落满地。虽然到访的人常常为挺拔的树姿而赞赏不已。

冉冉升起的白烟里，我看见两个年轻人站在竹篱之外。其中一个较胖的自称是汉兴；另一个清瘦冷漠的则是笔名司空的摄影员。原来两人都是《国花文学》的采访员。他们莅临吾家，只是想追查当年的一宗悬案。

“请问小黑先生，您是否还记得汉生教授？”

汉兴殷切地问。

“记得，”我说。

“我就是他弟弟，”汉兴忧伤地说。“当年的一次动乱，据说我哥哥惊慌失措，连夜开车回北方的热水镇老家。您知道吗？”

“消息是这么说的，”我回答。

“可是他一直没有回来，”汉兴很沮丧。“您知道其中原因吗？”

“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屋檐下为大同计划，”

(一) 只知空谈而不行动

代号《茅草行动》的大逮捕，在1987年10月27日开始执行。这是一个意料之中，而且来得稍为迟了一点的行动。因为在这之前，我国的政治局势已呈紧

张状态。事实上，在1986年4月的全国大选还没有举行之前，各族间的关系已因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的课题所困扰而呈现极不安稳的征象。大选过后，虽然国阵获得压倒性胜利，种族情绪反而变本加厉，弥漫污染马来西亚美丽的天空。

当时的各族群领袖，不单只常常在报章与大集会上唇枪舌剑，发表煽动情绪的言论；各种族族群本身也呈现大分裂之外的另一个分裂局势。我在1987年6月2日发表的小说《前夕》，就是在切肤之痛而发出的慨叹。唐林在同年7月1日的南洋商报发表了一篇评析《前夕》的文章：

“《前夕》的故事表面简单而不复杂。作者以一个女大学生的口吻，叙述她父亲和三位哥哥，在国会竞选期间发生的事情。”

小说中的几个人物中，我寄以最大期望的是还在大学里念书的小固，叙述者的男同学。然而，小固纵有崇高的理想，有时也难免颓丧，悲憾。其中一段，我这么写：

「二哥温和坚忍。三哥激进刚强，两人都有不同的政治，见解。甚至因此常发生冲突。然而彼此都有一颗赤诚的心，大家都要捍卫、争取族群的利益。

他们各自走在不同的道路上。

两人之间，那一个的态度正确？

二哥？

三哥？

或者他们两个都不对吗？他们不应该只在一个族群中间徘徊留连？

小固就有这种想法。

有一个午后，我们从大学图书馆走出来，看见三三

两两夜归的同学，各自的族群聚合在走廊的各个角落，操著各自的语言高谈阔论。小固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我们来到了最高学府，反而分裂得更厉害！在乡下，我们可以共抽一包爪哇烟丝。”

“物以类聚，在自然界是很平常的现象，”我说。

“那只是以动物而言。我们都是人呀！而且我们有更特殊的理由应该去破除这层障碍。看起来，我们是失败了！”

“这种隔膜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我也有点感喟。

“努力三十年，我们却是愈走离理想愈远。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甚至比三十年前更敌视彼此。为什么？”小固握紧拳头，击向天空。

“我们本来就有许多不同，”我说，心情也跟著很低落。

“异中求同虽然艰辛，却是可以实现的理想。问题的症结是：领袖们肯不肯、敢不敢放弃强调肤色与出身、语言与宗教，不要只当某一个族群的英雄而真正的为整个国家的一个种族。”小固向错肩而过的拉曼招呼：“这个社会缺乏的是真正勇敢的人！”

小固认为我们的发源地虽然各有不同，流过崇山峻岭、流经森林良田，各有各的历史背景。到最后殊途同归于同一个河口才能显出雄浑磅礴。

“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屋檐下为大同计划、奋斗？偏要站在五脚基上呐喊，塑造自己成为民族英雄的同时也刺伤另一个族群？”

小固的声音激昂地在理学院空寂的走廊上回响。

瑟缩在廊柱的阴影里有两头猫，因为小固的激越的

声浪，慌张地窜向草地那头矮灌木丛中去了。

我不知道他们会躲藏多久，大概要等到我们的爱音淡去，才敢重复出现吧。」

其实，在1987年4月，何乃健的诗叶《仙人掌的召唤》里头，收集了好几首诗作，也是针对当时极端主义种族言论引起群众的恐慌而发出的痛心疾首的声音。乃健明写暗喻，记载的都是历史的事实。譬如《孤岛》，其中这么写：

漫天的阴霾喘压著这个孤岛
蝉鸣寂了，仿佛预先知晓
就要到来扫荡的
是一场吞噬白昼的热带风暴
大潮汐鼓动著嚣张的浪涛
在堤岸周遭狂吼与咆哮
小潮汐怂恿阴险的暗流
腐蚀浅海护岸的岩礁
沙滩上露根的椰树不安地絮叨
低气压的天空暗示台风的征兆。

1986年的中秋节，国民大学的华裔学生正要举行庆祝，却遭到大学里头一群狂热的马来学生横加阻隔，言论极端挑衅，嚣张跋扈。最高学府的高级知识份子尚且不能脱离种族局限，放开眼界，扩大胸怀，真是令人扼腕。不过，这些学府青年敢于无理取闹，多少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使然。有些政客，因为急于窜出人头地，不惜铤而走险，发表煽动性的言论。乃健在《仙人掌的召唤》另有一首《中秋——致国大一群同学》就是写的这一次事件：

中秋的月光在草场上结霜
熱帶的林園為何弥漫着北国的秋凉
莫非冰河期就要到来了
冰雪会不会将所有绿意摧残？

我们提着朦胧的灯笼
让瘦弱的彩纸围护那一丁点火种
火舌挣扎着求存，在秋风中
灯罩里隐现奔腾的热血嫣红。

林莽中倏地窜出一群饿狼
它们因为月圆而发狂
误把灯笼当作懦怯的羔羊
听到狼嚎就吓破了胆

同伴们把灯笼紧紧靠拢
小小的火吞挨近了就映成烈火熊熊
燐火的燃烧只是为了取暖
扑火的最终会葬身火焰中。

同伴们在狼吼声中把月饼互传
我们也把夹在馅里的诗行轻朗
广寒宫里的桂树经得起风霜
伐桂是徒然的呀，执迷的吴刚！

(二)

在风声鹤唳的局势中，汉生终于逃出了严密管制的
汴江口，奔向宁静的故乡热水镇。

一路上他看见街道上只有疏疏落落的车子在整齐宽

敞的高速大道上奔驰。往昔这个时间他还在舒缓的梦乡弹簧床上延续甜蜜的梦。他不知道街上的车辆稀疏是因为局势吃紧而减少还是黑夜太长、曙光未露，工作的人犹未上路？

这时正是凌晨四点钟。奔跑在灯火辉煌的大道上，汉生心头紧张，担心随时可以被拦阻。然而一路顺畅无比，却又教他忐忑不安的心情渐渐平稳下来。

“他们没有理由在高速道上设路障的，”汉生的太太说。“车子别开得太快。”

她抱着酣睡醒的幼儿，一边提醒紧握驾驶盘的丈夫。

沉默。

汉生没有答腔。

“局势似乎不如消息传的那么坏。”太太又说。

(三)

基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因素，一般来说，从事文学创作的华裔作家都非常小心谨慎，紧握手中如椽大笔。大家都清楚明白，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行文走笔都必须客观含蓄，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或麻烦。

有一次，庄迪君在檳城的讲座会上指大马的华裔作家自我恐惧，不敢反映现实。这句话虽然不无多少现实根据，却也看偏了大马真有良知的作家。

作家不是政客。

尤其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作家看问题更应该从整体出发。他不须要种族政客的哗众取宠。作家的文字是最直接的反应。因此他的反应必须无愧于面对自己的民族之外，更应该对其他民族公正，无私。

事实上，在我国也由不得作家搞种族情绪。因为他

的文章还必须经过报章刊物编辑的审查，才得以发表，见诸于读者。而我国的报刊准证每年都得向内政部申请复新。有哪一家报馆或杂志社敢于冒出版法令的大不韪而面对封闭的危机呢？

因此，凡是在本地华文报刊发表的文章，可以说纵使悲痛愤慨，绝对不偏激情绪化。

(四)

有人在入夜的泞江口闹市开了机枪，连日来紧绷的夜色，终于被撕裂了。

一时间，谣言像被枪声惊醒的黑鸦，四下飞窜。

汉生住在公寓第十三层，只能从海外电台以及友侪的本地电话接收交换最新发展消息。

十三楼的高空实在太高远了。向下探索幽明的深夜，街衢寂然无声无色。距离令他的听觉懵然。他根本没有感受到枪声曾经在不远处人头攒动的市中心鸣放。夜街还是昨夜的夜街，本来就是那么阒然无声。今夜的夜街并不比昨夜更黑几层。然而黑是一种不能探测深度的颜色。他不能肯定一整夜的不安只是谣言的影响。

黑暗中，平静的街道也似乎隐藏杀机。

汉生站在露水深重的凉台看着太太一脸忧戚，却尽量以低沉缓慢安定的语气讲电话。

“一切都平安，你们过敏了。”

太太闲闲地说。声音在死寂的夜空飘荡，变成空旷不结实。

“告诉爸爸，没有发生什么，叫他放心好了。”太太又说。“回家？我们商量好了再做决定。没有什么，真的。”

这真叫人汗颜，同时啼笑皆非。世界真的是愈来愈

小，快变一个村庄了。泞江口开了机枪，他住得那么近，一声都没听见。几百里外椰子城那一头的年轻妻舅已经拨来电话，抢先向他们汇报咫尺之外泞江上这一天的局势。而且，他人犹在泞江口十三楼公寓享受太太烹调的莲子羹，八千里外的外国电台已对那几声枪声做出详尽的分析报导。

许多朋友齐辈更因此惊惶奔走相告。有一个在政治界服务的朋友甚至慨叹：

“要来的，终于来了。”

(五)

当然，作家表现愤怒还有一个方法：
交白卷，保持沉默。

(六)

“事情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吗？”

汉生当初参与其盛，隐约间也感受到气氛凝重。人的脸是硬绷的，就像每一个不朗的心。但是汉生绝不曾想像为了“争取宪法上保障的权益”竟然会弄成这样开枪射击的局面。

其他人纵然深谋远虑，肯定也没有这份透视“未来必有枪声”的能耐。如果大家都知道会有今天，当时到底会有多少人出席在天后宫的大集会呢？

更不要提在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了。

事实上，大集会上感情的宣泄畅快，一直到枪声未起之前还是汉生津津乐道的事呢。

“这一次我们是成功了。”

事件过去了好几天，每家华文报章都还用显著的字粒突出报导天后宫集会的余威。

汉生早餐啜饮雀巢咖啡精，也同时欣赏他出席大集会的成果。

他和“民主民权”的志同道合的知识份子都非常满意这一次集会能够成功召开。他们这些年最担心、最伤心也最痛心的正是族人的政治冷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位每况愈下，街头巷尾每一个族人都如此慨叹。但是族人最兴趣的还是商业活动所能带来的实惠利益，而罔顾今日社会一切经贸活动须取决于政治策略的衍变推行。

每隔不久，“民主民权”的资讯组就搜集有一批最新最准确的资料，供给善于做评析的蔡图、写短评的汉生、画漫画的阿著、写诗的小林以及其他精英份子。大家分头把资料重组、分析评述，或正面或反面，像砌图一样砌拼成一张族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衰退图表。大家原来只有一个宗旨：唤醒自以为是龙的族人，把埋在逐渐贬值的钱币堆里的头抬起来，正视未来。然而，这种理性的分析带来的却是非常令人沮丧的成绩。

经过天后宫一役，汉生终于领悟，启迪群众最直接最煽情的方法，其实就是最好的方法。呐喊的效绩原来远远超越了文字的评析。

“独立三十年，这是华人社会朝野大团结的第一次！”

汉生在事情过后，非常庆幸他那天终于大着胆子推掉系主任的饭局赶赴天后宫出席历史性的一刻。他虽然没有直接告诉太太闪过心头的一刹那迟疑，但是太太一定是体会到他的踌躇满志的。集会在高昂的情绪结束之后，他犹自挟带胜利的余威和几个相好的去喝几杯“妈爹”。

带着微熏的酒意回到家，他太太还戏他：

“你没后悔吗？推掉莫哈末再尼博士的约会？”

“后悔？”汉生口齿不清地说：“我还在备忘录常堂堂正正写下我，胡汉生的大名呢。”

（七）

大逮捕行动之前，种族情绪已经非常高昂。

巫统、马华虽然都是合作无间三十多年的政治伙伴，行到1986、87年，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和谐融洽。在那几个年头，这两个彼此都是单一种族性政党突然渐渐失去了控制。不单只是基层发表火爆的偏激种族论调，甚至高层领袖也往往在党集会或者国家性会议上有意义无意间发表挑起种族情绪的言论。

1986年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外来移民”的课题被三番五次提出来讨论。虽然早在未独立之前，三大民族已经同意在国家宪法下承认华裔与印裔移民为当然公民。这个课题重新被提起，而且自然而然演变成剑拔弩张的局面，是颇为不幸的。

在这期间的诗文中，方昂于1986年4月发表的《给HCK》（注：HCK，方崇侨的缩写，也就是方昂自己）写来伤心痛绝，读来令人不禁潸然泪下。1987年台湾诗人林焕彰访马，在美马高原朗诵此诗也泪洒讲堂，哽咽不已。《给HCK》的原文如下：

（之一）

又有人说我们是移民了

说我们仍然

念念另一块土地

说我们仍然

私藏另一条脐带

这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该不该我们都问自己

究竟我们爱不爱这块土地

还是我们去问问他们

如果土地不承认她的儿女，如何倾注心中的爱？

(之二)

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是

说我们是支那人，我们不愿

说我们是马来西亚人，谁说我们是

说我们是华人，那一个的国民

我们拥有最沧桑的过去

与最荒凉的未来。

1987年8月31日的国庆日，我曾经在星洲日报的《龙门阵》发表一篇短文《三十年》。那时候的种族情绪高昂，达到一个令人忧烦的阶段。《三十年》我曾经这么感慨：

“建国三十年，我们究竟有些什么进步？

三十年前，一般人的生活都相当清贫、困苦。但是，我记得，我们都过得相当快乐、安逸。

那时候，独立刚刚争取回来。大家都疼得像个宝。那手中的自由、才从英殖民的巨灵掌中讨回来的独立、自由！我们无时可以或忘，三大民族手牵手，同心协力向英国人讨价还价的感人肺腑的珍贵友谊。

三十年前，我们曾经像兄弟姐妹一般亲暱地生活在一起。

三十年后，在物质享受上，我们已经向前跨出巨大

的步伐。但是，在丰衣足食之余，我们的忧虑却隐隐然从佳饌与华服间浮现。

种族情绪的言论此起彼落，造成教育、经济与政治地位处处堪虑。

三十年前“有难同扛，有福同享。”的誓言，在三十年后已经让人忘记得荡然无存了吗？

往后的三十年，又是一个怎样的三十年？

孩子们，拿酒来吧！”

(八)

天后宫集会的影响力是非同小可的。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热烈响应更像一颗引爆的炸弹，威力迅速蔓延开来。

有一个早上的餐桌间，汉生甚至搁下报纸，流下了眼泪。他太太拿来一看，原来是一张小小的图片。一个小男生正孤零零坐在偌大一间课室里。他一脸茫然，等候同班同学来上课。但是他们是不会来了。他们的家长都响应罢课的号召，不让孩子们来上课。

“团结原来是这么美丽感人的事。”

汉生擦干眼泪，说。

当时他的激动是无以言喻的。眼泪从来不曾那么坦然的、畅快地涌出眼眶。但是，就在他一次又一次揩抹眼泪的当儿，却也读到了一则又一则令他感到气愤却也不免心慌意乱的新闻。

马来人在太子道的大草场也发起了一次庞大的示威，抗议华人的政治组织与社团干预教育部安排华小高职的行政职权。

“沙文主义！”他们愤怒地在草场上呐喊。

汉生和“民主民权”的朋友也很愤慨。

“我们只是争取在宪法保障下的权益，为什么马来人要生气？”

汉生的太太却不以为然。她更关心的是丈夫的安危。

“如果我是马来人，我也要示威。”

她在下班后，离开医院上了汉生的车子就这么说。

“为什么，争取基本的权利也有错吧？”

汉生非常不满。他想不到太太会这么不近人情。她太冷了。

汉生的太太摇摇头：“没有错。是没有错。不过事情渲染得太厉害了，难免会引起误解与对抗。”

“那是政客挑起的。”汉生不同意。“我们也认为事情很简单。可是有人要弄得复杂。”

“谁是政客呢？每个种族都有混水摸鱼的人，是不是？他们等着捞资本。经济愈来愈坏，可能有人要转移视线。你千万要小心。”汉生的太太幽幽地说。“我不要因此而失去你。”

当时只知道，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什么时候会刮起？究竟有多强劲？大家都在猜测，但是没有具体的结论。反正要来的，它就会来。

但是，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会有M16入夜的枪声。那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枪声应该隔开在遥远的地方。不是在这个热闹的汴江口，更不应该是在这个和谐安宁的国家，三十年前，我们曾经携手，共同创建的国家。

三十年来，我们备受世界各国赞扬推崇，种族虽然多，宗教也复杂，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稳健前进。间中虽然有齟齬，还发生过一二次暴乱，都能够以协商的精神和果断的毅力，迅速回复安宁，让国家迈步前进。

三十年后，我们会毁于一旦吗？

汉生当时这么想。我也非常惶恐。就因为枪声在入夜时分响起来了，汉生就要出走了吗？

汉生让枪声吓阻了吗？

(九)

更加不幸的是，在1987年7月间的一次华小高职调升的工作上，教育部安插了一些不谙华文的人士担任华小的行政人员，更加深了华裔的隐忧。

自从1970年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来，我国华裔即深深感受到在经济、政治以及教育上的权益渐渐被蚕食、败退。在教育的领域上，感受尤深。为了确保经济落后的马来学生得以有机会接受高深的教育而实施的固打制度，造成了许多成绩颇为优良的华裔学生无缘叩响大学之门，虽然其中大部份学生也并非来自富裕家庭。在我国，华文教育始终是一项敏感的问题。尤其是1961年教育法令第廿一项（二）条文没有取消，更是华文教育“颈上一把利刃”，随时都可以斩掉华小的命根子。1987年不谙华文的教师居然调升华小的行政高职，难免在华人社会造成恐慌。敏感的人士不禁要质问，这是不是华小改制为国小的前奏曲？更加令华教人士感到不满的是，这个问题虽然被提出来一些时日，依然没有获得“不存恶意”的有关人士关注解决。反而被刻意渲染、蓄意扭曲为“质问马来人的尊严”的课题。当时的巫统党争正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有人要制造形象突出自己，国家安宁与和谐都置之脑后了。

这是多么令人痛心扼腕的事。1987年9月9日，我激愤写下一篇短文《爱是互相记取》，发表在星洲日报的《龙门阵》，强调那一阵子“华裔领袖与马来政

治人物的针锋相对，也不过是就事论事，针对几件热门课题提出宪法保障之下的基本权益。

“如果我们都瞭解祖国的历史，三大民族之间今天不可能还有猜疑。

如果我们都瞭解，在争取独立时，三大民族都曾经为了美好的今天，在当时放弃了一点点权益以迁就对方；但是，于此同时，也为自己的族群获取好多的回馈。

如果我们能够替对方设想，那么，大家就不会剑拔弩张，怒目相向了。

在争取独立的时候，马来人的确做出了一件巨大的谅解，那就是接受华人与印度人成为本国公民。华人与印度人因为有马来人的忍让与谅解，因此可以在一样的天空下理直气壮的做人。

因为这一点，华印两族从中获益匪浅。或许正因为如此，一些偏激的领袖才要常常旧曲重弹吧？

在华印裔感激不尽时，为什么偏激的领袖们不怀念我们也曾经为祖国的建设扮演过（正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呢？

在太阳底下，让我们互相记取对方的贡献吧。庶几能够更积极专注的建设未来的祖国！”

当时的气氛是非常紧张的。每一个人身上每一根弦都绷得很紧。住在大都会的好友们都能深切体会。

1987年9月傅承得有一首诗《山雨欲来》就是很好的写照：

山雨欲来，曲径风紧
古树洞空的枯干，指挥
四面楚歌急骤的撩拨
小心，月如，前头多难

我们得战战兢兢，留心
枝桠挡道，石走沙飞
所有伴奏的天籁，可能
尽是掩饰巧妙的咒语
或死神咻咻的冷笑
在阴霾的背后
在光线疾退的上空
他揶揄的睥睨
有人自投毁灭的怀抱
你的惊悸，月如，自内心
传来，婉转的传达
一份轻微的责备：明知
山会咆哮，林壑会无情的
吞噬所有的生命
然后教溪流，冲去暴行
半点也不留痕迹
你的手，我仅能沉默的紧握
月如，那是无言的辩说
明知山雨欲来
陷阱热忱的招手，危险
用最隆重的仪式迎迓
这趟行程，我坚持要走

山雨欲来，小楼风紧
断壁残垣，在门外
呻吟破碎的身世
且听，月如，还有竹帘
在窗口频报渐强的吹角
我们得如履薄冰，留心

栋摧梁折，瓦散墙裂
蚁虫会筑起巨穴
嘲弄我们付出的血汗
在半颓的篱笆，禽兽
会讥讽我们孱懦的骷髅
耻辱是羸弱的退缩
粉身碎骨才是无畏的拼图

你的担忧，月如，自眼神
流露，哀怨的诉说
一份固执的后果：明知
狂飚与淫雨，足以
涂抹历史的真相
粉饰虚伪的记载
教黑白忘掉彼此的面目
教良心贱卖自己的言语
月如，那是最终的顾虑
明知山雨欲来
我仍得上路，仍须跋涉
情势，不让我们有所选择
时间，不站我们这一边

山雨欲来，顶峰风紧
滂沱的预告，针刺双耳
回头啊回头，道途已穷
笑吧！月如。卑陋渺小
只能徒劳的哓哓
像无谓的政论，四伸魔爪
揪搭异族的颈项

悠悠河水

但炎黄子孙，原就多灾多难
走入风雨，走出历史
肩膀尚湿，另一次的长征
已在心中拟好，另一座天险
另一番吹打，已在前方
建起城池，固若金汤

你的平静，月如，自步伐
显示，坚稳的强调
一份不移的信念：明知
无法痛击，可能灭绝
洪湍和山崩，可能
淹埋一切的代价
你仍挺拔如斯，傲岸如斯
用金睛火目，逼视曲邪
月如，那是至高的节操
明知山雨欲来
仍洞明心志，历练行径
未必克敌教天日重视
肯定迈进让暴虐骇惊

诗人在那一阵欲来的山雨前的自许，事实上正是许多文学工作者，知识份子以及劳苦大众的心志。因为在那混淆不清，“黑白忘掉彼此的面目”的年代、苦闷、冤屈、愤慨就是每一个人的感受。1987年10月，傅承得另有一首《濠雨岁月》，虽然是承得个人的感伤，却也是当时一般人的感想。

走在雨中，月如

这赤道多变的气候
真像无常的祸福
难以预测，或防范
惟有任随它下
闪电闭目，打雷掩耳
霍霍撑伞，没伞则听淋
而我，月如，不知怎的
竟有刀俎间鱼肉的悲哀

走在雨中，月如，我的心里
也有恶魔重压着的乌云
挥不去，撵不掉，拨不开
日以继夜的停驻，教人
睡不安寝，食不知味
有时必须清醒，步步为营
怕一麻木丢失了自己
有时却得糊涂，作哑装聋
怕过于绷紧，必定错乱神经

走在雨中，月如

霉味四散的阴暗岁月
狐疑随时踏空与失足
痛心，失望，进而厌倦
终将发酵成虚无

若不，就是极端邪恶的血腥

明天，会不会阳光普照

温热的泪，会不会转冷

月如，我真的，我真的不晓得

华小高职事件拖延了几个月不能解决，终于爆发了
“天后宫”事件。数以千计热爱母语教育的华裔齐集天

后宫，强烈抗议教育部没有从速解决这个影响深远的政策。其实，天后宫事件正是多年来华裔在教育政策上垒积下来的苦闷的爆发。当天的聚会，有一个难得的现象是华裔朝野代表人士，不管政治思想与立场有多大的分歧，都结合在“不谙华文”的课题下。独立三十年，我国的华人第一次发出一致的呼声，声势壮大，响彻云霄。

(十)

电话铃又再刺耳地响起来。在徬徨失措的夜晚，每一次铃声都可以轻易击毁脆弱的信心。

“让我来接。”

汉生从露台走进来。

“谢天谢地，你尚在人间。”

原来是写诗的小林。句子虽然夸张充满喜悦感，却听不出他的丝毫快乐。汉生反而可以感受到对方焦急的呼吸。

“事情真的是那么严重了吗？”

(枪声。枪声在哪里响？

枪声再响，又害怕什么？

汉生是否应该继续慌张？

暂时还未知道。)

“我们正在讨论，下一步棋要怎么走？”

“狗屁。我们没有路了吗？”

汉生感到非常烦躁。他太太听完椰子城打来的电话后正蹲在地上检阅从书橱搬出来的几箱剪稿。当时写的时候，非写得淋漓尽致不能尽兴。汉生也因此而赢获友侪间的赞赏，还称他是“最泼辣的杂文家”。他自从加入“民主民权”这个非营利的机构以来，一面在大学里

授课，一面深入研究祖国近年来影响民生的政策。几年下来，他研究专精，往往能够从一粒砂看见一座山的面貌，从一个错误的脚步预见悲戚的未来。他每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撰写评析的文章。笔锋虽然冷静如黑夜，却是压抑满腔如白日烈阳一般滚热的血之后的抒发。

往往，汉生在撰写完毕一篇重要课题的评析文章之后，东方的天空已见鱼肚白，十三楼下的车水马龙也三三两两，开始流动起来。

“你走还是不走？”

“走。”

“如果你不走，我找个公事包装几件衣服，等待凌晨的敲门声上路。据说，他们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要走？

“写论文的蔡图和写小说的朱发，已经下乡了。”

这是我，汉生，的祖国！

“不过，搞资讯的周皇，研究民意调查的流体力学博士连天清都准备好了。他们打算吃完晚饭就陪妻子儿女痛痛快快看最后一场《纲中人》，守夜到天亮。”

我也有妻女三个。

“据说，凌老和陈老两个在今天下午分别给带回警方。”

汉生转回头提高声音对太太说：

“不要检查了？都把它烧掉！”

“我当然是不走的，”小林说。

你是孤家寡佬当然轻松。我呢？

“我等着进去坐几年，又可以读法律。好像林吉祥，几年后出来又是律师又是好汉。”

“哈。哈。哈。”

汉生干笑三声。

(我为什么干笑?)

汉生搁下电话，从身后紧紧搂住太太。耳鬓厮磨之余，还轻轻在她耳边朗诵：

“我爱你。祖国啊祖国。我爱你，你会爱我吗？”

汉生的太太抬头看了他一眼。她不知道汉生讲的是真是假。不过她听得出来，他的声音有泪水。

这句话应不会是对她说的。

(十一)

当然，“天后宫”的浩壮声势必然加深一些别有居心的政客的仇视与对抗。巫青团紧随着“天后宫”之后，号召数以千计的党员在太子道草场膺集“展示力量”谴责华团及国阵的华裔部长干涉教育部的权力。其中呐喊最尽力的，就是模棱两可的巫青团长了。

那时候，巫统A、B两队的分裂已呈明朗化，斗争开始进入你死我生的肉搏阶段了。

气愤不已，我在当时写过一首颠倒诗《道理不是那人说的》，发表在1987年9月20日的《星城》：

蛋糕应该怎么切

圆桌上的纷争论

墙外的人不须要明白

究竟喝掉多少咖啡

匆匆决定

冷冷讨论

热热协商

悄悄提呈

都应该在围墙内

一切尖锐的问题

捍卫的声音

那也是有人说的道理

那人说的也是有道理

强烈反击

为了民族的尊严

我们将会绝不留情

痛击鞭挞

敢于提出

闪电宣布

让捣蛋人权的混球

上下奔走

上下奔走

声嘶力竭疾呼

也只有奈何



有道理也是那人说的

在燃烧一场战火之后

反覆警告

方块又让螃蟹吃掉了

不是更意象图腾

还提干吗

像马大评论会的决策一样

在群众措手不及间

(十二)

有人要留。要留的人是什么心态？大时代表现气节的守候者吗？

有人要走，形势不好，撤退是为了保存。没有耻辱。

椰子城的父母后来又摇了两个电话。午夜的电话里，老人家焦急地催汉生。

“你听说了吗？中南区封锁了。西南线也戒严啦。再不出来，就离不开泞江口了。”

汉生也心慌意乱。嘴上却说：

“不能出去，就待在这里好了，又担心什么？”

老人家在那头大概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哼了一声：

“你平常写什么，我不知道。可是人家知道！”

“那是正义之声。”

汉生抗辩，声音却失去先前的自信。

局势开始明朗了，当局是这么说。汉生在信与不信之间徘徊。三几下令人四下奔窜相告的枪声原来只是一个军中下士失意的流火。出事的现场与附近几条街衢虽然都为了追捕携枪引起骚乱的下士而封锁，泞江口并没有进入全面戒严的状态。

汉生刚喘了一口气，凌晨又有电话响。原来又是椰子城打来的。老人家发觉汉生一家人还没有出发，在椰子城那头大发脾气：

“要等到拉进去了才想要出来，是吗？”

声音好像要哭出来。

“他们不会乱拉人的。”汉生虚弱地说。

“今天的事，你以为是偶然的吗？”老人家压抑哽咽，又在那一头咆哮。“你觉得会这么容易过去吗？”

汉生不能回答。这很难说。当太阳明天升起，又会有新鲜的事。也许枪声的现场会出现围观追捕下士的群众。购物中心依然熙来攘往，大都会的大多数人还得低头找生活。也许，明天会有剧变。十一月一日还有五十万人的大集会。到时候将会有来自各城各乡镇的一百

万个拳头在体育场出击天空。镇暴队再公正，阻挡得了情绪化的好汉吗？

凌老陈老要真的都给请进去问话了，华社将有怎么样的激荡？

他们两个老人家是华人社会最崇敬的前辈，被请进去亏待当然不可能。对华社的打击却是肯定的。

谁还有勇气站在最前端？

汉生不禁流了一身冷汗。

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随时都可以将他的戏服剥夺丢进化妆箱。

(十三)

更加不幸的是在10月18日午夜11点左右，有人在热闹的秋杰路开了几枪。一时间风声鹤唳，流言纷飞。

后来查出，发出M16莱福枪的原来是一名从军营逃出来的兵士阿当。尽管局势在一二天内就被控制，但是人心惶惶，不知更大的灾难会在什么时候降临。总警长的澄清与安抚并不能稳住人民摆荡不定的心。傅承得在十月十八日那天写下了一首诗，《惊魂》：

在夜色惊疑不定的时刻

我又为你，提起沉重的笔

在这敏感的大都会，月如

有人开枪，放火，并且杀人

消息像最狂嚣的黑死病

凌晨一时，半数的居民

自酣睡中转醒，呻吟

有的，因为卜卜的枪声

有的，急急的叩门；有的
惶惶的电话和传单
不同方向的恶耗
却有相似的恐惧与悲愤

我是恐惧，月如
三十年来家国，仍由
不安、狐疑，和欺压
统治每一吋美丽的河山
从独立时齐心协力，高喊
响激云霄的欢呼

到如今，一有风吹草动
便传来遍野哀鸣的惊悸
廉洁、公正、还有和平
一些殷殷焚香祷告的心愿啊
一地逐渐冷却的灰烬

我是悲愤，月如
三十年来家国，仍是
教人透气艰辛的阴霾
笼罩生长于斯的上空
教人想起：1969年
记忆犹新啊那场滂沱
泛滥成灾，洪水掠夺
无数一文不值的生命
健忘、短视，以及偏激
在今日换了面孔的舞台
照旧飞扬跋扈的横行
民主、自由，还有均分
一些魂牵萦的期待

一道永不痊愈的疤痕

在夜色惊疑不定的时候

我又为你，提起沉重的笔

在这动辄得咎的国度，月如

一点谣传，便能摇落

所有血汗换来的未熟成果

一个兵士，一支M16步枪

几条人命，死亡的长翅

就在九万里的高空投下阴影

有人坐待黎明，有人

漏夜猛敲杂货店的门

或击碎百货公司的玻璃窗

因为一九六九年，据说

有人未及防犯，所以饿死

(十四)

车子穿越沉睡中的壮丽河山。

离开泞江口，迎面只是稀落的车灯。宁静是大地唯一的聲音。

“睡啦？”

汉生握住太太的右手。

“怎么可能。”

“想什么？”

“我觉得很可笑。又想哭。”

“什么事？”

“我们都爱这个国家，你不过写过几篇分析资料的文章，也没有造谣生非，就得弃荒而逃。”

“我也很伤心，而且羞耻。”

“以后埋头做学术研究好了。”

“我也这么想、钻牛角尖住象牙塔，除了荣耀还有一份安全感。”

“我们是否过度敏感呢？”

“凌老与陈老为什么会被请进去？我们没有错。”

一阵沉默徐徐浮现，两人都累了。

路的尽头突然灯火光明，汉生心头鹿撞。有突击检查。他缓慢地把车子开到警察检查站前面。

一个青衫下士用手电筒随意地探了探车厢。

“去 哪里？”他问。

“椰子城、热水镇。”

“啊，好地方。”下士回答。他挥挥手，示意汉生继续开行。“一路顺风。”

汉生的太太突然吃吃笑起来。

“怕吗？”她捉狭地问。

“怕，”汉生说。“好怕。差点没把自己吓死。”

他踩开油门，车子似子弹，朝椰子城的热水镇飞驰。

。

(十五)

事实上，华人更大的疑虑还在后头。

巫统的党总秘书沙努西在这之前号召东西南北全国上下五十万名党员于十一月一日齐集首都以展示团结，才是困扰华人的最深的忧虑。在这非常的时刻，为什么要发出这一道号令？巫统是统治政府的老大，应该知道政局的安危而识轻重，展示团结的号令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是当时一般非马来人最感焦急、揣测难明的课题。

幸亏首相（巫统党主席也兼任内政部长）从善如流，终于宣布取消五十万人的巫统党员大集会。不过，于

此同时，内政部也在那几天内漏夜逮捕一百多名华巫印裔的社团与政党领袖，其中当然包括沈、林、柯、庄，四位华教人士。消息传来，朝野虽然震颤，一时间剑拔弩张的局势终于也逐渐平静下来。

经过时间的冲洗，不该淡忘的也给卷走，流逝了。

其他 (b)

我没有回答汉兴。他问我汉生的下落？啊。

我回头看那摄影员司空。注视良久，始终觉得面善，就是记不起在那里见过这个年轻人。

“我们曾经见过面吗？”我苦恼地说。

年轻人扯扯嘴角，淡淡地说：

“我就是常年唯一一个上学去念书的学生呀。报章上都有我的特写镜头。”

其他 (c)

将近热水镇，汉生终于放下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路两旁儿时熟悉的树林似乎给他无限的勇气和宁静。

“落实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汉生说。“其实，我们都还在祖国的土地上。”

“别太得意了，”汉生的太太取笑他。心里一样有无限的宽慰。“前面好像有一大片雾，你要小心走。”

雾好像浪头，一阵又一阵突然涌现。白茫茫一片，淹没整座山林。汉生拧亮汽车高灯，强烈的光芒也不能突破滚滚而来的雾海。汉生不得不放缓车速，因为他看见的除了白茫茫的一片雾，就是一片白茫茫。他看不见路。

“我们在那里？汉生。”太太紧紧抓住汉生的左臂。

。

“我不知道。”汉生回答。

两个孩子也醒了。他们揉揉眼睛，都带点兴奋。有点紧张。

“爸爸，好大的雾啊。”

“爸爸，你认得路吗？”

“这是爸爸的故乡，他不会走错的，”太太安慰孩子。声音有点软弱乏力。

汉生没有答腔，全神贯注眼前的道路。他不明白太太为什么比他更有信心。他不知道，能不能走出这一阵雾海。

其他 (d)

“据说我哥哥抵达热水镇，天气突然有了巨变，”汉兴痛苦地说。“有一阵雾突然从他熟悉的树林间涌现，是不是真的？”

“没有错，”我说。

“为什么他会受困？虽然雾很浓，可是那是他的故乡！”汉兴非常不满。

“太残忍了，”妻也表示同情。

“妇人之仁，”我发出冷笑。

虽然太阳升起，雾会渐渐消失，黑夜也必将成为过去，汉生还是在那座雾林中打转。

(一) 景棚

陆丰代量内，球甜

陆丰代量内，球甜 1988.1

陆丰代量内，球甜 1988.1

陆丰代量内，球甜 1988.1

陆丰代量内，球甜 1988.1

陆丰代量内，球甜 1988.1

陆丰代量内，球甜 1988.1

趙樹理

附录（一）

赶路，是不分昼夜的

1990年 鄉青小說推薦獎總評

陈雪风执笔



提呈作品参加乡青小说推荐奖的作家，共有九位，他们有中年的作家，也有青年的作家。

我们审阅这九位作家的作品，发觉有一种情况，使我们感到十分兴奋，那就是大多数的作品，都立意在反映生活与一些社会的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大多数的作品，其内容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一点很有力地说明，我们的作家是关心现实的，他们的创作是为人生的，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作家不但在相当程度上注重取材的社会意义，他们在表现手法上，也在传统的基础上，采用了新的技巧，诸如意识流手法，时空交叠的结构，以及象征的形式。在这次参加推荐奖的作品中，不但有结构新颖的作品，也有意识流与科幻作品。这是另一个可喜与值得一提的特色。

从事文学创作，能够扩大取材的范围，在结构形式上，力求创新，采用各种表现技巧，这在马华文坛来说，肯定是一种发展与提升。

不过，个别作品放在一起观察，互相比较之下，我们有一个感受，却是无法排除的。我们发觉，有一些作品的内容不够充实，既流于讲故事，艺术的真实性又十分薄弱；有的是等同了讽刺，幽默与滑稽，而显得浮夸，思想水平与格调很低。

另外，有一个现象，也使我们深感遗憾。那就是有个别的作品，在语言文字的运用方面，存在不少需要商

权的地方。比如句子不通顺，用词不当或生造词汇。

我们以为，要是借此机会老生再谈一些道理，相信不是没有必要与意义的。因此，我们要在这里强调：艺术的创作，要求开拓新境界，求新与求变，肯定是一种必然。不过，更重要的还有两点要明确：第一是求新与求变不是平空而可得的，它是导源于传统。没有传统的继承与认识，根本谈不上求新与求变，也无所谓求新与求变。第二是求新与求变，不应单纯限于形式与表现手法，它也包括着内容（题材）的开拓与思想认识的提升。

如果一件艺术作品只有新奇和变异的形式及表现手法，而没有新鲜的与具有思想水平的内容，那么，即使它有其创新，可以哗众取宠，但意义是不大的，艺术生命也不会长久。

具体到文学创作方面，我们还想补充几句；因为文学是语文的艺术，所以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对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必须做到明确通顺而后讲究文采形象。不顾语法与句式结构的规范，而一味讲求所谓新意与意境，这是本末倒置，也会弄巧反拙。

至于生安白造词汇，违背语法，玩弄语言文字的现象，那则是错误的。

文学家有语言大师或魔术师的尊称。然而，不是每一个文学家都是语言大师，或可成为语言魔术师的。其实，要成为语言大师或魔术师，基本的修养是干净俐落，特色是生动。

在会审的时候，我们三位评审人，在评分上并不一致，而是有些差别。但经过一番仔细分析与讨论之后，终于有一致的共识。

我们一致肯定：〈十、廿七的文学记实及其他〉这

篇小说是含有明显而强烈的社会性；它真实地反映了一九八七年国家的紧张局势。而且是『以宏阔的审美视野，对一九八七年十月廿七日发生的大逮捕事件，即「茅草行动」的前因后果作出了客观的反映。」

它以一则虚构的故事，串连了几篇散文与诗歌，既有场景的描写，故事人物的形象刻划，又有分析与议论，而构成了文学作品。它所塑造的一幅色泽鲜明的图画，既含有饱满的艺术形象，而又『在叙事之中隐藏着批判的锋芒』，给读者带来有力的冲击与启示。

我们也一致肯定：这篇小说的艺术结构与表现形式，在我们马华文坛来说，是十分的新颖，它是一种很有创意的表现。

作者为了突出现实生活中敏感与尖锐的事件，以及它所引起的广泛反响，采用一种新型的艺术结构，即虚构一个故事，串连既成的文学作品，穿插分析与评论，作为表现形式，它的意义，不止是在于创作手法的新颖，同时在题材开掘方面，也会有积极的影响。因为，〈十、廿七的文学记实及其他〉这篇小说，明确地显示，现实生活是创作的不竭源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与发生的各种事件，即使是敏感与尖锐的，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不能轻易去碰的事件，只要作者多动脑筋，发挥巧妙的构思，采用适当的形式，都可以撷取来作题材，写出具有震撼力的作品。

因此，我们一致推荐，乡青第一届小说推荐奖颁发〈十、廿七的文学记实及其他〉。

我们祝贺它的作者小黑先生。

最后，我们诚恳地希望，这次推荐小说奖的颁发，除了在奖励与肯定富有社会意识，表现突出的作品之外，更意味着是在激发文学创作形式的多样化，期待马华文坛百花齐放。

一九九〇年十月七日

附录(二)

作家·愛·良知

專訪小黑

张曦娜

《联合早报》

(新加坡)

问：

你在小说集《前夕》中，曾说过你是为爱而写，可以请你说得具体一点吗？

马来西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山川秀丽、天然资源丰富、民风淳朴。我们虽然有几个民族生活在一起，一向过得很和谐、宁静。但是世界在变，马来西亚也在变。搞政治的人尤其变得很快，而且变得很坏。当然这两年风也平浪也静了，但是八十年代却是最令人感到迷惘、彷徨、沉痛、哀伤的。你知道，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搞政治的人最忌玩弄种族、语文、教育与宗教的情绪。这是在宪法里受保障的权益，是被严厉禁止质问的。但是在八十年代最后那五年，情形并不是这样的。那是一个纷争不止、风雨如晦的时期。当时三个主要政党都同样面对分裂的危机，派系的斗争使那些有野心的政客找到了刺伤别人抬高自己的机会。因此在那些个年头，偏激的言论象野火，一烧开来就是绵延好几百哩。我诞生在独立前六年，是跟着国家的发展一起长大的。小时候我在乡下长大，有马来朋友也有印度朋友。虽然那时候大家都很贫穷，但是没有隔阂与压力。八十年代了，高楼大厦遍植大城小镇，水电供应深入穷乡僻壤，我们反而过得战战兢兢。我们有了富裕，反而失去了彼此的信任。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历史短浅，追本溯源，一目了然，那个时期的不安是因心怀叵测的政客在煽风

浪。我爱我的国家，我也爱我的民族，八十年代的事件诸如语文教育、合作社、党争、民族主权等等问题，一直撕裂我的心房。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在和平、安宁的气氛下向前迈进，媲美世界各先进国家。如此互相刺伤，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步？我和我的一班作家朋友们因此都过得忧心如焚，体会到从来没有那么明显的无力感。我所能做到的就只有带着沉痛的爱用文字记载那些不应该发生、而已经发生的不平。

问：

读你的作品，觉得你的社会及时代意识很强，你是否觉得，作家肩负了一定的使命感？

作家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虽然不应该自别于贩夫走卒，但是他看事情应该比他们来得透彻。他知道什么是对与错、正义与邪恶。而且优秀的作家必具有良知、勇气，还有爱。他爱家，也爱国。因此在跟着社会一起成长的同时，审视、纠正、批判社会也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了。当然，在物质文明的商业社会，作家的良知或许发挥不了他期望中的影响，但是作家并不能因为无力感而放弃了这种天职呀！事实上，愈文明（物质上）的社会（国家），愈需要作家的关怀。主宰未来世界的两种人肯定将是政客与商人。如果作家弃而不顾，社会因此充斥了政客与商人的声音是非常危险的。

问：

你不久前得到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所主办的“花踪奖”，在过去也得过不少奖项，你如何看待这些奖项？

我想得奖应该是很开心的事。

奖项的设立，多少反映了社会上还有人关怀作家，这是令人感动的，也给予作家一定的鼓励，同时激发一般群众对文学的关注。

但作家毕竟是很寂寞的，而且还得忍受寂寞的煎熬。我不久前获得一个文学奖，因为主办当局办得非常落力，所以当我得奖后回到乡下的巴刹买菜时，卖菜的老板就问我：“我那天在电视上看见你。那个人是不是你？”我说是呀。他问我：“那么你得到了多少钱？”我告诉了他真正的数目。他点点头说：“真管用啊！”寂寞马上就爬上我的心头。我想，除非我耐得住寂寞，这种因为奖项而妇孺皆知的风头是会扼杀人的。

问：

谈谈你现在及未来的创作计划。

我的野心并不大，过去的兴趣也只限于短篇小说。如果客观环境允许，我想写几个篇幅比较长的小说。我一向关心国家的发展以及民族的思想方向与观念的变迁，因此想要写的也还是华族在多元社会所面对的冲击与调适。马来西亚这两年来政治气候改善许多。今年3月2日首相发表了《2020年宣言》，立意在未来三十年将马来西亚推入先进国的行列的决心，更带来了非常积极意义。一切偏激的言论都被压制下来，大家专心做生意、发展工业，看起来社会安宁，富强的日子也指日可待。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我们真的成功地走上工业化的道路，那么我们将会步台湾、新加坡、日本的后尘。我们也可能面对工商业过剧发展后的问题。人性的倾轧、商业犯罪与欺诈，政治斗争也将会愈来愈尖锐化。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也必定会更显著。而且，外资

的涌入，虽然将带来本地社会的繁荣，却也同时会引进文化的冲击与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廿一日

后记

小黑

这是我的第三本小说集，收集的都是发表于1989和1990年的作品。

89及90年是我的生命中的另一个转捩点。我在1989年离开了文风鼎盛的大山脚，调升西南滨海小镇，文学创作的活动在孤独的环境中反而进入颇顺畅的状态，写下了书中这些小说以及一些未加辑印的篇章，这真是始料所不及的。虽然如此，这两年后我的文章中家国之情已由高温逐渐冷却，不似85及86年那么炽热、内敛，或许是进入中年时期的正常变化吧。

一篇文章得以写成，从脑际的灵光一现，继而筹划构思，再由顶峰下游至笔端，是何其奇妙兼且漫长。至于文章既已成篇，又以白纸印上黑字，终于得以见天日，又何其艰辛，困难。文章发表后，能否幸获知音，往往牵扯到作者，编者甚至读者的人生态度与阅读习惯，更加难以臆度了。

本书中有一二篇小说是辗转于报刊杂志间经年始拨开云雾见青天的。后来竟获得了90年的乡青小说推荐奖及90年的星洲日报花踪小说推荐奖，更属侥幸。但愿这点机缘能迅速扩张，那么我深锁抽屉的其他一些自己觉得颇满意的作品就能够展现于马来西亚的美丽阳光之下了。

谢谢方北方老师及李弥生姐两人在眼睛有恙的情况下尚且为我写下了令我感动兼且增强我的文学信念的序文。我也要感激谢忝宋老师潇洒地为我作画，题辞。谢

老师自从大陆参加意象研讨会回来，思想及活活空间更宽更广了。一本书的形毕竟是颇费周章的。我还应该感谢我的太太与两个女儿，让我在煮字时无后顾之忧。他们都是我的骄傲。

稿于91年11月1日

爱大华西厢





藝青出版社有限公司
PENERBITAN SENI HIJAU SDN. BHD.
37, Jalan Perajurit, Taman Ipoh Timur
31400 Ipoh, Perak,
Tel: 05-579570 & 579571

艺青文学丛书（一）



（馬來西亞藝術學院講師）
封面圖畫／題字：謝忝宋

